

李榮廷。彭豐根。李瑞華。曹樹道。張渭淦。方秋葦。黃新田。及外僑杜達。莫理芝。道爾夫等為會員。又該會在晉隆飯店等處開交誼會。出席會員胡懷琛。衛聚賢。朱超然。姚寶賢。陳敦常。余靜芝等多人。其附設中外語文學校進行甚利云。

### 「陳柱尊叢書」

#### 第一集出版

四月十一日時事新報。交通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兼大夏大學教授陳柱尊氏。教課之餘。專以著書為務。其所著變風變雅樓叢書。一名陳柱尊叢書。在南京及蘇州兩處雕板。現第一集已雕竣。計子二十六論四冊實價四元。待焚詩稿第二集三冊四元。粵西四家詞二冊二元。紅豆曲選一冊二元。其第二集現正次第付彫。計有公孫龍子會釋。待焚文稿等。又陳教授研究文字學已二十餘年。著作甚衆。其零撰著作。散見於中國學術討論集。華國雜誌。及說文詁林等書。其大部著作。則有說文兩案。以字數過多。尚未刊布。近又成字論數十萬言。貫穿金石。骨甲文字。發明尤多。由其門人蔣庭曜講師任寫官。已將寫竣。蔣君書法得力於龔寶子龔龍顏。所書極為瑰璋。他日可稱雙絕。現名畫家黃公渚已為繪守玄閣注篆圖。詩家馮振心錢仲聯揚鐵夫等均為之題詠云。

## 外國文學

世界文學史 由稚吾譯 一冊 二元八角

Macy: The Story of Literature

西洋文學方璧著 一冊 一元五角

近代英文選 姚莘農編 一冊 三元二角半

近代英文選 何志競編 一冊 一元五角

近代英文短篇論說 何志競編 一冊 一元五角

近代英文短篇小說 何志競編 一冊 三元

少奶奶的扇子 周其勳註 一冊 五角

Lady Windermere's Fan By O. Wilde

少年維特之煩惱 傅紹先註 一冊 八角五分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By J. W. Goethe

茶花女遺事 姚莘農註 一冊 一元五角

Camille By A. Dumas

## 世界書局發行

# 學術世界

第壹卷  
第十二期

世界書局印行

守云先生云：所云先生，皆言之者也。此語所  
**自周以來無言乎爾**  
書原此志，用為勉勵，庶幾有年矣之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太白居士清宗已

## 目 要

現代化博物館與學校合作問題初論	胡肇椿
論偽書示諸生	張爾田
寶虹畫語錄	張爾田
十五年來之校讎學	葉長青
讀清人集別錄(集虛齋學古文)	錢基博
呂氏春秋高注訂補(續完)	馮師許
評秦漢金文錄金文續編兩書	鄭師許
白虎通義五經異義辨證(續完)	李源澄
札韓(續完)	陳庭柱
兩漢書經說考(續)	蔣庭暉
寓園雜錄(續)	張其陸
教育研究中之環境測量法(續完)	陳一白
孟子七篇源流及其注釋	胡毓襄
歷代韓學述評	陳千鈞
論學書十首	蘇紹章 黃宏憲 葉恭綽 梁寒操等
文十一首	陳衍 唐文治 顧鼎梅 王保讓等
詞十五首	葉恭綽 李樹 蔡崇雲 陳柱等
講壇	陳英
世界學者介紹	陳英
世界學術消息	陳英

世界書局印行

# 世界書局發行

## 字典辭典

(各書減低定價 概售實洋)

### ▼中文字典辭典

標準音小字典 一冊八角

國音解學生小字典 甲種一角二分 乙種一角二分

國音標準學生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詞性分析紅皮中華字典 一冊七角

殿刻康熙字典 甲種一元四角 乙種一元四角 丙種八角

學生小辭林 一冊四角五分

大衆實用辭林 一冊二元

### ▼英漢字典

世界英漢小字典 一冊四角五分

袖珍簡明英漢字典 一冊五角五分

寸半簡明英漢字典 一冊四角五分

日用英語四千字 一冊三角

### ▼英漢辭典

世界英漢兩用辭典 一冊七角

世界綜合英漢新辭典 甲種二元五角 乙種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基本英語辭典 一冊一角五分

### ▼漢英辭典

世界漢英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 ▼英文文法辭典

英文作文辨義四用辭典 甲種五元 乙種二元五角

英文作文法兩用辭典 一冊二元

### ▼日華辭典

假名漢字日華兩用辭典 一冊二元五角

日華辭典 一冊一元四角

漢日語辭典 一冊一元四角

### ▼中文專科辭典

文白話兩部合璧作文辭典 一冊七角

思想家大辭典 一冊二元一角

社會科學大辭典 一冊二元八角

政治法律大辭典 一冊二元七角半

中國法律大辭典 一冊二元一角

經濟科學大辭典 一冊二元七角半

新醫學辭典 一冊二元八角

中國藥學大辭典 三冊十四元

(附中國藥物標本圖影)

高誼先生

扇景

丙子年夏月江寫



秋之宜也 授者自江東以居 三國後可

氏付天此為國之 授心小國也 亦相法

來為館帖今不多觀以其古重當代中拓漫法年三行存此項  
真蹟收滿地神不與也 秋身先之有是道 之 萬年

代傳 藝之 及子 疏草 勢方 法  
十 字 文 漸 理 氣 立 詠 云 杜  
洋 至 台 坂 殊 兆 右 軍

# 學術世界定閱通知單

敬啟者，敝社創編學術世界，自去年六月發行以來，荷蒙各界讀者熱烈歡迎，銷路劇增，敝社感謝之餘，益當奮勉，自第一二卷第一期起，更力求精博，以期無負愛讀者之期望，全年十二冊，國幣二元，郵費二角，另售每冊二角，郵費一分半，定閱處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各省世界書局分局。

學術世界編譯社謹啟 二十五年七月

定閱者姓名	詳細通信處	份數	定價
	省 市 縣	份 (自第 卷 期起至第 卷 期止)	定書費連郵寄費法幣 元 角 分 (匯票抑郵票)
上列定書費連郵寄費，計法幣 元 角 分，茲交 寄			
上，統祈 查收，隨付定單，並將貴刊按期寄下為荷。此致			
世界書局			
定閱者			
二十五年 月 日 具			

每冊零售法幣二角

預定全年二十冊連郵寄費祇收法幣二元三角



# 學術世界第一卷第十二期目錄

現代化博物館與學校合作問題初論	胡肇椿
論偽書示諸生	張爾田
賓虹畫語錄	張虹
十五年來之校讎學	葉長青
讀清人集別錄(集虛齋學古文)	錢基博
呂氏春秋高注訂補(續完)	馮振
評秦漢金文錄金文續編兩書	鄭師許
白虎通義五經異義辨證(續完)	李源澄
札韓(續完)	陳柱
兩漢書經說考(續十)	蔣庭曜
寓園雜錄(續)	張其淦
教育研究中之環境測量法(續)	陳一百
孟子七篇源流及其注釋	胡毓寰
歷代韓學述評(續)	陳千鈞
兩宋詞人小傳(續)	顧培懋
馮氏瀛奎律髓詩評(續)	金鶴翀
吳學甄微(續)	貝琪
論學書十首	
與陳生柱尊書	蘇紹章遺著
與陳柱尊校長書	黃宏憲遺著
與陳柱尊教授論自由詞書	葉恭綽
與陳柱尊教授論學書	梁寒操



與陳柱尊教授論自由詞書	陳鐘凡
與黃賓虹教授論篆法書	余紹宋
與張孟劬教授論墨學書	陳柱
答葉遐菴先生論自由詞書	陳柱
答陳斟玄教授論自由詞書	陳柱
答石潔子論學書	陳柱

文苑

文十一首	陳衍
------	----

陳寶琛傳	陳衍
------	----

贈松英宗女士序	陳衍
---------	----

大倉志稿序	唐文治
-------	-----

史記立儒林游俠貨殖三傳論	李澍
--------------	----

導善社始遷楊公祠記	葉長青
-----------	-----

漢熹平石經周易殘字跋	顧鼎梅
------------	-----

謹跋唐蔚芝司農撰書先文貞公壽序	王保謙
-----------------	-----

游西竺山賦	陳柱
-------	----

蒼梧水漲賦	陳柱
-------	----

吳南屏與歐陽小岑論文派書評議	馬茂元
----------------	-----

詩六十四首	黃賓虹 許承堯 夏敬觀 錢孫蓀等
-------	------------------

詞十五首	葉恭綽 李澍 蔡嵩雲 陳柱等
------	----------------

講壇	陳柱
----	----

老莊申韓列傳講記	陳柱
----------	----

世界學者介紹	陳柱
--------	----

本社撰述人傳略(未完)	陳松英
-------------	-----

世界學術消息	陳松英
--------	-----

# 現代化博物館與學校合作問題初論

胡羣椿

博物館是表現文化生活的重要業績。而其對於教育上的功用尤應加以重視；以故城市推而及於鄉間的兒童都應盡量利用博物館為求知的工具。

~~~~~J. Henry Stump~~~~~

我們像夢一般偶然念及史前爬蟲類拖着山形的巨大尾巴蹣跚於古代的荒原，西歐穴居人描着紅碧燦然的彩色追繪圍臘毛象的事功，威儀赫赫的酋長執着視為符信的晶瑩潤澤的玉圭在君臨臣服，Pompeii 富人庭院擁抱着萬千歌奴在徹夜笙歌，Terra-Cotta 明器壇輪表現之生動，火齊球琳琅玕製冶之璀璨，以及自然界變化之奇詭，人類文明演進之偉大，皆可在包羅萬有的博物館裏一一設計陳列，用有系統有比較性的方法盡量把它們表演出來，指引我們去回憶，啓迪我們去研究……它是過往的文化的活記錄，它是未來的文化的育種場。

我們還以為十九世紀式的博物館可以滿足我們的欲望麼？

我們怎樣令現代化的博物館盡量表演它的功能？

一

不錯，在一七五九年開始公開展覽時的倫敦博物院僅是珍奇玩好的陳列場，僅是貴族及少數人士的眼福享受所，僅是古代文物的監牢；不錯，現在還有保持這種典型的博物館存在着。不過博物館運動早便隨着時代邁進了，二十世紀式的博物館早已喚起我們另眼相看了。人們口頭上總會說博物館是文化機關，但到底這「機關」怎去運用它底力量而完成「文化的」使命，恐怕沒有多少人能說得清罷！而糾纏着人們對於博物館的意念與印象總脫不了當它是珍奇物品陳列的所在，是開眼界的地方，是娛樂的場所——雖然我並不反對視博物館為高尚娛樂的所在——卻並沒有打算好好地利用博物館。而一般人對博物館認識的錯誤，追本窮源，只得責怪博物館自身不討好罷了。所謂現代化的博物館是要「大眾化」，是要人人有利利用博物館的機會。我這裏所謂大眾化，並非說館中所陳列的物品只要為一般人所常見的東西，膚淺浮薄之謂；也並非說館中不應有供應高深研究的陳設，而僅對付一般知識低下的成人或兒童的需要為已足，是要把複

難精密的科學，神祕難明的史前人類，變化萬千的動植物生活，至美至善的高深藝術，以及記憶黯淡的古代文明，已經消歇了的民族精神等，用最具有條理的設計佈置，最清晰最引人入勝的說明，最激發人心的暗示，最充足最便利的機會，最周密簡易的方法，叫人家時時刻刻感覺到博物館為民衆的大學，為獲取智識的祇鄉。

所以，博物館是要民衆對它充分地感覺到興趣，充分地感覺到需要，那才是博物館，而它才會普遍地在各地設立起來。

而且我們因此可以感覺到，一種民族的進步及開化實可以其直接所保有的博物館為客觀的衡量。博物館非但可以表明都市、村鎮或國家的發展，且可證明其文化程度之是否成熟。它實已成為文化的推動力及社會精神生命的表徵。我們現在既認定它是文化傳佈及孕育的活動機構，更應努力使它聚積着活躍的生命，伸展它底力量，表現它底功能於社會的每一組織中。

## 二

泛論要收場了。我當切實地說說博物館如何與學校合作才能「說」符其「題」。

現代化的博物館自有它底新目的、新態度、新方法以貢獻於社會，其目的是要充實一般民衆底知識和生活，而不在于專效勞於少數從事高深研究的團體。其態度是以智識的公僕自任，設法開展及深植其

影響。其方法是盡量利用所保藏的物品使物盡其用。

總之，博物館底急務不僅是徵集與保藏，而是能利用物品。物品之徵集是一種初步的功能；保藏之意義也不過使物品不致失其效用，前者之所以努力，其目的純為後者而設。蓋博物館最主要的功用是利用品也。

縱觀人類全史，尤其是史前時代，人是由物件直接獲得智識的。因言語的發明，人類才將他們底經驗和觀念彼此相授而得永傳。其後復因文字——尤其是印刷術——底發明，才極度擴展了智識及觀念底傳佈的可能性。但文字究竟是抽象的表記，即使現代的物品，其傳達的功能也較文字為勝而快。所以說博物館是從事於人類史前的興趣及採用了最古的教育方式實非虛言。

物品之利用既認為博物館之主要目的，其功用有二：即（一）增加智識及（二）分佈智識及樂趣。前者是研究，以出版專刊引起學壇之注意為旨。後者以求教育之推進為歸。後者與前者雖表面上不發生關係，但後者有賴於前者之指導與合作，其理甚顯。蓋任何教育機關不同時與專門學者及學生發生密切關係者必易淪於失敗也。

博物館怎樣去利用物品以達分佈智識之目的？博物館之大弊乃在徵集所得之物品與利用之目的迥不相侔，二者既生扞格，則利用之實乃無以副。即有若干物品可供利用之題材，而主持者又每僅着重於館內學術的演講。其實這種演講可以在任何公共會場或大學禮堂上

舉行的，而博物館所重者乃在將教育工作集中於解明徵集所得之物品之效用。這非但在館內可以舉行，且可借貨物品與學校或其他教育機關以伸展其教育功能於館外。這就是以下所要說的博物館與學校之合作。這些活動表現着可讚美的合作精神及大量利用物品的有價值的任務。

### 三

博物館底使命在於利用物品以求教育之普遍化。其重要之教育活動可分為兩種方式：(1)例示本地社會生活各時期之各種形態。這是將某幾部分的材料精為選擇而佈置使凡參觀者皆能一目了然於本社會的過去史，及深印着現行活動及其特性之種種姿態。這種陳列除歷史部分以外尚包括本地動植物之斷面標本及礦物地質之性質。此外復可例示本地工業之特色。當然國內其他部分及國外的情形都應包含在陳列裏，不過本地的當較為着重。這因限於篇幅，不加敘說了。(2)對於兒童及學校之活動。兒童是社會上最易感受印象的個人。稍加籌措即能在他們底腦中永留深切的印象。故博物館應對於這一個教育的機會多盡力量，而博物館工作底原理亦證明其工作應着重於多數具有普通智力的兒童而非專注於少數的天才兒童。

## 一 博物館對於兒童的活動

博物館可以對於兩部分的兒童盡其活動的力量：一種是自動到博物館的，一種是在學校裏的兒童。前者當然就是後者的兒童，不過因為來館參觀的情形不同，故宜予以不同的教育方法。現在所說的乃是對於第一部分兒童的活動。

對於單個的兒童，雖然也有相當的非課程式教育，但大部分都是博物館教授班內舉行的。最好在星期六早晨規定幾個鐘點，如參加的兒童甚多，則可在任何日下午另設一班。

博物館教授班之目的即是給兒童以機會觀看及撫摩博物館中的材料，精細地觀察，由所見以求理解，及用言語及圖畫以表明其結論。但年幼者必需予以有系統的程序，故時間可分為兩部——其一專注於團體討論，其二則專注於博物館競賽 (Museum Games)。年齡較長者則着重於班式社的非正式的工作。

甲、團體討論 在博物館教授班之開始時，教授者即根據於幾種選擇的博物館物件以領導討論。在原則上這種敘說應完全是對物品之說明而非以物品表明談話的性質，但須力求避免演講或說故事的方式。其實故事等雖能引起興感，但總不是有效的教育方法。教授者以少說話為好。

經討論至半小時以後，即可引導兒童觀察博物館的陳列品以廣眼界。這種工作應以遊戲方法來表演。

乙、博物館競賽 大多數博物館的競賽都是包括種種問題需要

考察物件以求解決。一部分的解決可以包含在標籤裏面，茲舉競賽之兩例於下：

### 昆蟲競賽

- 一 我國西南各省底瘴氣是由於 傳染 所致。
- 二 蝴蝶底圖案共有 種。
- 三 蜜蜂最喜歡訪問 花。
- 四 蜻蛉喜歡產卵在 上。
- 五 蝗蝻產生的緣因是 。
- 六 我國底秋蟲最主要的是 幾種。

### 歷史競賽

- 一 戚繼光底功業是 。
- 二 清末、台灣苦戰的是 將軍。
- 三 迎滿兵入關的漢奸是 。
- 四 李鴻章賣國最重要的是簽訂 條約。
- 五 中國在 年已有電報的設備。
- 六 光緒維新之所以失敗是因 。

一種競賽完畢即可接着第二種，因為這種活動，用不到什麼指導

而已很包含着教育的意味以引人興趣。但競賽之難易應適合兒童底年齡，有些高級的競賽是根據於全期的博物館底教育裏的，故應妥為編排，以上所舉不過此中的一、二個例子罷了。

丙、班級或團會 對於參加博物館時間的兒童——尤其是年齡較長者——還可以成立許多班級的組織。這些團會按兒童底主要興趣而成立——如藝術社、郵票錢幣會、歷史會、鳥類團、花類團、礦物團等。但團會勿過多，而每一種專注於一個普通的題材。兒童可以繼續參加幾個團會。

每一團都有規定的工作，大概近似一種簡單的課程。有些兒童可以給以繪畫及着色的機會以鞏固其藝術欣賞的基礎。有些可以指導其作實驗工作或歷史及科學收集品之研究。遠足旅行也應時常舉行。這種工作也就和童子軍野外生活相彷彿。

若要使這種班級的工作更形活躍，那麼，最好給它定下修業期滿的標準及頒給獎勵了。例如將博物館底物品分為若干種不同的題材以供兒童研究。每個學生可以隨便開始工作，時間之長短既不限定，而科目之選擇也不必有一定之程序。完成了一種課程即發給一種絲織臂章——可仿照童子軍專科課程給章辦法。

每一科修畢後，即予以考試。茲舉一例以表明每種科目必需明瞭的綱目。

獲得植物學研究獎章者應知：

- (一) 花之各部底功用，並附以繪圖說明。
- (二) 說明植物之如何因昆蟲而受胎。
- (三) 研究單子葉及雙子葉植物之苗底標本，並附加繪圖及說明。

(四) 列舉植物類中各種不同的莖部而描述其形態。

(五) 列舉植物類中葉之種類並附加繪圖及標籤。

(六) 在紀錄本寫上在博物館所找到各種不經見的花名。

(七) 繪出栗樹之嫩枝，並為鱗苞、鱗痕及年輪作標籤。

(八) 將樹之以外形作標識而供人辨認者列舉二十種。

(九) 認識花類表中的各種嫩枝並繪圖以示相對芽、交替芽、葉芽、花芽之形狀。

(十) 列舉吉林省森林區之樹名。

(十一) 以個人在植物學中最喜歡的題材作五百字之論文。

(十二) 將旅行中所見之一種有趣植物作一報告。

## 二 博物館與學校之合作

博物館因要把它底力量達到兒童，那當然即注意於兒童所聚集的學校了。博物館對於學校的幫助並非在課程中另增新科目，而是補助學校課程之不足及增加學校教育推進的力量。博物館對於學校的服務通常採取兩種明顯的途徑。那就是：

甲、借貸例證的材料給學校。大抵學校裏的教程沒有一種不需要實物或圖片為輔助的教材，但這些教材實非貧乏的學校設備所能備辦，於是不得不乞靈於博物館，因為館中的物品都是有系統的、很完備的，在在足為學校取材，至學校方面既能向博物館借取例示的實物

或圖片，一方可得完備的供給，他方也可省卻許多重複的購置，此可謂一舉數善備者。

借給學校的輔助教材酌列如下：

(一) 哺乳動物、鳥類、昆蟲水族之標本，食料植物，衣服之材料，原料及其他科學的實物標本。

(二) 影片及幻燈片表明生長及活動的東西，以及一切歷史事蹟及工業進程，自然及人類的活動。

(三) 歷史文件，圖畫，及對於教授本國歷史及文學有特殊價值的物品之複本。

(四) 在本國各博物館中之最精美圖畫織品及藝術作品之有色複本。

(五) 本國及其他各國所出之最精美彫刻，建築及手工藝之照片。

(六) 本國歷史上之最佳良出產品之例示。

(七) 本國圖案及印刷最精出品之小冊。

(八) 描述城鄉之風景，組織，職業及產業之各種例示的小冊子。

這不過是一簡單的大綱，當然可因博物館物品之性質而稍有更改的。所借貸的物品最好由教師自己決定，因為他知道所需要的是什麼。更重要的是教師能在他需要的時候得到材料，因為博物館之服務目的，即在幫助教師之正常的規定工作，應時常以收集品之目錄，分贈

給各校教師，以備其參考。而借貸時期可定為一星期，蓋時期短且可促進借貸者之立刻應用材料不致耽擱或遺忘。

乙、在博物館中之班級訓練 通常學校中的各班級，每年祇能參觀博物館一二次，故在這一二次短期中，博物館之訓練宜非常精密審慎，以求達到目的。這種訓練的目的，既是廣開學生的經驗，以令其超過平常的水平線，則其工作之性質，必須普遍。參觀的主要價值，在於給學生以直接認識物品的機會，這是可以團體討論及博物館競賽的方法。

有些博物館聚集了許多班級給以一解說的演講，然後乃領導其遊覽，各陳列室，這是在大城市裏對付多數兒童的一種設施，在小區域裏的博物館不必採用這個方法。

所選擇的題材應合乎參觀之班級的程度，而每班在六學年中所受的各組課業最好排列成序，使之成爲一種科目，假如每一學校之各班若皆能每年參觀博物館三次，則一次可爲歷史之研究，一次爲科學之研究，一次爲藝術之研究，在這樣複雜的情形之下，而要得一滿意的安排，當然是不可能的，不過若能爲每一級規定應研究的題材而每級皆有清晰的記錄，則亦不難獲得一有系統的方法。這種教育，實有如播種，努力者乃得有豐盛的收成。

學校當局者的能表同情與真誠合作實非常重要，若要使參觀之人數整齊及師生對於這種工作重視，則參觀時間，必須是上課之時間，

且時間應於開學之始即已規定，學校可指定教師專任博物館訓練之工作，而這種教師也應規定時間到館，受館中之指導。

在這種合作精神之下，非但兒童方面能得廣汎而有系統的智識，即博物館自身亦將得到遠大的報酬，因兒童爲將來的社會主力分子，博物館於其幼年時既給以永難磨滅的優良印象，那麼，他們將來之能成爲博物館事業之有力的擁護者及社會文化底主要推動員也可預卜了。

二十五年四月十七日脫稿於上海市博物館

### 粵西詞四種

木版珠印本二冊實洋二元

陳柱尊教授編粵西詞人如王鵬運。况周儀爲近世詞學大宗師。其實兩家詞學莫不有淵源也。粵西詞以咸同間龍啓瑞王拊蘇汝謙彭昱堯諸先生爲最盛。均能肆力於重大拙一途。而無纖靡之習。至王况二氏。更光而大之耳。龍王詞尙有傳本。蘇彭等詞或傳本已絕。或尙未刊行。陳教授特先選刊四種。(一)蘇汝謙雪坡詞。(二)甘曦編彭子穆先生詞。(三)龍繼棟槐廬詞學。(四)王鵬運校夢龕詞。皆世人未經見之本。刻工精美。初印珠本五十部。以三十部發售。欲購者。逕將實價掛號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 論僞書示諸生

張爾田

近日疑古之風大熾。舉凡古代相傳之說。利其無材料可以證明。一

切歸之漢人僞造。其禍且至於非聖蔑經。剷滅文化。夫天下無無源之水。

亦無無因之文化。使其說而成立也。則是各國文化。皆有來源。中國文化。

獨無來源。完全建築於創僞者之手。此不必待真憑實據以證之也。即以

論理而言。世界歷史。有如此公例乎。且僞對真而言。必以本人所作者為

真。他人所述者為僞。則今日所存之古書。孰是親見本人自著者。真既難

徵。僞將焉立。又僞者對敵之詞。兩敵相攻。必聲其為僞。方可以一觀聽。治

學之道。求是而已。僞之一字。安可濫加。是故疑古可也。僞古則不可也。古

固無不可疑者。何則。古代載籍無多。不似後世有圖書館可供探討。又竹

帛繁重。未必人人力所能蓄。全賴一二大師口耳相授。傳聞異詞。往往由

斯而起。此傳聞異詞。但可謂之無心之誤。而不得謂之造僞。無心之誤。雖

聖人有所不能免。有心之誤。則古人質朴。當為例外之例外。亦有事實多

方。載之簡策。各由主書者觀察之不同。此亦不得謂之為僞。何則。帝王雖

公。豈能無私。聖人立教。言各有當。故韓非顯學篇曰。孔墨俱道堯舜。而取

舍不同。豈惟孔墨。諸子皆然。堯舜一也。而取舍人異。是知善人豈無一善。

惡人豈無一美。或表其文而略其實。或掩其短而絜其長。要皆由於主書

者。不得謂治如貞觀。必無誅二叔之愆。好似阿瞞。亦必無贖蔡瑁之義也。

主書者觀察之不同有二。一由於宗旨。一由於時代。例如一百餘年前之

戴東原。試取漢學師承記與近人所作傳記。比較參觀。時代宗旨。已大不

同。一則推其稽古。一則表其革新。一人所業。後先異尚。九原不作。誰證明

者。然豈可因此遂謂一百餘年前之戴東原非戴東原耶。希臘信神話印度  
尚冥想傳述人物

喜由意造中國自古即重文獻除莊列寓言詞賦家假設外事雖或有增飾而人則必無虛構  
隋唐以前小說且然何况正史至於上古荒唐之遺蹟戰代游說之華詞經史遷棄除者已多  
今去漢時已遠既無鐵證尤不  
必妄疑竊鐵之喻所當三復

今更舉一例。金樓子載馬耽事曰。耽以才學知

名。譙縱文表。皆耽所製。聞王師當至。耽方檢封儲藏。為國防守。朱齡石具

以聞。耽性軒傲。故猶徒邊。耽至越嶲界。謂所親曰。朱侯不因我下而見遣

來。此必惑於衆口。恐卒不免。言訖泯然若已絕矣。蜀使既至。一遵其言。戮

尸迄無所知。宋書朱齡石傳。譙縱奔於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僞尚書令

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無徒越嶲事。晉書則言馬耽引繩而死。晉書修於

唐代。姑不具論。沈約蕭繹。時代相接。同記一事。而所載已詳略互異。謂之

為僞。則沈蕭皆非作僞者。僞一馬耽。又何取義。近史且然。又况先秦上古

之書。國異政。家殊俗。人各異聞。夫何足怪。知詳略互異之例古書乃可通如春秋  
實則事左傳但詳長勺之戰公羊則詳

柯之盟乘邱一役先敗後勝左傳但言其勝權弓則記其敗受里之囚謂西伯者史書崇侯龜  
策傳則又有左盟諸如此類必合觀之其事始備偏執一書而以他書為非通識不當如是



凡此異聞。既一時無真憑實據。別黑白而定一尊。即當並存之以待好學深思者之參考。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史家所以貴闕文也。抑更有說者。今世燉煌所出隋唐寫本經書。皆係斷簡殘編。首尾不屬。不應孔壁秦灰。獨完好如初。則漢人治學。必有補綴。如越絕書相傳為子貢或子胥作。雖疑莫能明。據本事篇云。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覽史記。成就其事。篇序云。記陳厥說。略有其人。文屬辭定。自於邦賢。是則其書必歷古相傳。斷爛不具。而袁康吳平為之補綴成之者。古代書籍例不顯主名。寺人家父偶一自見其他皆由學者傳授。依相承之說。題定亦有書名出自後人者。篇或分內外卷。或異多寡。要皆傳授者主之不能據此即定其書為偽也。劉歆讓博士書曰。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此雖但指尚書。恐諸經亦必當然。所謂傳讀者。固不僅點定文字已也。左傳其處者為劉氏。孔冲遠正義謂是漢儒所加。似漢人傳經。或自有此例。此即荀悅申鑒所謂先意借定也。先意借定。雖或偶一見之。然亦必依據真本。若無真本。而鑿空杜撰一子虛亡是之書。吾恐其書一出。不崇朝諸儒且大譁矣。即諸儒一時或被其欺。亦必如張霸百兩篇。有人以中書校之而立敗也。又誰敢冒險以徼倖耶。古代大師。皆不著書。遺言傳世。皆由後學扶助而成。例如今日教師講授。學生筆記。學生文筆不同。則所記自各不同。然而從一統系而來。則無弗同。陳東塾曰。古者記言之體有三。其一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非一人之筆。彙集成篇。論語是也。其一傳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非一人之筆。彙集成篇。論語是也。其一亦傳聞而記之。記之者一人之筆。所記者一時之言。數行潤色。駢用韻而成。篇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是也。觀此則無疑於古書文筆之不類矣。諸子中老子相傳是自著。其他大都弟子與有力焉。向欲校書。但以家分往往不甚區別。若夫十口相傳之語。發源既遠。尤多互聞。或主書者意取文便。用後以明前引。彼以足此。未必初見者即在先。習見者即在後。

後人斤斤考辨書出之早晚。以定真偽。徒多事爾。又古人重文。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如桓寬鹽鐵論所載賢良文學與桑宏羊辯論之事。當日自未必如此繁縟。此皆次公潤色推演之所為也。諸子中如管子。一望而知為後學增飾者。然亦必有相承之統系。近人遇此等處。輒謂之託古改制。一似古人本無此事。而諸子造偽以欺人者。無因生果。何以使諸子心服。又周人尚文。經傳中所述古事。當亦必有後史修飾者。但當取其史實。而不必深泥其文。羅織單詞。妄思翻案。非愚斷不至此。疑古不通。尤須深戒。理者事實之啓導。而事實者又理論之憑藉。諸子理論也。亦必假事實以資證之。此種事實材料。諸子必有傳本。韓非子儲說說林。即其徵也。其奇零者。劉向校書。無家可歸。多散見於說苑新序。其中年代之顛倒。人民之殺亂。殆難更僕數。後人或以此為劉向病。而不知非病也。此種材料。本重在事。而不重在人。吾嘗譬之。今有一方案。題曰張仲景。使知醫者觀之。則必但問其方之能治病否耳。今不問方之能治病與否。而但爭仲景之真偽。則必非善知醫者矣。今之辨偽者。何以異於是。以辨偽之眼光觀書。必無一書可讀。以辨偽之眼光論事。必無一事可信。何也。事實者。表見於外者也。事實尚有背景。所謂內幕也。內幕如是。而事實往往不必如是。原始如是。而其後或竟不如是。此在歷史實亦恆有之事。今辨偽者之言曰。事實非真也。偽也。堯舜之禪讓固偽。湯武之革命亦偽。推之孔子之公認為聖。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孔子所自言謙詞也。但後人崇德報功。則不能不尊之為聖。太史公為孔子立世家。亦以世人已承認其為聖。故特筆以尊之。譬之帝王起於匹夫。既稱帝王。即無再稱之為匹夫之理。此乃釋迦之公認為佛。亦無不皆偽。如此則不但破壞理論。事實而今則一切反是。抑且變亂事實。事實一經變亂。則不但無經。抑且無史。直無異取吾國三千年之文化而摧拉之也。是故疑古可也。偽古不可也。古何以當疑。曰古。人往矣。一事也說之者不一端。一書也傳之者不一人。事既如上所述矣。

以書而論。又有由金遼竹之誤。有由竹遼帛之誤。有由帛遼紙之誤。有由

寫官遼梁工之誤。

亦有古書文句簡奧。後人讀之而誤者。如司馬遷報任安書。左邱失

與上句左字犯複。文則不美。故單舉國語以代表之。呂氏春秋。而單稱呂覽。亦是此例。世傳者

呂氏春秋。雖成於相秦之時。而傳世則在晚年也。後人遂據此。謂左傳不出於邱明。又有讀史

公誤以呂覽為選。始作者此則又非古書之誤。而不善讀古書者之誤矣。自來箋注似此者

多是故治古書不可不先講文法。既欲正古書之誤。尤必先正誤讀古書者之誤。誤讀古書者

之誤。條例甚繁。當更端論之。凡此之誤。皆非出於有意造偽者。我從而理其紛焉。析其異

焉。必也持之以至矜慎之心。輔之以至精密之法。而又矢之以至公正之

態度。夫然而後古書乃可以讀。古事乃可以大明。此正考文之

聖之所期。而亦清代朴學諸大儒之所有事也。雖然疑古亦須有斷限。文

字前後之參差。年月人地彼此之殺錯。此其所當疑者也。書闕有問矣。以漢

不存古人所憑藉。安知不在亡佚之數乎。即如史記稱項羽身長八尺餘。而班固則實之曰八

尺二寸。此非親見史料。必不敢下此語。又如魯詩若非近日石經出土。又安知其章第與毛詩

之不同。推此以言。則古書縱有抵牾。亦祇能存疑而已。不宜遽斷其說。必真其說。必偽也。古書

未經劉向校定以前。篇簡單行多無最錄。引者或據殘本。或憑默記。或約其詞。而取其意。或用

其語而略其出。又古字皆先有聲。而後取於形。若夫羣經有家法。諸史有義例。一時

有一時習尚之不同。一時有一時信仰之各別。此其所不當疑者也。周易

書也。而為哲理所資。詩民俗歌。謠也。而為教化所寄。若忽略其哲理。教化方面。原人淺化。有何

奇特。故孔子以前之六經。與孔子以後之六經。本無可疑。觀察之者。自不同耳。成人不離乎初

則大都謹慎。雖亦間出古人之誤。而未嘗欲將古人所著之書。根本推翻。

古人著書各有體要。小小疏失。無妨大體。糾之補之。正賴後人。若因發見一二小差。遽推論以

概其全。此陳元所謂扶輿。隨聲。掩其弘美者也。考據者治學之一端耳。非學術盡於此也。不可

不乃不意二十年來。竟有一輩學者。揚百詩東壁之餘波。而又文之以西

洋科學方法。變本加厲。一反乎宋儒之所為。名為承襲清代攷據家法。而

所效者。乃皆非其長。而適得其病。今人治考據。往往喜用反證。如見論語未言春秋

名學。嚴格審之。危險最大。乾嘉諸儒。雖偶有用者。乃其病也不宜輕效。政治失軌道。而學術亦發生畸形。釋迦氏有

言。吾如師子王。不畏百獸。畏師子。身自生蛆蟲。噉師子肉。循此以往。吾恐

中學之亡。不亡於外來反對者。而必亡於自身之蛆蟲。可斷無疑也。義寧

陳寅恪於其序元西域華化考中。有一名言曰。謹愿之人而治經學。則但

能依據文句。各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統系之論述。誇誕之人

而治經學。則不甘以片段之論述為滿足。因其材料殘闕寡少。及解釋無

定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徵之結論。其

論既出之後。固不能犂然有當於人心。而人亦不易標舉反證。以相詰難。

夫不能犂然有當於人心。此正是其受病之特徵。亦正是吾人今日所當

注意之特點。彼其為說也。是否果有證據。有證據矣。而彼所認為證據者。

是否別有問題。此皆吾人今日所當逐一審查。逐一估價者。若輩工於疑

古人。吾人即以疑古人者疑若輩。如此方是徹底懷疑之態度。既返之於

心而有疑。則必思所以釋其疑者。學問研究之功。努力正在於此。今之疑古

感即以一爲了之更不研究其何以致此之故譬諸儀器所以測天儀器未準而責天行或或前前提清說輕下結論豈是學問

爲便詞巧說所愚也。吾友熊子真嘗云。今日考史者。皆以科學方法相標

榜。不悟科學方法須有辨。自然科學。可資實測。以救主觀之偏蔽。社會科

學。則非先去其主觀之偏蔽者。必不能選擇適當之材料。以爲證據。而將

任意取材。以成其僻執之論。今人疑古。其不挾偏見以取材者幾何。真考

據家。亦須有治心一段工夫。斯言也。吾尤聽之。不觀今之治國故者乎。其

人中國人也。其心則皆外國心也。以外國之心理。治中國之書。其視先秦

上古之文化也。直等於莫明其妙。由不了解而妄疑。由妄疑而起執。而又

有現代化觀念。先入爲主。今人反對宗教則並古人宗信宗教而反對之醜詆封建制

度則並古人封建制度而醜詆之古人重視者今人或不重視古人不重視者今人或且重

如此觀書。又安往而不偽。是故治學莫要於治

心。治心之道無他。一言以斷之曰知本。務使吾心依於本位。而不爲環境

所左右。此又在乎學者平時之反省。無待余言者也。王仲任問孔刺孟劉子玄

高談實爲近日辨偽家所本近見胡適之東壁遺書序譏崔氏不信檀弓不能使人心服實則胡

氏因自作說儒曾引檀弓爲證據檀弓若偽說儒即不能成立崔氏之

不信檀弓由信宋儒太過固是爲後代之見所囿胡氏之信檀弓欲

以譏短儒家亦是爲後代之見所囿自來疑古家全是憑意見尋求

證據以佐成其繆解而不知訴諸論理上經驗判斷學者切不可惑

也孟劬附記

# 歐陽修全集 仿古字版

精裝二冊 實價二元 (寄費二角三分)

修博極羣書。以文章冠天下。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術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達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永叔之文。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實兼諸家之長。退之以後。一人而已。本書所搜凡一百五十餘卷。用仿古字版精印。卷首附年譜一卷。尤爲名貴。

世界書局發行

# 賓虹畫語錄

張 虹

## 序

歙縣黃賓虹先生。自髫齡棲心六法。殫精竭慮。數十年如一日。前賢法度。參契入微。海內藝人。翕然向往。吳楚素擅江山之勝。固已探奇抉異。羅爲胸中丘壑之資。晚近年逾古稀。猶復西窮巴蜀之峭嶮。南覽八桂之崢嶸。飫煙雲之供養。窺造化之靈樞。蓋已藝進乎道矣。是秋講學南來。重遊陽朔。返權之際。道出香江。同人等挽其暫住。略事清遊。偶爾小憩林泉。商略藝事。同人凡有問難。先生悉爲批隙導竅。闡發無遺。爰爲筆之於書。付之剞劂。援石濤語錄之例。名之曰賓虹畫語錄。使有志繪事者。皆知法備前賢。理存造化。一藝之精。本原具在。不容以輕心掉意出之也。乙亥仲秋。張虹敘於香港碧山畫館。

乙亥季夏。黃賓虹先生承桂省當局之召。有暑期講學之行。八月返粵。道出香港。小作勾留。同人約先生遊九龍半島。初四日在沙田慧業山堂小憩。坐林下談藝。同人問用筆、用墨、及臨摹寫生之法。均承先生詳爲講述。分條記錄如左。

首問用筆之法。答謂用筆先在執筆。中鋒側鋒。同是用鋒。均忌一挑半剔。宜全以腕力運行。執筆法指實掌虛。龍眼爲上。象眼次之。鳳眼又次之。昔鄒臣虎用中鋒筆。愈簡愈妙。從橫勾勒。內含轉折。寫山石作字法。飛白。轉折處界線分明。虛實兼到。中如細沙。倘以指挑剔。則行筆纖微而無力。尤忌柳條順拖。鈎勢要如斫。勒法由上而下。轉右作勢。筆法不妨順逆兼用也。皴法古人短多長少。董源麻皮皴。多用中鋒長筆。巨然變爲短筆。黃鶴山樵有時一筆長數丈者。實則斷續而成。故作狡獪。若牛毛。豆瓣。雨點。諸皴。俱短筆也。

筆宜有波折。忌率忌直。西漢隸書。尙存籀篆遺意。波折分明。籀文小篆。用於畫版。抑揚頓挫。含有波折。最足取法。大抵作畫當如作書。國畫之用筆用墨。皆從書法中來。

董玄宰記述董源用筆極妙。嘗見董畫中偶有一段。近看祇覺無數筆痕。及懸諸壁間。自遠望之。則山石林木屋宇。歷歷分明。層次不亂。無一敗筆。洵妙品也。

用筆忌妄生圭角。出筆平曳。多有此病。不獨折筆圭角不可妄生。即鑿筆亦爾。折處以折帶法爲合。或則筆如折斂股。自無圭角妄生之病。

古人用筆之妙。有用秃筆見纖細者。有用尖筆見秃勢者。以秃筆見纖細。二石石溪右瀛之畫。每每如是。可於遺作中求之。以尖筆寫秃勢。則八大之畫是也。

用筆如用刀。須留意筆鋒。筆鋒觸處。即光芒銛利。故以側鋒出筆。則一邊光一邊毛也。惟寫樹枝幹不能毛。毛則氣索。非活樹也。山石則不妨毛。以顯離披姿勢。

用筆最忌妄發筆力。筆鋒未著紙而手已移動。便覺浮輕。蓋其力在外故也。法須運力在內。故古人每用臂攔承腕。以防移動過於急促。攔者攔也。若無臂攔。宜以左手承腕代之。東瀛人尤善此法。

用筆有辣字訣。使筆如刀之銛利。從頓挫而來。非深於此道者。不知其味。譬如薑桂之性。以辣見長。菸酒之嗜。亦老而彌篤於辣也。

運筆能留得住。由點連續而成。便有盤屈蜿蜒之姿。即篆隸筆法也。唐宋人畫之深厚處。莫不如是。蓋厚則骨重。骨重則神清。運筆能提得起。則緩處不妨愈緩。快處不妨愈快。純以神行。自然變化靈活。剛健中含有嫵娜之致。勁利中帶有和厚之氣。斯則駸駸入妙矣。

用筆有度。皴與皴相錯而不相亂。在皴與皴相讓而不相碰。古人言書法。嘗有担夫爭道之喻。蓋担夫膊能承物。既有其力。即數十担夫相遇於途。或讓左。或讓右。雖彼來此往。前趨後繼。不致相碰。此用筆之妙契也。

古人用筆轉折。脈絡有不斷之勢。雖得其妙。未嘗秘而不傳。昔鮮于

伯機嗜作書。未臻古人極詣。悶悶不樂。偶然雨後登樓。憑窗外望。見車行

泥淖中。勢不得脫。車夫將車一轉。便能推行無礙。因悟轉筆。於是書法妙絕。為有元一代高手。足與子昂頡頏。古人學問。往往從妙悟中來。又如見蛇鬪而悟書法旋轉扭搏之勢。亦此例也。

筆之種類。有狼毫兔毫羊毫。與羊紫相兼各種。大都軟紙用硬筆。硬紙用軟筆。筆紙具硬。便覺粗獷。筆紙俱軟。便病荏弱。若紙筆未得其宜。雖名手復生。亦不能寫好畫也。

用墨之法。至元代而大備。墨色繁複。即一點之中。下筆時內含轉折之勢。故墨之華滋。從筆中而出。方點圓點三角點皆然。即米氏大渾點亦莫不然。米家之無根樹法。一枝一幹。均以中鋒用筆。中含轉折。故墨能著紙。行筆時能留得住。便覺墨厚而活。下筆忌如繫馬木椿。蓋謂落筆時不善用鋒。初重後輕。下筆粗笨如椿。落筆雖重。移動向右時力反輕浮。中如蜂腰。無充實之勢。墨不壓紙。此其致病之源也。惟能以腕力運筆。則中段亦實。收筆提起。貴有蠶尾之狀。自然圓潤而華滋矣。大抵墨法須肥不臃。瘦不枯羸。用墨忌滯忌澀。寫山石之積陰處。須以焦墨提神。分出深淺。墨內隱水。倍覺靈活。賦色亦然。設色之筆。丹青中不妨含墨。所謂丹青隱墨。墨隱水是也。須知用硯不能不淨。但筆含宿墨。有時益見其佳。倪雲林尤善此法。在善於領會而已。漸江僧學雲林。解用宿墨法。宿墨之妙。如用清綠。元人樸拙。亦善用宿墨而已。

破墨即潑墨法。東坡大小米俱深得其秘。明代畫家。已不講求。畫沙畫坡。用淡墨皴之。常用濃墨畫草於淡墨未乾之際。此即破墨之例。後人

偶然得之。多未明其爲破墨法。

沈石田以蒼潤二字名齋。頗重墨法。石田筆力過健。其初蒼而未潤。趙同魯嘗護之。晚年深研墨法。故得蒼潤之致。文徵明亦然。至董文敏創兼皴帶染之法。不復步武古人。因其秀逸有餘。蒼勁不足。故以此法掩之。已非元人點染之舊。四王吳惲皆宗文敏。皆屬用長舍短。出於弗已。能稍復元人之法者。惟石濤石溪八大山人而已。

破墨之法。淡以濃破。濕以乾破。皴染之法。雖有不同。因時制宜可耳。就染法而言。唐宋人畫山石樹木之積陰處。不拘用色用墨。皆以積點而成。故古人作畫曰點染。元人深明古法。故氣色獨厚。董思翁拖曳之法。名曰渾染。因弘嘉而後。畫者日就枯硬。思翁欲以淹潤濟之。亦屬時會使然。唯其筆力稍乏清剛之氣。雖欲步武元人。有所不逮。是以順筆多而逆筆少。後之學者。不明其故。每况愈下。至蹈淒迷破碎之病。良可思也。

古人書畫。墨色靈活。濃不凝滯。淡不浮薄。亦自有術。其法先以筆蘸濃墨。墨倘過豐。宜於硯臺略爲揩拭。然後將筆略蘸清水。則作書作畫。墨色自然滋潤靈活。縱有水墨旁沁。終見行筆之迹。與世稱肥鈍墨猪有別。臨摹古人名蹟。得其神似者爲上。形似者次之。有以不似原蹟爲佳者。蓋亦遺貌取神之意。古來各家用筆用墨。各有不同。須於名蹟中先研求如何用筆。如何用墨。依法對寫。與之暗合。是爲得神。若以迹象求之。僅得貌似。精神已失。不足貴也。

至古畫中細謹之筆。如人物相貌。衣服摺紋。先用油紙印出。是爲摹

寫。如人相之五官位置。身形之高矮肥瘦。不能差錯。不得不用油紙印出。卽林木枝葉。每叢不齊。或如弧形。或三角式。亦可摹出。平頭平腳。皆足爲病。初學者非經臨摹。不知古人結構之妙也。

寫生須先明各家皴法。如見某山類似某家。卽以某家皴法寫之。蓋習國畫與習洋畫不同。洋畫初學。由用鏡攝影實物入門。中國畫則以神似爲重。形似爲輕。須以自然筆墨出之。故必明各家筆墨皴法。乃可寫生。次則寫生之道。不外法理。法如法律。理如物理。各有運用之妙。例如山實處虛之以雲烟。山虛處實之以樓閣。雖烟靄樓臺。不妨增損。又如山中道路。必類蛇腹。寫去恐防過板。尤須掩映爲之。破其板滯。世言江山如畫。正以其未必如畫。故施以斟酌損益之法理也。

### 紅豆曲

木版硃印本一冊實洋一元五角

廣西容縣王維新撰。北流陳柱尊教授校印。廣西曲家傳本甚少。王先生爲嘉道間人。著作甚富。多未刊行。陳教授先校刊此一種。佳製甚夥。欲購者請將實價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 十五年來之校讎學

葉長青

校讎學者。所以明政教之原而慮其失也。校讎始於何時。不可知已。

國語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詩商頌譜亦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往籍所載。此其權輿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嬴秦猛火。四術泥蟠。今古文與真偽之爭烈。而向歆父子。校讎中祕。皆其事也。蓋四術者。三代政教之原。典章制度所託。四術不完。則政教闕失。正考甫值官師合一之時。爲官校之始。孔子丁官師分離之後。爲師校之初。然猶去古未遠。典章制度。尙得考尋。時至向歆。則去古彌遠。典制蕩然。於是不得不棄政教之實迹。而託學術之空言。此校讎最大之轉關。治斯學者不可不知也。尋向歆之書。發凡起例。自成一子。彪固藝文。亦異劉略。後世改爲四部。取便區分。譬刻板公文。千篇一律。豈所論於學術源變。下迄遜清乾嘉之際。輯佚風盛。殘編斷簡。胥賴保存。厥功殊偉。浸假而千元詁宋。徒供骨董譜錄之收。浸假而利清客市僧之行。寃古人而誤來學。校讎正義不明久矣。余特表而出之。以冠茲篇焉。

十五年前關於校讎之著述。可謂夥頤沉沉。不勝枚舉。然皆半爪一鱗。未徵具體。吾家德輝書林清話。餘話。略具規模。孫德謙之劉向校讎學

纂微。意欲求深。淺薄實甚。而十五年來之著述。則有民國十七年劉成忻續校讎通義。十九年杜定友校讎新義。二十年胡樸安胡道靜校讎學。二十四年蔣元卿校讎學史。其零星散見者。則有中華圖書館協會之圖書館學季刊。國立北平圖書館之圖書季刊。浙江省立圖書館之浙江圖書館館刊。南京國學圖書館年刊。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館刊。大公報副刊等。要皆大輅椎輪。增冰積水。若夫變其本而加厲。踵其事以增華。尙有待於專家之努力耳。茲將十五年來治校讎者之總成績。條述如下。讀者以隨筆劄記等觀可也。

(一)自光緒二十五年河南湯陰縣發現古殷虛龜甲獸骨文。遂引起學術界絕大之影響。在信甲骨文以爲真者。則擬諸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之發冢。甚謂孔子刪述所未及見云。斥以爲僞者。則謂龜文出於奸人之手。國尙可賣。龜文不可以僞乎。今江湖賣卜之流。務求敏捷。所書多僞體別字。藉令真出殷商。亦不足以爲典要。按甲骨文真僞。姑置毋論。然其影響校讎者。則有民國十四年六月。海寧王國維爲清華暑期學校演講中國近二三十年來新發現之學問。以殷虛甲骨文字居第一。八月開學。演講古史新證。悉本其往日研究卜辭所得。如所著殷卜辭中所見

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續考諸書。加以訂正補充。特較史記。殷本紀。三代世表。及漢書古今人表所記。君數雖同。世數則異。自詔生司馬遷二千餘年之後。反能正訛補脫。於是後學承流。競爲新異。羣經以外。旁及小學。竟欲以刊禮堂之定本。黜洩長之古文。得失是非。固有俟異日之公論也。

(二)說文一書。沉霾千載。乾嘉以後。始有出爲校理者。多或連篇累牘。少亦單證孤文。則有無錫丁福保者。搜羅衆作。鉅細匪遺。纂說文解字詁林一書。於十七年一月刊行。計聚書一百八十餘種。一千餘卷。條分縷析。繫諸許書每字之下。使學者一展卷間而衆說咸在。案頭無堆積之煩。研究省旁搜之苦。又悉依原書影印。既無魯魚之譌。並見版本之真。在昔各自爲書。版本難免參差。今則合成一書。卷帙齊整劃一。斯則正義定著乎一家。晉史約刪以百卷。不足方其公備矣。

(三)次爲古經史之重新估價。證明其有無存在價值。則有顧頡剛等之古史辨及辨僞叢刊。王柏之所不敢疑。廷椿之所不敢亂。務欲勝前。驚駭視聽。此又一時之風氣也。

(四)舊小說之校讎。亦爲十五年來新起之事。我國何時輕視小說。不得考知。自西學東漸。以小說爲平民文學之先驅。佔文學最高之位置。然我國古時未嘗不重之。劉班著錄。廁於十家。謂出稗官。則固王官一守。

關係政教之原。不僅取重文學已也。其影印雜劇傳奇者。則有北平圖書館影印各種繪圖小說。及鄭振鐸影印明周朝俊紅梅記。王玉峯焚香記。任誕先靈寶刀。梅鼎祚崑崙奴。湯顯祖邯鄲記。薛近衮繡襦記。高濂玉簪記。周螺冠錦箋記。清人雜劇等。其搜羅衆本。如尤袤遂初堂書目所爲者。則有鄭振鐸之中國戲曲選本。其編爲歷史者。則有魯迅之中國小說史略。謝无量之明清小說史論。其加以校勘者。則有汪原放之紅樓夢續水滸。海上花。老殘遊記。兒女英雄傳。三國演義。儒林外史。鏡花緣。西遊記。俞平伯之三俠五義。浮生六記。汪乃剛之宋人話本醒世姻緣傳。醉醒石。今古奇觀。娛目醒心編。西遊補等。悉數之更僕未可終也。

(五)前人之於版本。特重校讎。茲則於版本之瑣碎問題。亦加研究。如余所著之明清藏書家圖記表。李文綺之版本名稱釋略。日本長澤規矩也宋元刊本刻工名表。乃至書後牌子及寫手等。無不爲有系統之敘述。是則於江標宋元本行格表之外。別開生面者矣。

(六)前人之於版本。又重收藏。茲則注重分類搜羅。如王重民之史記版本及參考書。日本橋川時雄之陶集版本源流考。皆就一種之書。廣搜異本。間附書影。以明真相。

(七)就書影而論。舊時版本。有翻刻。有修補。有影鈔。其風氣至清末而一變。楊守敬之留真譜。僅刻數行。繆荃孫之書影。刻每種首頁。南京國



學圖書館之益山書影。則影每種首頁。而涵芬樓百衲本二十四史樣本。則影印樣張。溯自照相版珂羅版盛行以還。版本留真。本甚易易。然以時。間與經濟之關係。不能收普及之功。最近北平圖書館自德國運到直接影印上版機器所印之後湖志等。雖不及普通照相版珂羅版之精緻。然厥為國內最迅速最省費之書影焉。

總上所述。皆十五年來研究校讎之成績。而為前人所未有者。余於此可得一結論焉。中國校讎之學。可分三期。校讎四術為一期。正考父孔子是也。探討學術源流為一期。向歆父子是也。輯佚為一期。乾嘉諸儒是也。今治斯學者。雖較前詳密。然徒逐枝葉。未窮根柢。正義消亡。訛言日出。官師既不可復合。則啓閣延英。審定羣籍。凡古有今無。古無今有。分別部居。考鑑流別。誠當務之急也。蓋四術簡要。一字之差。謬以千里。故重校文字。秦漢而還。著述漸繁。故重窺其意。魏晉以後。以迄近時。舊籍日亡。故重輯佚。今則前修絕業。恢弘已精。後能愈前。所得必僅。豈可埋頭故紙。復事雌黃。况近來學問日新。著述日衆。益以印刷便利。日傳萬本。涇渭無分。玉石不別。淺薄迷下手之方。紙墨有為災之歎。不有審定。匪特無以釐正學術。遏止頹風。而謬種流傳。其為害蓋有甚於洪水猛獸者矣。世有真知校讎之義者。倘採予言。

# 仿古元曲選

精裝二冊  
實價二元

臧晉叔選 本書選雜劇凡九十六齣，類皆曲調悠揚文句綺麗，而其劇情之婉變，洵為古今所稀有。全書用仿古字版精印，不特澹靜古雅，抑且美妍悅目，惹人人愛，他如裝訂之美，價格之廉，與舊書肆中者相較，無不勝彼一籌。

## 世界書局發行

# 讀清人集別錄

錢基博

## 集虛齋學古文十二卷

集虛齋學古文，簽題方璞山古文，還淳方葵如字文轉所撰。葵如與其宗人苞同時有名，而文章各出一途。方苞質厚以爲渾，清約以見潔，而不敢出奇；蓋由李翱以得韓愈之體段，而稍短氣韻，不如翱之優游緩衍。葵如階厲以爲雄，弔詭以出奇，而不欲爲平；蓋從皇甫湜孫樵以學韓愈之章句，而特爲警切，力矯湜之堆砌膚縟。苞之文樸，而葵如之辭華。苞之勢平，而葵如之筆峭。葵如氣肆不平，而苞不敢不平。葵如辭華不澹，而苞不能不澹。昌黎上宰相書所謂「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惟葵如爲有之能之，而苞不能！集爲光緒十年甲申仲秋，淳安縣署重刊；前有乾隆二十年歲在旃蒙大淵獻端陽日，虞山王應奎一序，文格略仿皇甫湜韓文公墓銘，蓋亦以韓公待之也，頗足以盡葵如之意趣。其辭曰：「本朝文教訖乎四海，而江浙之間，漸被尤深；於是得強筆之儒二人焉，制義之外，兼以古文詞伏一世，而其人皆出方氏，一爲望溪先生，一爲賦溪先生云！天不憖遺，又弱一個。而賦溪先生乃以耆年宿德，巍然魯靈光特聞！先生秀氣孤稟，而篤嗜惟書，怠以爲枕，澹以爲口，寤饋既久，富若生蓄，發而爲

文，割其膏腴，入我爐鞴，羅絡蟹蛤，拘致鯁鵬，衆美幅輳，與古大適；周情汎思，流溢簡外；班香宋艷，浮動毫端；與世之貌爲歐曾以文其空疏者，判若筵楹矣！在昔義山之稱韓碑也，謂爲「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然後知爲古文者，非點竄塗改，伐材於古，而理以貫之，氣以使之，則不能句奇語重，入人肝脾，使人欽其實而莫名也！而或者謂點竄塗改，乃王李故智，非大雅所尙。而不知王李之所以爲僞體者，以其文不從，字不順，餽釘而不貫串，駁雜而不雅馴也；而豈點竄塗改之爲病哉！今觀先生之文，融經液史，範秦鑄漢，而所謂點竄塗改者，絕無痕跡；如千狐之腋，會粹成裘，而滅盡針線也！如百花之萼，醞釀成蜜，而化盡渣滓也！又如五侯之鯖，熊蹯豹胎，腥唇象約，合并一器，而不辨爲此餉自某甲，彼餉自某乙也！當此人不悅學之世；而先生之文出焉，用以鉗持嗽發，吹回蟲濫，庶空奪枵腹之士，攜指而退；而讀書汲古之士，俠毅以起乎！應奎溝督無識，妄有述造；而辱先生妄歎，賜以良書，方滋愧悚！茲又檢寄文集，屬題卷端。願余何人，而敢爲先生皇甫氏哉！重違嘉命，勉效一言，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而區區願附於李漢裴延翰之流，藉以致其欽挹之私於退之牧之者，固於是乎在！觀王氏序葵如之文，謂「爲古文者，非點竄塗改，伐材於

古，而理以貫之，氣以使之，則不能句奇語重，入人肝脾。『若方苞則謂『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為明七子之偽體。』見望溪文集古文約選序例而發如則不憚求古求典，而貫以理，使以氣順理成章，以不同於王李偽體之齷齪駁雜焉！大抵方苞之文，所貴澄清無滓，而發如之文，難在茂典有致。摭錄可誦，篇目如左：

論說類 道與文俱

序跋類 讀史記游俠列傳 刻讀書記題詞 書蔣東委孟子讀

後 書外舅徐寶名先生詩後 書桐野先生詩集後 聽雨樓

樂府題詞 題鄒古岳雲根樓草 小山堂唱酬詩題詞 書春

浮書屋印譜 鄭注拾遺自序 重修嶧縣志序代 嚴州救災

圖序 雲洞葉氏宗譜序 蔣峯方氏譜序 應氏續修譜序

金氏續譜序 述本堂三世詩集序 夢月巖詩集序 石川詩

序 施竹田詩序 鮑西岡閩江集序 石驥詩鈔序 鮪埼集

序 亡弟藥房緣情詩序 王榛逸遺集序 某人詩序 金先

生文錄序 陳先生文錄序 百川先生遺文序 吳竹城先生

文序 姜自耘文序 墨汀初刻序 劉萬資文序 程爽林遺

文序 葉麗南遺文序 吳協南遺文序 序錢載錫文 儲于

賓文序 徐笠山文後序 雙碩果文序 杭大宗文序 蔡桐

川文序

書牘類 奉辭檄試鴻博揚子 奉辭王少司馬薦舉劄子 與周

白民書 與儲大雅書壬寅 與王虛舟書 與王漢階 與王

立甫書 奉王少司馬 奉家學士靈臯二兄書 與儲于賓先

生 與呂待孫先生書 與全紹展 答謝生書 答何漢助

贈序類 送何漢助入都序 送胡方二子試禮部序 越州太守

周公考績序 贈甸賓序 贈汪聿昭序 賀兩浙離使御史中

丞謝公序代 吳尺鳧五十壽序 徐笠山先生夫婦雙壽序

同學王君七十初度序 史拙圃夫婦七十雙壽序 張母李太

君八秩序 邵翁泉若八十壽序 宗人維章兄八十壽序 家

從名卿五十壽序 族諸母王少君六十壽序 范鶴亭六十壽

序

傳狀類 百五歲老嫗 述呂節婦 吳徵君傳 李培園傳 學

博應孔昭家傳 方石卿志

碑志類 嶧縣崇祀貝子惠獻公神祠碑銘 嚴州太守周公德政

碑銘 温州府創建育嬰堂碑代 捐修將盈庫署碑 清故詒

封恭人張母李太夫人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

何先生墓誌銘 清故奉政大夫陶君暨元配宜人胡太君墓誌

銘 清故勅封文林郎知惠安縣錢君暨孺人墓誌銘 貞孝沈

先生暨節孝陳太君墓誌銘 明經處士周六雲先生墓誌銘

文學應次魯墓誌銘 清故攝知合州事定遠縣知縣吳君墓誌

銘 誥封中憲大夫學博周澹菴先生墓誌銘 先兄若遠暨嫂  
吳氏墓誌銘 先兄若召墓誌銘 亡弟藥房墓誌銘 繼室徐  
氏墓誌銘 藥房弟婦沈氏墓誌銘 從子栗夫墓表

雜記類 靈阜文稿後書事 書華豫原事 記長老言 應東白

### 築室記

右文一百零三首。集中與方苞何焯以學問文章相商榷者數見，而各行其是。論學，則右漢而抑宋，又極稱王安石之學。論讀書，則不尚宋本。其論讀書不尚宋本曰：「今本大戴禮第七十九篇目爲公符，大抵所言皆冠禮，而發云『公符自爲主』，初不知公符何解也？既讀儀禮士冠禮賈疏，引大戴禮公符篇者三，求之今本目次，顧無之；舉其詞，即今公符篇所云：然後知符字即冠字之三豕，以草筆涉誤耳！嘗試改符爲冠，則篇首『公冠自爲主』與後文『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之句，一一珠穿矣！然高安朱文端公撫浙時，嘗開此書，自謂得宋刻善本於滿制府案頭，其篇目亦爲公符；而潛邱閻氏義門何氏各有校正，困學記聞一書，今方流布，所引者仍作公符；則州鐵鑄錯，所從來久。世嘗寶宋版本書，謂可是正文字；即如此，豈不疑誤後生也！」見書大戴禮後其論王氏新學曰：「吾嘗怪陸農師方性夫輩，皆從介夫新學；然說經鏗鏗，類能敷通危疑，桀然自建。而號爲得不傳之學，其門徒昏昏索索，乃反十三四不逮之端，居多暇，點勘經解，有蔡元度毛詩名物解二十卷，閱之，歎其穿穴囚鎖，遠有致思；自雜解以下諸條尤奇；因念其人爲鬼爲蜮，狗彘不食汝餘；而緣飾經術乃如

此！然則妙解文章之味者，不獨章子厚也！又念子厚且不免以世故廢學；元度貪顧凶叫，豈辨仰屋梁著書意，渠婦翁偶遺下兔園冊子，從道旁拾得耳！既閱李迂黃實夫兩家詩解，其中往往據王氏之說而反之；而意語強半與此編相出入，又多同陸農師埤雅，然後決其爲安石碎金，無疑也！竊計經義字說中，如此類者非一！何等腐生，因其衰也而攻之；吠虛唾實，信信相索；而妙析奇致，竟以此無種矣！惜哉！」見書毛詩名物解後其論道與文俱以砭宋儒之著書曰：「歐陽子曰：『吾所爲文，必與道俱。』某則一言以變之曰：吾所爲道，必與文俱。今稱載道之文者五經；然文必如五經，始能以載道。自五經後，言道者世多有其書。至宋而益浩浩若烟海；其間號爲得不傳之學者，仰視天，俯畫地，中更人事，旁涉物怪，上追本始之茫，下極諸元會運世之窮無所入，以復歸於溟滓，皆言其理而筆之於書，精無倫而大不可圍，往往出於五經之文之所不到；意且超而越焉。然而五經之文，回薄萬古，光景若日月。凡此儒書，則使人讀未竟一紙，欠申思睡者過半；是何也？道有餘而文不足起之也！文不足起之，而至使人欠申而思睡，則道翳翳而愈伏；不惟不並驅五經，而並不能與揚子之法言，王氏之中說，韓子之原道原性諸篇，爭黃池之長！夫此皆諸儒所不滿，以爲道不足而彊言者也；而因文見道，文極於工，遂聳其書於得不傳之學者之上！且夫左氏之誣也，公羊之短也，穀梁之俗也，史遷之是非謬於聖人也，班氏之排正直，否死節也，皆非知道者也！老莊列則道其所道，荀之於道，亦同門而異戶。外此法家，名家雜家如韓公子，呂覽，淮南之屬，戰國短長家言，

傾危權變，其於道疑無一毫可論。而學士家玩其華，食其實，直與五經流通相餽饌；任諸儒老先生排擯毀斥之，口燥唇乾，卒不能使之回而易向，舉所業而投之水火；蓋文之入人肝脾有如此，雖無道者猶將申焉！然則道之必與文俱也決矣！抑非獨此而已！經故以道法勝，然唯易與春秋無間然！詩書雖經聖人手，而如呂刑文侯之命，儒先既有違言矣！又謂鄭風卽鄭聲之淫；夫淫復何道！禮記成於漢人，由諸儒言之，其背理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將以周禮當之，而或詆爲瀆亂不經之書；或又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儀禮則形而下者耳，雖號爲經，未多乎道。而其光景之回薄萬古者，諸經若一，不以損其毫毛；顧反苦繩諸文人，若有一言之不幾乎道，卽貶剝之，令一錢不直；以已之不好，而並禁人之好之；嗚呼！此何理也！相馬者期於驥，驥之德力，不可必得，而必待驥而乘之；不得驥，雖馬之奔蹏，力可致千里，皆斥棄異阜，不以服箱，爲其將折輓而摧轅也；而反任駑下以騶驥之乘，駕蹇驢而無策，駟跛鼈而上山，將沒世不行尋常，而又何路之能極！是故有道而文者上也，道不足而文者次之，文不足而道者又次之。雖詭於道，而其文深妙，使人不覺入其玄中者又次之。言之無文，而託諸道以逃其樸鈍枯朽，則無次！某之爲此言也，重文也，乃所以重道也！昔者莊周言道，蓋無所不在，稊稗瓦甃，每下愈况。其序天下篇，凡一曲百家，皆標爲古之道術有在者。是故荀卿之非十二子也，必曰「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夫其有故而成理也，卽道也。朱子譏蘇氏，亦曰「出入有無，曲成義理」；夫其出入而曲成也，卽道也。詭乎道以爲文，要之文仍不離所謂

道。而或者謂辨道不可耀文，欲以樸鈍枯朽之學，嚙嚼道真。夫人之棄其文也，若棄泥塗矣！又安所得道而辨之！然則無文者，道之賊也。重文乃所以重道，雖謂某之說，卽歐陽子之說，可也！見文典其論文以韓愈爲宗，而志不在唐以下曰：「僕幼狂蠢，起辰終酉，讀書不能度十行；居三家廊中，亦無與道古者。先君子不知其駑下，經書外，頗授以三傳史漢韓柳文，而旁及牧之可之輩曰：『成學治古文當取是！』退而尋今世古文，乃無一毫相似！僕嘗以古文盛於唐，而論文之旨，亦莫如唐備昌黎語劉正夫曰：『文無難易，惟其是。』習之語王載言曰：『文無難易，極於工。』此二言者，如左右手，斷其一則兩俱廢；不是，非工也；不工，非是也。故皇甫持正之誌昌黎也，曰：『至是歸工，』則既盡之矣。雖然，爲此者，有族有祖。昌黎蓋祖左史揚子雲，而以劉向班固輩爲之族，故其文奇而法。河東蓋祖國語漢書，而以杜欽谷永輩爲之族，故其文密而至。樊川則已固矣；然所祖者，尙在賈太傅晁家令，而以韓柳爲之族，故其文散朗勁俠，得韓一體，習之持正及可之輩，不能紀遠，祖於韓而還相爲族；故論者以爲學韓而不至；夫其學韓也，茲所以不至也！賴其才力雄獨，故尙能持門戶。苟才減諸人，則不勝困躓矣；如義山襲美等，是也。銳意鑽仰，蓋不在唐以下；苟叩其祖與族之所處，而倍道趨之，於韓柳樊川，尙可得意髣髴；次不失持正可之諸公；下亦徑到義山皮陸輩。故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見與

王立甫書 綜所云云，生平尙可知矣！

劉海峯集，古文八卷，詩古體五卷，今體六卷，附時文即四書文三冊；

桐城劉大櫟字桴南撰，大櫟於桐城年輩視方苞爲後，而以古文繼起有名，駢稱方劉，苞亟賞歎，至謂：「苞何足算！劉生乃國士爾！」苞不能詩，而大櫟兼能詩；五言尤勝七言。近體運古於律，秀麗而出以疏朗，韻高氣清，髣髴王維。古體風骨峻拔，與象淵微，蓋得元亮之古澹，而協左思之風力者。七言古錯綜震盪，逸氣干雲，其原出李太白，而微欠卓鍊。此集爲前清光緒二年，其族孫少塗遊宦河南所重刊，冠以國史文苑傳，謂：「大櫟雖遊方苞之門，所爲文造詣各殊。苞蓋擇取義理於經，所得於文者義法。大櫟並古人神氣音節得之，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蘇之長。嘗著觀化篇，奇詭似莊子。詩雄豪奧祕，揮斥出之。」尙非過譽之論。特謂「大櫟並古人神氣音節得之，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蘇之長，」則不免故相矜詡耳！大抵方苞取義理於程朱，取體段於史公。而大櫟取談詭於莊子，取音節於韓愈。大櫟之氣矜肆。而方苞之文醇茂。然大櫟雖好爲談詭，而學莊學韓，模擬之迹太似；轉不如方苞之放筆灑落，脫盡畦徑！桂林呂璜錄宜興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曰：「劉海峯文，最講音節，有絕好之篇。其摹諸子而有痕迹，非上乘也！」然吾以爲大櫟之文，有音節而無風力，描頭畫角，未能如韓愈之肆意有所作！墓誌神道碑，尤傷庸絮，殆不足法；而銘俶詭有光響，往往逾變；庶幾韓愈之具體乎！論桐城文者必及大櫟。然大櫟特桐城人爾！而讀其文，則陽湖張惠言之所自出，而不合世之所謂桐城宗派。桐城以震川數歐公，而斬於潔適；大櫟以莊子化韓愈，而故爲矜誕；故

不同也。采錄可誦，篇目如左：

詩類 雜詩十四首 觀魚 登金谷巖 江鄉 宿合明寺 過

周山人莊居 不寐 山中 夜行 送周大汝調之官福建

感懷七首 羈旅行二首 雜詩八首 飲酒五首 雨後 田

居詩 借酒 曉望 北齊校書圖 宿山中古寺 舟行見月

有懷倪九司城 題巴船出峽圖 雜感十一首 贈徐崑山

結交篇 以上古體 山居雨後 五印寺聽吳少峰彈琴 山行 與

諸君泛舟荷花盛開 夏日暝興 獨坐有懷 獨宿 雨晴

訪鶴鳴寺僧不遇 春日有懷方二頌椒 對酒 江村獨宿

晚行 竹園 獨遊古寺 真州作 歸雁 送何淵若將軍

送人賦西域 過大慧寺 獨酌思歸 山中 暮歸家在江

鄉 江口晚泊 宿勝福寺 跣跡 感懷 懷姚 姬傳郎

陽客舍 懷方頌椒 懷跋三二首 宿山寺 以上今體 聞雁

論說類 觀化 心知 天道上中下 息爭 焚書辯 雷說

續難言

序跋類 書荆軻傳後 海舶三集序 見吾軒詩集序 馬湘靈

詩集序 倪司城詩集序 王天平詩集序 海日樓詩集序

海門初集序 江若度文集序 鄭山子詩集序 張訥堂詩集

序 張秋活詩集序 張荔亭詩集序 顧備九時文序 恭自

堂時文序 潘在澗時文序 徐笠山時文序 朱子穎詩集序

書牘類 與吳閣學書 再與吳閣學書 與李侍郎書 答吳殿  
麟書

贈序類 贈張綱儒序 送張福清序 送姚姬傳南歸序 送沈

菽園序

傳狀類 胡孝子傳 江先生傳 鄭之文傳 樵髯傳 錢節婦

傳 胡節婦傳 芋園張君傳 少宰尹公行狀 章大家行略

碑誌類 方府君墓誌 江西吉南贛道副使方君墓誌銘 海門

鮑君墓誌銘 許游擊墓誌銘 吳萼千墓誌銘 吳錦懷墓誌

銘 謝師其墓誌銘 方橙林墓表 舅氏楊君權厝誌 下殤

子張十二郎殯銘

雜記類 浮山記 遊黃山記 遊晉祠記 遊大慧寺記 遊三

遊洞記 遊百門泉記 寶祠記 遊萬柳堂記 漱澗樓記

半塾園圖記 賁趾堂記 一掌圖記 金陀圖記 無齋記

如意寺記 標碧軒記

祭文類 祭尹少宰文 祭望溪先生文 祭張閑中文 祭左和

中文 祭余少京兆文 祭邵開府文 祭左蘭中文 祭史秉

中文

右詩一百零一首，文七十八首。古文前有論文偶記，四書文前有時文論，

可以覘斬斷所在。其論文以神氣為主，而不以理為主曰：「行文之道，神

為主，氣輔之，曹子桓蘇子由論文以氣為主，是矣。然氣隨神轉，神渾則氣

灑；神遠則氣逸；神偉則氣高；神變則氣奇；神深則氣靜；故神為氣之主。至專以理為主，則未盡其妙！蓋人不窮理讀書，則出詞鄙倍空疏。人無經濟，則言累牘，不適於用。故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若行文自別是一事。

譬如大匠操斤，無土木材料，縱有成風盡壘手段，何處設施！然有土木材

料而不善設施者甚多，終不可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氣音節者，匠

人之能事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作文本以明義理，適世用；

而明義理，適世用，必有待於文人之能事。程子謂：「無子厚筆力發不出。」

文章最要氣盛；然無神以主之，則氣無所附，蕩乎不知其所歸也！古人文

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則死法而已！要在自家於

讀時微會之。李翰云：「文章如千軍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此語最

形容得氣好！然論氣不論勢不備。昔人云：「文以氣為主。氣不可以不貫。

鼓氣以勢壯為美，而氣不可不息。」此語甚好！今粗示學者：古人行文至

不可阻處，便是他氣盛；非獨一篇為然，即一句有之。古人下作一語，如山

崩峽流，覺攔當他不住，其妙只是箇直的。氣最要重。予向謂文須筆輕氣

重，善矣而未至也！要得氣重，須便是字句下得重。此最上乘，非初學笨拙

之謂也。文法至鈍拙處，乃為極高妙之能事；非真鈍拙也，乃古之至耳！古

來能此者，史遷尤為獨步！其論神氣見於音節，音節託於字句曰：「文

章最要節奏，譬之管絃繁奏中，必有希聲窈渺處。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

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余謂論文而至於字句，

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

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爲神氣之跡。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爲音節之矩。積字句成，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近人論文不知有所謂音節者，至語以字句，則必笑爲末事；此論似高實謬！作文如字句安頓不妙，豈復有文字乎！但所謂字句音節，須從古人文字中實實講貫通始得；非如世俗所云也。凡行文多寡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於字句，則思過半矣！其要只在讀古人文字時，便設以此身代古人說話，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爛熟後，我之神氣，即古人之神氣；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合我喉吻者，便是與古人神氣音節相似，久之，自然鏗鏘發金石聲。記得多，便可生悟；譬如弈棋記得著多，便須有過人之著。文章到極妙處，便一字不可移易；所謂『無一定之律，有一定之妙。』其論文之所貴曰：『行文最貴者品藻；無品藻，便不成文字，如曰渾，曰灑，曰雄，曰奇，曰頓挫，曰跌宕之類，不可勝數；然有神上事，有氣上事，有體上事，有色上事，有聲上事，有味上事，有識上事，有情上事，有才上事，有格上事，有境上事，須辨之甚明。文章品藻最貴者，曰雄，曰逸。歐陽子逸而未雄，昌黎雄處多，逸處少。太史公雄過昌黎，而逸處更多於雄處，所以爲至文貴奇，所謂珍愛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筆者，有奇在邱壑者，有奇在

氣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爲奇；氣奇，則真奇矣！神奇者，古來亦不多見。次第雖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自是文家能事。揚子太玄法言，昌黎甚好之，故昌黎文奇。奇氣最難識，大約忽起忽落，其來無端，其去無迹；讀古人文，於起滅轉接之間，覺有不可察識處，便是奇氣。奇正與平相反。氣雖盛大，一片行去，不可謂奇。奇者，於一氣行走之中，時時提起。文貴高。窮理則識高。立志則骨高。好古則調高。文到高處，只是樸淡意多；譬如不事紛華，儵然世味之外，謂之高。人昔人謂子長文字峻，震川謂此言難曉；要當於極真極樸極淡處求之。文貴大。道理博大。氣脈宏大。邱壑遠大。邱壑中必峯巒高大，波瀾闊大，乃可謂之遠大。而文之大者，莫如史遷。震川論史記謂爲大手筆，曰『起頭處來得勇猛』；又曰『連山斷嶺，峯巒參差』；又曰『如畫長江萬里圖』；又曰『如大塘上打棹，千船萬船不相妨礙』；此氣脈洪大，邱壑遠大之謂也。文貴遠，遠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說出者少，不說出者多，乃可謂遠。昔人論畫曰：『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樹無枝，遠人無目。』此之謂也。遠則味永。文至味永，則無以加。昔人謂：『子長文字微情妙旨，寄之筆墨踐徑之外。』又謂：『此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而無筆墨之迹。』昔人謂：『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者尤佳。』意到處，言不到；言盡處，意不盡，自太史公後，幼惟韓歐得其一二。文貴簡。筆老則簡。意真則簡。辭切則簡。理當則簡。味淡則簡。氣蘊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藏不盡則簡。程子云：『立言貴含蓄意思，勿使無德者眩，知德者厭。』



此語最有味。文貴疏。宋畫密。元畫疏。顏柳字密。鍾王字疏。孟堅文密。子長文疏。凡文力大則疏，氣疏則縱，密則拘；神疏則逸，密則斃；疏則生，密則死。子長拏捏大意，行文不妨脫略。文貴變。易曰：『物相雜，故曰文。』一集之中，篇篇變。一篇之中，段段變。一段之中，句句變。而文法有平有奇，須是兼備，乃盡文人之能事。上古文字初開，實字多，虛字少。典謨訓誥，何等簡奧；然文法自是未備。至孔子之時，虛字詳備，作者神態畢出。左氏情韻並美，文彩照耀。至先秦戰國，更加疏縱；漢人斂之，稍歸勁質；惟子長集其大成！唐人宗漢多峭硬。宋人宗秦，得其疏縱而失其厚懋，氣味亦稍薄矣！文必虛字備而後神態出，何可節損；然枝蔓軟弱，古人厚重之氣少，自是後人文漸薄處！司馬遷句法似贅拙，而實古厚可愛。文貴瘦；須從瘦出而不宜以瘦名。蓋文至瘦，則筆能屈曲盡意而言無不達；然以瘦名，則文必狹隘。公穀韓非王半山之文極高峻難識，學之有得，便當捨去。文貴華。華正與樸相表裏，以其華美，故可貴重。所惡於華者，恐近其俗耳。所取於樸者，謂其不著脂粉耳。昔人謂『不著脂粉而清真刻削者，梅聖俞之詩也。不著脂粉而精彩濃麗，自左傳莊子史記而外，其妙不傳。』此知文之言。天下之勢，日趨於文而不能自己。上古文字簡直。周尚文，而周公孔子之文最盛。其後傳爲左氏，爲屈原宋玉，爲司馬相如，盛極矣。盛極則蘗衰，流弊遂爲六朝。六朝之靡弱，屈宋之盛肇之也。昌黎氏矯之以質，以六經爲文。後人因之爲清疏爽直，而古人華美之風亦略盡矣！平奇華樸，流激使然，末流皆不可處。唐人之體，較之漢人微露圭角，少渾噩之象；然陸離璀璨，猶

似夏商鼎彝。宋人文雖佳，而萬怪惶惑少矣！文貴參差。天之生物，無一無偶而無一齊者。故雖排比之文，亦以隨勢曲注爲佳。文貴去陳言。昌黎論文，惟陳言之務去；又極言去之之難。蓋經史諸子百家之文，雖讀之甚熟，卻不許用他一句；另作一番語言，豈不甚難！樊宗師墓誌云：『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語，又何其難也！』正與『夏夏乎難哉！』互相發明。李習之親炙昌黎之門，故其論文必以創意造言爲宗。所謂創意者，如春秋之意，不同於詩；詩之意，不同於易；易之意，不同於書，是也。所謂造言者，如述笑哂之狀，論語曰莞爾，易曰啞啞，穀梁曰粲然，班固曰攸爾，左思曰輾然；後人作文，凡言笑者，皆不宜復用其語。習之此言，雖覺太過；然彼親聆師長之訓，故發明之如此；亦可窺見昌黎學文之大旨矣！樊誌銘云：『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自漢迄今用一律。』今人行文，反以用古人陳語，自謂有出處，自矜典雅；不知其爲襲也，剽賊也。昔人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來歷者，凡用一字二字，必有所本也，非直用其語也。况詩與古文不同；詩可用成語；古文則必不可用；故杜詩多用古人句；而韓於經史諸子之文，只用一字或至兩字而止。若直用四字，知爲後人之文矣。大約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陳陳相因，安得不目爲朽腐！原本古人意義，到行文時，卻須重加鑄造一樣言語，不可直用古人，此謂去陳言；未嘗不換字，卻不是換字法。其論莊子史記之文曰：『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卽物以明理。情不可以顯言也，故卽事以寓情。卽物以明理，莊子之文也。卽事以寓情，史記之文也。』以上見論其論時文與古文

之不同曰：「八比時文，是代聖賢說話，追古人神理於千載之上，須是逼真；聖賢意所本有，我不得減之使無；聖賢意所本無，我不得增之使有。然又非訓詁之謂；取左馬韓歐的神氣音節，曲折與題相赴，乃爲其至者。作時文要不是自我作論，又不是傳註訓詁，始得要文字做得好，纔不是傳註訓詁。要合聖賢當日神理，纔不是自我作論。故曲折如題而起滅由我，八字是要言。作時文，使不得才情，使不得議論，使不得學問，並使不得意思，只看當日神理如何；看得定時，卻用韓歐之文，如題赴之；須先洗滌心地，加以好學深思，令自家肺腸與古聖賢肺腸相合，然後吐出語言，自然相似。如今人作文字，便不見聖賢神理；待摹神理時，又不見今人作文字的人；須是取自家行文神理，去合古聖賢神理；有古人有我；即我即古人，大非易事。古文只要自己精神勝。時文要己之精神，與聖賢精神相湊合。時文摹繪聖賢神理，而神尤重於理，作者以兼至爲上。神重於理，則寫神爲主，而理自無不至。理重於神，則說理爲主，而神自無不合。寫神者宜少說理，恐礙神也。說理者忌恐寫神，貴明理也。明代以八比時文取士，作者甚衆。日久論定，莫盛於正嘉！其時精於經，熟於理，馳驟於古今文字之變；震川先生一人而已。荆川之神機天發，鹿門之古調鏗鏘，卓然自立，差可肩隨。唐歸茅三家，皆有得於史記之妙。荆川所得，多在敘置曲盡處。鹿門所得，多在歇腳處，逸響鏗然。震川所得，多在起頭處；所謂來得勇猛也。談古文者，多蔑視時文；不知此亦可爲古文中之一體；要在用功深，不與世俗轉移。」  
以上見時文論 造論入微，語無泛設。董理其說，以俟考論。

精裝一冊 實價七角

(分三角一號掛費寄)

楷書精印

黃山谷詩集

庭堅之詩。峭拔奇麗。  
 自闢門戶。後世推  
 爲江西派之祖。文亦  
 雄偉可觀。與東坡齊  
 名。全書用楷書精印  
 而成。爲最完美之版  
 本。

世界書局發行

# 呂氏春秋高注訂補

據浙江書局所刊鎮洋畢氏校本原書所具不載 (續)

馮 振

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

振案此倒句。猶言安得與吾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

## 過理

夏商之所以亡也。高注云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故曰此夏商之所以亡也

振案以注文考之。夏商上疑本有此字。傳寫誤脫。

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

振案左氏宣二年傳。作從臺上彈人。有臺字。義較長。

## 壅塞

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

振案夫字疑衍文。

## 不苟論

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為。高注云雖欲尊貴不苟為也雖聽不自阿。

振案雖貴不苟為。雖聽不自阿。詞意相似。雖貴不苟為。言雖見尊貴

於人。不肖苟為也。高注云。雖欲尊貴。未得書指。

賢主之所說。高注云說猶敬也而不肖主之所不說。

振案說讀為悅。

## 自知

湯有司過之士。高注云司主也主正也正其過闕也

振案司伺同字。

## 貴當

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治欲者不於欲。於性。

振案以上下文例之。治人者不於事。當作治人者不於人。

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

振案者字疑衍。下句云。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無者字。是其證。

## 似順

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高注云變革不循危亡之迹

振案爾雅釋詁。疾也。上云。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此謂其次喜怒雖不循理。而能疾改。則所疾改者。乃改其不循理之喜怒也。若簡子之始怒尹鐸而終賞之是也。高注云。變革不循危亡之迹。語意未晰。

### 有度

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

振案以上文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例之。易欺亦當作可欺。

非愛竊也。清有餘也。高注云清寒。

振案清當作清。形近而誤。說文。清寒也。故高註訓寒。

許由非彊也。有所乎通也。

振案乎字衍文。下句云。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無乎字。是其證。

### 分職

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高注云桀紂有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湯武有之此之類也故曰通乎君道者也

振案下文云。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云云。則用

非其有。如己有之。乃謂用人之能為己之能。用人之智為己之智也。

此乃明君人者用人之道。高注以湯武有桀紂之天下說之。大乖書指。以桀紂固非湯武之臣。而湯武亦未嘗用桀紂也。

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

振案所字疑衍。或所上脫有字。

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

振案於猶如也。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猶言春也有善。如寡人有也。故下句云。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

### 處方

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高注云本身審正也身不正而欲治者堯舜且猶不能况凡人乎

無其本也。高注云本謂虞商之君身不治自取滅亡也

有其本也。高注云有其本言秦周之君身正而治也

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高注云言其為君治理

振案篇首云。凡為治必先定分。其後云。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然則本不審者。謂分不明也。即君臣父子夫婦六者不當位。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幼之義。不明也。無其本者。謂分不定也。有其本者。謂分定也。高注以君身釋本。全失書指。蓋此篇大抵為法家言。正名定分為治之要術。與儒家身修國治之旨。固不同也。利輕重則若衡石。

振舊疑利或稱字之誤。今案利便也。不必改字。

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舉校云其力疑當作共力

振案畢說可通。或其上脫盡字。

### 慎小

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高注云言非獨信用兵以成功也大信用賞罰以成事

振案注疑當作言非獨兵用信以成功也。兵信二字。傳寫互易。下句疑亦有譌脫。

### 士容論

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高注云甚厲至高遠也

振案厲嚴正也。言雖不訾毀人。而中心甚嚴正也。高注以高遠訓厲未切。

唐尙敵年爲史。

振案敵猶當也。謂當爲史之年也。

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

振案疑本作吾將以汝兄代之。下注云。不可信謂唐尙欲以其兄代衛君。是其證。

### 務大

振案此與論大篇同指。

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高注云實猶終也

振案實與名對。不當訓終。

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

振案大猶盡也。大盡一聲之轉。

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高注云所言安行仁與義也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高注云當昭文君時

人不安行仁義而仁義不行也然仁義必安之本也故曰以弗安而安者也

振案周小於天下。天下安。則周自安矣。故曰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高注迂曲。

### 上農

不作師徒。

振案作起也。

### 紅豆曲

木版硃印本一冊實洋一元五角

廣西容縣王維新撰。北流陳柱尊教授校印。廣西曲家。傳本甚少。王先生爲嘉道間人。著作甚富。多未刊行。陳教授先校刊此一種。佳製甚夥。欲購者請將實價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 評秦漢金文錄金文續編兩書

鄭師許

金文續編爲燕京大學教授容庚撰，爲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專刊之八，於去年六月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卷首有容氏自序云：

當民國十三年，余之寫定金文編也，擬殷周金文爲上編，秦漢金文爲下編。下編約字五百餘，重一千一百餘，以采摭未富，故未印行。嗣是年有增益，然摹寫至艱，乃發憤爲秦漢器銘之搜集，於二十年編輯秦漢金文系，得秦器八十六，漢器七百四十九，由中央研究院印行。乃得排比其文字，三年乃成此編，約得字九百五十一，重六千〇八十四，附錄三十三，重十四，視前稿五倍之。

嗚呼！容氏用功之勤，可見於此矣！猶九一八前月餘，容氏偕商承祚徐中舒兩君來滬，與余訪善齋，攝景善齋所藏器，得秦漢金文拓本若干，其後又來函索借善齋所藏前賢舊拓，擇其精者印入秦漢金文錄中。其後往來京粵，過滬必訪余及善齋，得一佳拓，輒喜而不寐。其行囊中皆隨事搜集之佳拓本也。其所得遠過前人，宜哉！

秦漢金文錄於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出版，亦爲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其卷首容氏自序云：

金文編之印行，於今七年矣，當時所寫定者，僅上編殷周金文，其下

編秦漢金文，雖三易稿，仍感材料之不足，未敢印行。十五年夏，任燕京大學教席，俸給略豐，得節其餘資以購金石書籍拓本之屬；然職務繁，反不若讀書北京大學時之專於所學，未遑續爲之也。鄒安先生編行周金文存後，即欲繼編漢金文存。余嘗貽書敦促之。去年過杭，承以目錄見假，然終未覩其成。……自是常懷策勵之心，欲代鄒先生成之。……今全書告成矣，回思……經過，有三難事足述者：一曰搜集，……二曰鑒別，……三曰整理……此書成，繼而作秦漢金文編，乃吾志也。

文中於借助諸家之處，言之甚詳，亦以見成一書之不易也。然此二書實爲學生姊妹，秦漢金文錄未成，則金文續編實無由作也。此秦漢金文錄之所以尤重要也歟！

秦漢金文錄所收秦器權四十四，量一十六，詔版二十一，兵符二，凡八十三器，附錄三器。其爲諸家所已著錄而未收者，權五，詔版一，凡六器。其疑僞未收者一，僞者一。漢金文錄所收鼎一百一十一，鍾五十四，鈞十九，壺二十六，權度量二十八，鏡七十三，樂器二十五，雜器一百二十七，洗一百五十四，鈞三十五，兵器六十，凡七百一十二器。補遺鼎四，鍾一，壺四，鏡

一、樂器一、雜器四、洗二十二、凡三十七器；校正前書者凡九器，合前書都七百四十九器。諸家所已著錄而未收者鼎十四、鍾三、壺九、權度六、鏡十二、樂器十六、雜器二十六、洗十七、鈎三十九、兵器三十二、凡一百七十四器。雖未得謂盡字內之秦漢金文，然已確洋洋乎大觀矣。自序中謂：「祝陶齋著錄已四倍之，」誠然哉！其中間或有戰國晚周及魏晉器，要以秦漢爲主。學者而欲印證說文解字一書筆畫訛誤，或求兩漢文字演變之迹，舍此書莫屬也。抑也學者而欲操筆摹寫篆隸，則此書誠一無上範本，字多而便翻檢一也，字之疏密，結體之縱橫，行氣之雄奇，固無一不較漢石刻爲真且佳者二也。

金文續編撰集方法一如前出之金文編，惟收同字異銘之同形字，此一點實較前出之金文編爲進步多多。金文編市上已無存書，雖出高價亦購買不易。惟去歲商務印書館輯入古籀彙編中，讀者彷彿得一縮景。猶憶去歲某君囑爲函向容氏求購，據容氏覆書謂金文編有不自愜意之處，一十餘年來新出土之銅器日多，正宜及時補入；二、前出之書同字異銘不收，自今思之以全數收入爲宜。謂有改編之意，舊版毀之不重印也。於此，更以佩容氏「不敢告勞」之勤也！

惟著書難，印書更難。考古學社社刊第一期容氏在考古學社之成立及願望一文中曾記述其事曰：

民國十一年夏，余與弟肇祖偕來北平……過津，以金文編稿本三冊爲贄，謁羅振玉先生。獎勵甚殷。茫茫人海中尙有見知者，則余之

閉戶數年之不爲虛擲也……越四年，余之金文編成，由胡適先生介紹求售於商務印書館，欲得稿費六百元。館中人審查不合退還。著書難，印書亦不易也。

今者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既有財力印書，吾甚願其金文續編宜有金文編，吾更願容氏出其金文編新定本早日印行也。

於此，吾更有一事應爲讀者諸君告者。現今簡體字之用，國人辯難者頗衆，容氏爲最熱心簡字之人，年來所著書，莫不援用簡字。今者於金文續編自序中復暢論之。吾特爲轉錄，以告世之未讀容氏書者，並以結東吾文：

文字變遷，由繁而簡。秦漢二代，其篆隸嬗變之時乎。由隸而楷，於今復千六百餘年矣。使字體而盡美盡善也，雖百世不變可也。第此繁重之字體，已爲識者所指疵，愚者所毀棄，有蛻變而爲簡字之趨勢矣。言文字學者，其將聽其自然，爲不規則之蛻變乎，抑將整齊畫一，爲有條理之改革乎？願世人猶有持「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之論相尼沮者，請得就此秦漢金文之減筆者以折之。如登之作豈，義之作善，馨之作吝，鬱之作出，肅之作丌，劔之作刃，審之作畫，曼之作曼，不可悉數。或爲今楷書之所從出，或視楷書爲更省，已爲簡字之先例。今之楷書，已變爲符號，非復象形指事之舊。試思四足之鳥，兩腳之犬，方形之日，白水之泉，象何形狀？奉秦奏泰春之首皆从夫，奚冥具樊莫之足皆从大，能區別之者有幾何人？將欲遵古，何不遵說文

之古，或金文之古，或甲骨文之古，而獨抱守此不新不舊之楷書將謂楷書較說文金文甲骨文爲更適用，則簡字較楷書豈不更爲適用？觀于秦漢簡字之流行，益堅吾改革字體之信矣。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七日寫成於滬上四部書齋。

### 內政研究月報

推進縣政研究專號

#### 目錄

|             |     |
|-------------|-----|
| 發刊詞         | 戴健標 |
| 推進縣自治之研究    | 蔡培  |
| 推進縣警衛之研究    | 松風  |
| 推進縣保甲之研究    | 戴健標 |
| 推進縣土地行政之研究  | 鄭震宇 |
| 推進縣公共衛生之研究  | 胡定安 |
| 推進縣教育之研究    | 高踐四 |
| 江寧實驗縣財政改革述要 | 梅思平 |
| 推進縣救濟事業之研究  | 吳時中 |
| 推進農村經濟之研究   | 張家良 |

定價 預定全年十二冊連郵兩元

發行所 南京東倉門口三十三號

內政研究月報社

## 仿古陶淵明評傳

王繼塵著 本書先述淵明之家世及其少年時代。次述其求仕與歸田之趣旨。再論其文章道德。立身處世之大旨。淵明澹泊寧靜。亮節高風。自爲後人所崇拜也。

## 仿古陶淵明全集

(附蘇東坡和陶詩一卷)

陶潛著 淵明之詩，蕭散沖澹。出於自然。東坡一生服膺淵明作品。謂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此書凡十卷。附諸家評陶彙集。及靖節先生年譜考異上下各一卷。用仿古字版精印。古雅精緻。不損目力。

以上合訂精裝一厚冊 實價四角 寄費掛號 兩書 一角三分

世界書局發行



# 白虎通義五經異義辨證(續)

李源澄

異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

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澧。宜栗也。御覽五百禮儀部三十一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栗。案之主之當為以初學記引白虎通曰孝子以主繼心可證

又案文當作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為主之事。許君謹

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

源澄謹案。公羊文二年傳亦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松柏栗。據練主

言耳。

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

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

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尙質。故不相

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柏。周人以栗。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率哭而禘。禘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

禘於廟。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證

於背。

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

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菴。以上亦見許慎據春秋左文獻通考

氏傳曰。衛孔悝反。祔於西園。祔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通典四十八吉禮七

謹案大夫以石為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

有石主。御覽五百三十一禮儀部十神主類周禮小宗伯疏引云。今南陽俗祠有石主。

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祔所出公之主爾。左傳哀十六年引駁異義

源澄謹案。有廟則有主。主所以繫心。豈以尊卑而異。庶人無廟者。以

無財不備禮。非庶人不應有主也。卿大夫以下無主。經無明文。何得

云然。祔者主之石函。謂大夫石主亦非也。

異義。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為大惡也。許君謹案同

左氏說。

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為小惡也。禮記二十

三禮器正義

源澄謹案。仲舒說於三傳皆背。兄弟不相為後。非語於君臣。不得援

引。

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為文襄之制。

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禮記十一王制正義

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

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禮記十一王制正義

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率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謹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於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禮記十一王制正義 駁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毛詩大雅韓奕正義

源澄謹案。朝覲宗遇之名。羣書惟見朝覲。據曲禮言。天子當辰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是朝覲非以時分也。遇者。曲禮與春秋皆以爲諸侯未及期相見之禮。於天子無與。宗爲四朝之名。他無足徵。四時之朝。爲左傳周官以外言周制者所主。穀梁傳曰。諸侯時朝乎天子。以周家重於祭祀。孝經以四方諸侯各以其職來祭爲孝。國語周語。荀子正論。皆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歲貢。終王。既爲要荒二服。所修於天子之禮。時享。諸侯皆來助祭也。惟以諸侯四時朝見天子。卽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亦難實行。漢儒遂有分部朝於京師之說。隱將堯典之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之制。合而爲一。王制采文襄之霸制。與唐虞巡狩之制。

鎔爲一爐。周官大行人與國語王制皆不同。要之三代之世。諸侯之於天子。不過以小事大。故儒者有不純臣不說。朝貢胥視天子之威德如何。成王之時。宇內始定。周家全盛之世。惟成康兩代。以下日就衰也。恐當時尙無定制。後世學者以意言之耳。

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禮記十一王制正義引鄭無駁與許慎同○又穀梁隱九年集解

源澄謹案。諸侯於天子有不純臣之義。聘諸侯似亦可行。惟春秋諸侯不朝。而天子下聘。春秋以爲非正。諒以此耳。

異義。禮盟約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非禮。蒙按。詛。古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敵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義。禮記五曲禮下正義云。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 源澄謹案。孟子亡。五伯桓公爲盛。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敵血。穀梁傳文。亦見荀子。是孟荀皆以盟爲非義也。尙書無盟之事。是周之盛時無有也。然盟者起於不信。盟詛之事。其來必久。詩有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之文。故盟詛非古所無。而以爲周公所制定。則非也。左氏家以春秋之失禮爲正。許慎從之。由於過信周官也。

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按七字惟曲禮正義有 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案庶人下當有髮字見毛詩正義 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

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禮記五十哀公問正義

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非天子則誰乎。禮記哀公問正義

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親迎之禮。祭公迎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太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

迎於渭。即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於后猶猶夫婦。夫婦判合。禮

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

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

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

乎。穀梁桓十年集解

源澄謹案。婚姻之禮。以男求助於女。而男爲女統。故親迎以示下女

之意。古者諒無不親迎。天子一日萬機。道路或有修遠。而不得行親

迎之禮。如諸侯有故。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也。何休注公羊。則云禮

逆王后當使三公。亦權說也。春秋諸侯多不親迎。何況天子。荀子言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禮記哀公問。則言冕而親迎。疑周末即有天子

當親迎與不親迎之爭。吾舊主天子親迎。近思親迎者禮也。不能親

迎者勢也。久之則成具文而已。荀子天子無妻之說。似不可通。以王

后稱后。后亦君也。王者不臣妻父母。於后可知。故鄭君言所謂無敵。

豈施此哉。

異義。今禮載尙書歐陽案尙書正義云歐陽夏后等說云。九族乃異姓有屬者。毛詩疏作父

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

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

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

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尙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

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

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

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

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

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

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案

字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

玄孫。昭然察矣。左傳桓六年正義又毛詩葛藟正義小異又尙書堯典正義通典七十三嘉禮十八

源澄謹案。今尙書說。鄭氏已駁之。古尙書說亦不可通。蓋以九族爲

高祖以至玄孫。則必在宗法組織嚴密之後。漢人習見喪服。而不知

其爲周制。不可以說唐虞也。古之所謂族者。不過在一旗幟下之人。

尙書家以後之族義釋前之族義。安能有合。意者堯典所謂九族。乃

當時之貴族。以無主名。遂莫能確指。亦如言四嶽也。古之國家。多由

部落所集合。九族爲堯時貴族。如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故先親九族。

而後及於百官。國內定也。而後協和萬邦。以九族百官萬邦相紱。於

古代國家情形似較相合。

五經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讓其錫篡弑之君。無讓錫死者之文也。通典七十二  
嘉慶十七

鄭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衰。若有功則加衰衣之謂與。二曰衣服是也。毛詩早  
禮正義

源澄謹案。死而追錫。於理實乖。諸侯請諡於天子。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可不追錫與。追刑也。九錫之制。始於王莽。鄭氏二曰衣服。沿襲前人之誤也。

異義。卿得世不。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事。案當作  
專寫誤

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曰食舊德。案曰上當脫  
頌六三三字食舊德。謂

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遠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蒙案魏書百八十  
四禮志引亦作奕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

周制世祿也。毛詩文  
王正義

源澄謹案。世祿世官。古之制也。自春秋以來。則非世卿。已成為公理。

左氏說與王制相近。王制以天子之大夫世祿不世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五經異義。妾母之子為君。得尊其母為夫人。不。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為君。

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起為人

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孔廣林曰十四字當在子不  
得爵命父母下文錯在此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

命父母。至於妾子為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

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為妻。非禮也。古春

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案尚書舜為天子。瞽瞍為

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為小

君。經無讓文。公羊左氏義是也。

駁曰。禮喪服父為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為之周。案通典凡期皆  
改為周避玄宗

嫌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魯僖公妾

母為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案左傳襄  
二年正義

云鄭玄以為正夫人有罪廢  
妾母得成為夫人也即據此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

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通典  
七十

二嘉禮  
十七源澄謹案。母以子貴。謂貴於衆妾。非貴與適齊。三傳惟左氏以妾母

可稱夫人。因於衰世之失禮耳。公羊僖八年傳。亦言讓以妾為妻。公

羊說與本傳相違。

五經異義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

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

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

鄭玄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為人子乃能為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為父。在君則為君。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舊誤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處所。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

通典八十四禮二又禮二  
○穀梁隱十一年疏節引

源澄謹案。許慎之言。由不明制服之義。而以後來人君世襲之道視之。禮新君必上受爵命於天子。得不得未可知也。未受爵命。是猶為諸侯之臣。自無奔喪之禮。許氏以為與天子校計。由未知此義耳。

### 紅豆曲

木版硃印本一冊實洋一元五角

廣西容縣王維新撰。北流陳柱尊教授校印。廣西曲家。傳本甚少。王先生為嘉道間人。著作甚富。多未刊行。陳教授先校刊此一種。佳製甚夥。欲購者請將實價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仿古字版精印

# 楚辭四種

- ▼楚辭補注
- ▼屈原賦注
- ▼離騷圖經
- ▼楚辭拾遺

本書集楚辭、屈原賦注、離騷圖經、楚辭拾遺四種而成。楚辭由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為集部中之鼻祖；屈原賦由戴震加注，多悲歌慷慨之作；離騷圖經為蕭尺木繪畫，精緻活躍；楚辭拾遺，則又以攷證為主，堪作讀者之一助。

▼精裝一冊 實價五角 寄費掛號一角三分

## 世界書局發行

# 札韓 (續)

陳柱

唐故相權公墓碑 唐荆川曰。平敘多用虛說。茅鹿門云。中多句字生蹇處。銘可誦。阮唐山云。權公有文而厚重。無震世功烈。故只銘其大略。其詳則公之門生故吏當別具行狀。上史館也。曾滌笙云。敘權公相業專述用人一節。大抵嘉善而矜不能。和而不失其正。二句該之。而文特矜練。祇此是敘名臣之法。若一一敘列事蹟。則屢牘不盡能矣。柱謂此篇並無生蹇語。不知鹿門何以云然。

平淮西碑 起首天以唐克有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三十九字爲一句。大氣已包舉全篇。高祖太宗至其何以見於郊廟。敘治極而忽。忽久而生亂也。羣臣震懾。至予其少息。阮唐山云。因平淮西而盡舉當時武功。所以昭示天下節將。使知所警以尊朝廷也。又云。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此一頓最高。乃有王者氣象。又云。大官臆決至牢不可破。當日疑其有私。蓋因此數語。又云。皇帝曰惟天惟祖宗。至不爲無助。一篇歸美君相。所謂辭當體要也。又云。命諸將相前後三四年間事。總而敘之。規模尙書分命之體。又曰。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云云。晉公前以中丞視師。後以使相招討。故作兩番敘。李安溪云。十二年八月至此才詳日月。則前數年淹滯

之迹隱矣。所謂微而顯也。阮唐山云。河北驕悍。河南附起。從河北說到河南。敘致既源委分明。以下魏將首義。及奔走偕來等語。皆節節有根矣。又云。四夷畢來。况河北內地乎。依然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之業矣。柱謂此文序學尙書。詩學雅頌。人人所共知也。實則序文亦多四言句。如無韻四言詩。遂益奇崛。此等文字。尤當於其立言得體處求之。

南海神廟碑 此文之最勝者。爲又當祀時至人蒙其害一段。言前刺史畏險不親祀事。及公遂陞舟。至葦艾歌詠一段。言今刺史不畏險而親祀神獲福。此兩段均四言體也。縮漢賦之長句。爲三百篇之四言。化雅頌之韻語。入無韻之散文。且雜入長短句之散文中。遂覺詞句拗勁。璧壘一新也。劉大櫟云。碑文惟退之獨擅。誌墓之文。惟退之永叔介甫三人能之。餘五家敘事均非所長。曾滌笙云。此文蹊徑似仿王延壽桐柏廟碑。而青出於藍。不啻百倍。又云。筆力足以追相如作賦之才。而鋪敘稍傷平直。然古來文士並以賦物爲難。蓋藻繪三才。刻畫萬態。而不可剽襲一字。故其難也。後人雖綴前人字句爲文。又不究事物之情狀。淺矣。丁儉卿云。詞采雋偉。氣象昌明。碑文之正體也。蘇文忠亦極稱之。骨氣高古。文忠尙不能爲。何況餘子。唐荆川謂以賦韻之體敘事。亦魏晉以後遺調。此未爲知

言也。張廉卿云。敘祀神一段。環詭奇麗。似出張平子東京賦。

處州孔子廟碑 以句龍弃與孔子之祀爲最尊。提出功與德二字。再以句龍弃與孔子比較。以見句龍之祀不及孔子之盛。以見功又不如德。引入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二語。乃結之曰。此其效與。提出一效字。則所引成語。便有新意。郡邑皆有孔子廟。以下入處州孔廟。贊鄴侯只鄴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三語。亦得體要。阮唐山云。與徐偃王碑皆以賓形主。其高下輕重。不失銖黍。又云。公文皆根據經籍。而議論仍未嘗襲前人陳言。故下筆似魚龍百變。曾王以下未易言也。丁儉卿云。只言廟祀之典。而聖道之大具見。是立言最高處。若鋪陳宣聖威德。其格庫矣。

柳州羅池廟碑 此文亦以四言處見勝。凡今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通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脩。豬牛鴨鷄。肥大番息。余樂生二句肥大一句外。皆句末之字用平聲。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每句之末字皆用仄聲。曾滌笙云。此文情文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循環互發。油然不能自己。庶民漸入佳境。又云。如泰山嶙嶙而上。如長江汨汨而來。奇句如石。以大氣驅之。五丁力士也。

黃陵廟碑 唐荆川云。此文用爾雅說文體。別是一調。丁儉卿云。以辨駁爲波瀾。不涉雅詁之體。退之所以高出衆流也。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大尉許國公神道碑 此篇敘事極有層次。每段均有起峯。每段之收。皆有總束以爲章法。茅鹿門云。書宏爲節度使。磊落大節。凡七事。而入朝一節。尤唐藩鎮所罕見。故公特詳次之。方望溪云。首詳微時才行知略。著其軍共拔起爲帥之由也。其代帥不由朝命。故歷敘其在鎮諸大節。而以朝京終焉。末乃及其餘事。而意亦相承。折蔡鄆之奸謀。所以能承其忠順也。治法嚴信。所以吏威民樂而敵不敢犯也。其子弟貴盛。乃宏之由。故並及之。又以見其行事甚中正。居位甚安逸也。定汴之略。始於誅鏑。因總計在鎮及朝京之年。以爲前後關鍵。退之不襲左史之格。而未嘗不師其義法。視此可見。姚葦塢云。韓宏碑文嚴毅肅重。與其人相稱。姚姬傳云。觀宏本傳及李光顏傳。載宏以女子間撓光顏事。與誌正相反。退之諛墓。亦已甚矣。而文則雄偉。首尾無一字懈。精神奕然。阮唐山云。通篇大意只說韓宏帥汴居蔡鄆之間。而能屹然中立制之。使不得逞。卒成朝廷翦除二逆之功。首尾只一節。但敘得逐段變化耳。韓弘入朝。不可以比田弘正之以六州來歸。鹿門分七節。而以入朝爲一大節。故詳敘。何不看通鑑乎。先提擊走少誠事來。然後敘誅劉鏑。便不平直。此左氏敘事法也。若今人則有其舅之兵與地下。即接至吾舅沒云云也。能遇賊然後能自立。故有其舅之兵與地下。急敘走少誠。能久安然後能居二寇之衝而不懼。故繼即敘誅劉鏑也。古人作文。設身處地。井井有條。一字不亂。下又云。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通篇只此意。只將公不黨惡。處點綴成段。代謀靜勝之功。又使人全不覺其罅漏。左史筆力。不過如此。

公子公武以下。至莫以爲比一段。又敘國家報功之厚。淋漓有餘情。極設色之工。然於本事未嘗有增加。宋以後人不能及也。銘詞亦偉麗絕世。

柳子厚墓誌銘 錢鶴灘云。子厚事在人耳目。不可蓋掩。故其疵處說得正而隱。美處說得婉而切。末後一段。極致憐才之感。令讀者且爲三嘆而痛心。奚暇問子厚持身之非邪。蓋公與子厚舊交也。故其文最加意。阮唐山云。公此文亦作於遠貶之後。故尤淋漓感慨。雋傑廉悍。汎濫淳蓄。合此八字。略盡柳氏一家文筆之長。前是雅健。後是雄深也。又云。遇用事者得罪。例爲刺史句。詞微而不沒其實。春秋書法也。又云。羅池廟碑著其有功德於斯土。可以世祀者。故詳敘政事。誌則所重在文章。必傳於後。區區小州之理。特餘事耳。故止用因其土俗三句虛括。各有體要也。又詳論柳州待劉之厚。以媿他人有力不救子厚者。丁儉卿云。一旦臨小利害一段。寫盡末世之交。大吐胸中之憤。文境感慨。直追龍門。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此文寫其交游賓客處。極淋漓盡致。故知人貴有奇逸之行。如此等事。便足傳遠。非碌碌無奇之達官貴人所能比也。茅鹿門云。雋才逸興。丁儉卿云。極寫夷曠之懷。疎略之致。妙筆入神。文境自班史二疏傳出。

楚國夫人墓誌銘 司徒公日至父母之教然也。曾滌笙云。兩層意相配。而詞不對。王荊公於此等則皆置對停勻矣。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茅鹿門云。中多虛語。點綴精神。曾滌笙云。佐六府五公。而僅敘崔縱鄭餘慶。餘皆不敘。文所以貴簡正在此。而

敘事簡直有法。故氣遒而不冗。又云。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在都。至得師之道一段。敘爲府佐郎官。令守司業。各得其道。其爲郎官與教誨兩層。意對立而詞亦漸相耦。已開王荊公誌文法。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此文敘事甚詳。而不見其繁。亦以其事足以動人也。可知文章繁簡之法。全視乎事之大小耳。茅鹿門云。誌銘跌宕。曾滌笙云。通首得勢在前半。敘去官時。前半得勢又在首句。筆愈提則氣愈振。柱謂幾去官有節概。故首敘之。足以動人。幾爲孔子之裔。亦足以動人。故首即書曰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此皆得題之故。文章之自然者。在他題則不能學也。文章本天然。唯工於文者能得之。贊語專從孔子孫着筆。以其寡笑與言爲類孔子之不言不笑。蓋取神於項羽本紀之贊。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孔幾誌先逆敘在官至薨而後追敘其他。王仲舒誌先順次簡敘歷官中外。忽而逆敘觀察江南西道。至薨葬。然後再追敘歷官政績。此兩篇敘法同而不盡同。銘詩兩句一轉韻。而每三句則又爲韻。一韻到底。亦從秦碑三句一韻變來。唐荆川云。前敘歷官始末如經。特於精神掣出。另行敘次如緯。姚姬傳云。此文已開王荊公誌銘文法。曾滌笙云。以江南西道觀察使特敘一段於中。以爲主峯。餘則敘官階於前。敘政績於後。章法變化。又云。爲王公作神道碑。又作墓誌銘。二文無一字同。觀此知敘事之文。狡獪變化。無所不可。又云。神道碑於敘官階逐段敘其政績。此篇首先將官階敘畢。然後



申敍居某官爲某事。

殿中監馬君墓誌銘 此文多娟秀語。在韓文中別是一體。阮唐山云。馬繼祖無可志。故只以世舊爲波瀾。又一體。屈指三十年事。寫得歷歷在目。依然如畫。真神筆也。中間將三人性情容止描寫一段。方有風神。有賓主。而馬氏榮落之故。亦可想見於千載下矣。末段淡語極。中年哀樂之感。又云。吳融有敷水遇丐者云。是馬侍中諸孫感作。讀之愴然。詩曰。天地塵昏九鼎危。大貂曾出武侯師。一心忠赤山河見。百戰功名日月知。舊宅已聞栽禁樹。即今秦誠園諸孫仍見氣征岐。而今不要教人識。正藉將軍死鬪時。丁儉卿云。不鋪敍少監生平。只就三代交情生感。沈鬱悲涼。神韻獨絕。在韓集另是一格。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此文稱道樊紹述至矣。今所傳絳守居記一篇。信奇絕。然太怪澀。極不易讀。故卒不易傳。夫周誥殷盤。今人尙不能讀之。況後世之人。徒務怪澀。又何人讀之乎。則亦無怪乎其不能傳矣。丁儉卿云。昌黎陳言務去。故極稱樊宗師不襲前人。樊文今傳絳守居記。奇澀至不可讀。唐詩紀事。亦有樊文一篇。傳世日稀。或當時別有佳文。而今遺佚已。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此篇似極不費力。然卻亦自然。上半敍其自力學。下半敍其節概。銘文極簡古。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繪事清河張君墓誌銘 丁儉卿云。寫得忠義凜凜如生。公文最得意處。銘辭奇古可誦。張廉卿云。王荆公論韓文。惟

王適張徹墓誌最奇。王文敍事著意立開架。實從二篇脫化而來。而未能自然。所以不及退之。且其規模堂樞傲永叔。則已隘矣。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此文筆筆峭勁。以其世曰。其德行曰。其葬曰。爲章法。其世曰一段。兩用由字爲字法。其德行曰一段。屢用其字爲字法。其葬曰一段。屢用於字爲字法。結段謂其由微而大。其大者安在。乃以一句結之。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則所謂大者道與文也。豈碌碌之富貴所能比乎。曾滌筌云。李翺善爲文。故公此首尤矜慎。稍變其豪橫之氣。而出以瘦勁。收處絕疏古。化去筆墨痕迹。

處士盧君墓誌銘 此篇上半敍其父之節概。下半略敍處士內行。本人無奇可述。而先人有奇行。則敍事竟以先人爲主。此亦一法也。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此篇唯首一段是誌。自余不知服食以下。猶史傳之論贊也。敍事少而論贊多。蓋自史記伯夷列傳來。阮唐山云。深切著明。筆力亦健。時主方好方士行經丹。公言爲世戒者微詞也。故非臚列故人之失。許以爲直也。又云。憲宗服柳泌藥。躁怒爲左右所弑。公作此文。蓋所戒者遠。不嫌於許也。行文立論。須權輕重。以此立坊。而武宗又服趙歸真之藥也。丁儉卿云。當時好方士金丹。致有弑君之禍。公文每於採藥事致戒。而此文篤論危言。尤爲切至。文之有關世道者。

盧渾墓誌銘 丁儉卿云。簡質真摯。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此篇專敍其父司戶君之節概爲主。而於本人不過稱述三四語。與處士盧君墓誌銘略同。曾滌筌云。凡墓誌之

文。以告後世不知誰何之人。其先人有可稱則稱之。無可稱則不着一語。可也。此文合法。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銘詩如古謠諺。意淺而真。詞簡而趣。淺人以為率易。而不知乃從千鍾萬練中來也。

韓滂墓誌銘 此及女挈壙銘。皆以真切能動人。

女挈壙銘 茅鹿門云。女挈無他行。獨因隨昌黎赴貶所病死。而昌黎摹寫其情。悲婉可涕。方望溪云。真敘數語。惻惻動人。所謂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也。姚姬傳云。以刑部侍郎稱少秋官。此如以御史稱端公之類。雖昌黎為之而不可法。曾滌笙云。少秋官乃替代語。破文體。柱謂古文之體。倡於昌黎。而昌黎用之。可見古人原無一定之禁例。文體之說。至後世始嚴耳。其實文之古不古。不在此三兩字也。文貴有激射。此篇一起即從諫佛骨得罪說起。已落落大方。而最着意處。是大書特書愈既行。有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追遣之數語。以見有司阿意落井下石。不仁之甚。女挈之死。無異有司所殺也。曹子建別白馬王彪詩序云。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昌黎此文。蓋得神於此。

乳母墓銘 此文專詳敘官階。所以見勝者。在以時節慶賀。輒率婦

孫列拜進壽一句承接。以見如此貴人。列拜此乳母。以見己不忘本。於乳母尚如此。何況於母。而乳母得此。亦榮出望外。為他人之生母所望而不

得者矣。言最簡而淺。而含意實最深而永。所以為奇文。阮唐山云。文極簡淨。東坡誌乳母較此文尤悲婉。直欲突過昌黎。

瘞硯文 阮唐山云。瘞硯事奇而韻。晉僧智永退筆塚。唐列峴文塚。銘亦復相類。

毛穎傳 此文法度森嚴。而氣極奇縱。子長而外。世鮮及之。寓意譏刺。文士之無節操者。與武人之不知書者。用人之老而見棄者。且以中品之人。或賢或奸。全視乎其主。主之身不可不正。而中品之人。或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亦多隨所遇之。有幸不幸也。寓意宏深。安得以游戲譏之。

送窮文 阮唐山云。卓犖宏肆。只固窮二字。翻出如許波瀾。後段成式有留窮詞。唐子西有留窮詩。成式又作送窮辭。丁儉卿云。昌黎送窮文。擬子雲逐貧賦。進學解。擬子雲解嘲。而氣逸采奇。辭意密突。過子雲遠矣。柳州晉問。亦擬枚叔七發。而變其體裁。雄深雅健。超出前人。韓柳真文之傑也。柱謂逐貧賦為後人譌託。故退之能過之。若其他文。因退之所不逮也。

鱷魚文 阮唐山云。新舊唐書皆載公此文。古者貓虎之類。皆有迎祭。而除治蟲獸。鼃。猶設專官。不以為物而不教且制也。韓公斯舉。明於古義矣。詞旨之妙。兩漢以來所未有。又云。誠能動物。非其剛猛之謂。此文曲折次第。曲盡情理。所以近於六經。丁儉卿云。詞嚴義正。氣質適古。此等高文。軼漢魏而躋周秦矣。後有陳堯佐戮鱷魚文。足以與此文相亞。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傅董

公行狀。敘述甚詳而人不厭其繁。以節節皆有部勒。而說李懷光及入汴州二事。爲最有聲色。亦題目好也。汴州以下。張廉卿云。後半多用追敘法。本左氏史記。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薦人文。說得如此落落大方。自是知侯喜之深。故能言不慚。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曾滌筌云。此首與下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請復國子監生徒狀。當時奏議文字如此。雖以韓公爲之。氣體仍自不古。柱謂文各有體。此種奏議體。以明達爲宜。不以高古爲貴。若妄作高古。反爲乖體。而令人讀之。欲作惡矣。

復讎狀。張廉卿云。此文自高潔。然似少宏遠不盡之規。未極文家之能事。恐不是退之上乘文。柱謂此等文體。自當如此。阮唐山云。舊書載於憲宗紀刑法志。是也。新書載於孝友張琇傳則謬矣。以復仇爲孝。非常語也。又云。讀公議則知柳文之褊道。

錢重物輕狀。吳摯甫云。此篇疑非公文。皆必不可行之令。韓公豈如此。

論捕賊行賞表。王慎中云。識達事體。文亦典則。曾滌筌云。引用太爛漫。蘇長公文多似此。柱謂韓公他文不如是。此自是諫喻君上之體所當然者。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此文言文章關係國家盛平之重。而自謙處。正是其自負處。

論佛骨表。阮唐山云。辛替否諫中宗云。若以造寺必能致理。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以往皆暗亂。漢魏以降皆聖明。殷周以往爲不長。漢魏以降爲不短。臣聞夏爲天子二十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二十餘世而秦漢受之。自漢以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建長久之計乎。明切中較此蘊籍。然中宗昏弱。憲宗雄猜。固不同也。丁儉卿云。痛斥異端。其文與原道相表裏。韓子所以直接孟子者。賴有此等大文也。不言佛教之邪。專就禍福上說。正切中當時之病。其文反覆痛快。想見忠懇之忱。又云。傳奔請除佛法疏。降自義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與昌黎言若合符。

潮州刺史謝上表。張長史云。文氣直似司馬長卿。前則諱蜀檄。後則論封禪書。范祖禹云。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劉大櫟云。通篇硬語相接。雄邁無敵。是昌黎能事。阮唐山云。此文亦做虞仲翔交州上吳大帝書。又云。事君猶事父母也。陳而不入。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此文公於遠貶之後。上表哀謝。異乎小丈夫以一諫邀名之所爲也。封禪之事。自宋之後。始同詞非之。前此儒者。多以爲盛事。未可守一師之學。疑其導人主以侈心也。漢書藝文志封禪錄於禮十三家之中。又云。孽臣姦隸數句。句法似出於李斯頌功德碑。旋乾轉坤十六字。雖揚子不能過也。高祖創制天下一段。子固移滄州過關疏。亦從此出。

賀州尊號表 此文先總數句。後逐句證明。子固介甫多祖之。而變其調。輯注云。純用爾正釋文體。亦典雅。

賀慶雲表 丁儉卿云。公既貶後。在袁州多稱頌功德之文。冀回君上之意。其衷苦矣。柱謂此類亦當時羣臣例皆爲之。韓公不能獨異。而得罪之人。倘獨闕而不頌。則益有腹謗之罪矣。於古人此等。當分別觀之。

請上尊號表 阮唐山云。在漢廷亦僅有之作。其歌功頌德之語。皆託於太學廣文諸生列狀。後只以代奏敍之。斟酌適宜。後云。取正於經。則亦非必然之詞也。今天子整齊云云。勢如湧泉。雄偉非常。

黃家賊事宜狀 此文與論淮西事宜狀論變鹽法事宜狀三篇。皆逐一條陳。極淺白。極雅潔。實爲條陳文之正體。論淮西及鹽法兩篇。尙有起有收。此則無起無收。頗似諸子文體。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丁儉卿云。昌黎自潮移袁。不許典貶男女。真善政也。此狀從袁州推到天下。不爲一方小惠。卓然有古大臣風。

### 外集

明水賦 阮唐山云。觀同時柳白集中所載及前後場屋諸賦。乃見韓公此作。格超韻穩。亦冠絕當代也。丁儉卿云。應試之作。亦復骨高氣勁。辭采煥發。古人不爲詭遇也。柱謂以韓公之才。爲場屋文尙不能高。則此類文體之足以敗人之才也審矣。

海水 阮唐山云。詩意謂其才未足以勝大任。則當退而求志以待

其成也。未言非世棄我。又言與身世兩相棄者不同也。

上考功虞部書 茅鹿門云。昌黎遇而不遇。故其言如此。丁儉卿云。此書自抒懷抱。憤懣之詞。出於深婉。豪放之語。歸於平正。非昌黎不能爲也。柱謂此文尙沿用古人成語。是公少年之作。

答劉秀才論史書 張長史云。意亦非爲懼禍。言此事重大。且無輕言耳。起數語是莊論。餘俱詭說也。阮唐山云。史書紀人善惡。信與萬世。若褒貶失當。後人猶可駁而正之。苟紀錄失實。輕據傳聞。撰立事跡。甚則牽顧他人之諱忌。肆憑己意之愛憎。不公不直。爲阿爲誣。而使後世蒙其欺誣。永無別白。其取怒於鬼神。不亦宜乎。至於易代之後。人迹久陳。每見修撰之家。猶多瞻徇。不免私曲。然則爲實錄何得容易邪。退之一作平淮西碑。不詳李愬之功。果致發憤於匹夫。其不肯作史。豈非明哲之論乎。又云。觀柳州書中詰辨。覺孔子聖人作春秋一段。意義本疏。又云。篇末傳聞異詞。是一層。是非異見。是一層。毀譽徇私。又一層。荆舒答歆州張殿承所謂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貶。往者不可訟當否。生者不能論曲直云云。是專從後一層起議。直史局通病。愚謂天刑人禍。非可逆制。所可畏者萬世公論。所難欺者自心慚愧耳。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阮唐山云。起筆有班馬風力。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末四句結字連用平聲。極陽剛之致。定爲昌黎文。

通解 提出許由之讓龍逢之忠。伯夷之義。爲三師。似從孟子四聖

人來。此亦疑非贗品。

擇言解 唐荆川云。其思深。其調逸。柱謂文品頗似子書。

鄂人對 論議亦正。

河南府同官記 此文前後多記官銜。而中段與末段。一經點綴。便覺有情。瘦勁中無限情韻。茅鹿門云。煙波感慨。甚曲折。輯注云。如此文極高古。正集偶爾逸之。非有所取舍也。

記宜城驛 甚瘦勁。如枯僧。非昌黎不能為。

題李生壁 此文殆有咫尺千里之觀。太史公自敘云。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郡。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因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即此文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居於洛陽。泛舟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陞廟間。悲那頤之不作者已久一段所本。取大篇中之一小段。以為一小篇文字。故不見之其規仿。阮唐山云。錯綜隱約。怨而不怒。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阮唐山云。朱子語錄。退之除崔羣侍郎制最好。

祭董相公文 焦弱侯云。文甚密切。末路追憶生平。何等淒絕。

祭房君文 言情如湧。惜墨如金。俗人不能為。亦不能識也。輯注云。無多語。卻極哽咽。

潮州請設鄉校牒 丁儉卿云。置潮州鄉校。趙任為師。公之政績炳然。賴此文以傳。李漢何以遺之。阮唐山云。質雅中意味深長。此真充積於中。溢於外而不自知者。

順宗實錄 敘陸贄陽城事不減史漢。阮唐山云。凡冊文詔書但削去繁縟。即簡質近古。修唐書者不知此法。本紀中至不存一字。宋景文列傳。遇章疏輒竄易以就奇澀。皆與公背馳者也。宋元諸史略無剪裁。亦其失惟均。

### 遺文

答侯生問論語書 阮唐山云。此篇以文采不耀遺之。又云。不敢過求。則本意得而歸穩當矣。穩當二字。解經之極則也。丁儉卿云。所言聖人踐形之說。在唐人為明道之作。當與復性書並傳。

潮州謝孔大夫狀 讀窮州使賓罕至。身口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

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為。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此真大賢名言。

古賢臣為官之廉。足以愧死今世矣。(完)

# 兩漢書經說考 (續十)

蔣庭曜

## 尙書

洪範

無虐梵獨。

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經曰。無侮鰥寡。惠此梵獨。愚案段玉裁云上四字今文尙書也。下四字詩

小雅也。又案史記宋世家及列女傳楚野辨女引周書皆作毋侮鰥寡而長高明困學紀聞引尙書大傳作毋侮鰥寡與毋緣與矜皆古通用字蓋今文尙書皆作無侮鰥寡作無虐梵獨者古文尙書也。後書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東方朔傳。朔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

車千秋傳。上報曰。書云。毋偏毋黨。王道蕩蕩。

王莽傳。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左右親者。義不

得阿。愚案無字東方朔傳作不車千秋傳又作毋史記馮唐傳贊亦作不宋世家又作毋無毋不誼同以之通用耳。以上前書

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刑法志。夫宵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

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目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

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目正名。而謂君謂

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愚案今爲上有此字。前書

章帝紀。元和三年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子。有僭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稟給如律。後書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谷永傳。永說王音曰。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不廣。愚案

湛漸即書沈潛史記宋世家潛亦作漸馬注沈陰也潛伏也左傳文五年引沈潛剛克杜注沈潛猶滯溺也是說與湛漸義爲近蓋湛漸即滯溺之義而滯溺即陰伏之義也

鼓傳。高明柔克。以上前書

鄭興傳。興曰。宜留意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愚案剋今作克克趙義通後書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荀爽傳。爽曰。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於而家。凶於而

國者也。愚案作威作福今倒後書

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箕子戒成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

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

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

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

履此道。隆及成康。愚案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今作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辟作僭慝。作威作福。玉食。王嘉傳作慝。師古曰。慝。慝也。按嘉釋書言。民用僭差。不壹。正訓。此字。此謂假慝為威。顏注非也。但顏注自本馬季長釋尚書釋文引馬云。威。慝也。此又謂假威為慝也。

武五子傳。廣陵厲胥賜策曰。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是則。書云。臣

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以上前書

第五倫傳。倫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

楊震傳。震上疏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以上後書

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

翟方進傳。司隸校尉涓勳奏言。專權作威。乃害於乃國。不可之大者。

敘傳。侯服玉食。敗俗傷化。以上前書

張衡傳。衡上疏曰。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

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後書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郊祀志。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

言少從多之義也。愚案二人下今有之字前書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藝文志。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

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

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

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前書

胡廣傳。廣上書曰。書載稽疑。謀及卿士。國有大政。必諮之於故老。是

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

盧植傳。植規竇武曰。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

於芻蕘。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王莽傳。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

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

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

也。愚案馬氏以逢為句與莽傳異前書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李雲傳。雲露布上書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

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

荀爽傳。爽對策陳便宜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建咸備。各以其敘。

愚案雲傳注云。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章繁。是與氏古字通耳。爽傳注云。建是也。史記曰。五是來備。各以其序。今史記作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來備。據此二條。可證史記今本之誤。蓋後人所妄改也。段玉裁曰。曰時。五者來備。凡六字。此古文尚書也。五是來備。凡四字。此今文尚書也。李雲荀爽皆用今文尚書。非用史記也。曰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時是也。曰是。五者。今文尚書之云。五是。是。惠氏定字說。氏者是之。假借。建者。氏之轉注也。史記本無曰時二字。而裴駰集解

妄引偽孔傳云五者各以時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改五是二字爲日時五者四字困  
學紀開云五者來備（當云日時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來備蓋南宋妄增日時二  
字而五是尚未改也又後漢律歷志安帝延光中尙書令忠上奏云三階目平黃龍目至  
刑犴目錯五是目備按監本不誤錢曉徵後漢書考異云閩文汲古閣本作五者目備後  
人據今本尙書以易  
之也 以上後書

庶草蕃庶。

谷永傳。永對曰。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山蕃滋。符瑞並降。愚案今序作敘少作草滋

作庶序敘通山古草字說文無也庶本無之假借字滋又以訓詁字代之耳 前書

班固傳。固靈臺詩曰。庶卉蕃蕪。愚案蕪今作蕪古通用字 後書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五行志。休徵。曰肅。時雨若。艾。時陽若。愆。時奧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

咎徵。曰狂。恆雨若。僭。恆陽若。舒。恆奧若。急。恆寒若。霧。恆風若。愚案經文今多十日

字艾作乂陽作暘恆作哲奧作燠燠作蒙師古曰奧讀曰燠服虔曰霧音人傳霧應劭曰人君毀譽鄙吝則風不順之也師古曰霧音莫豆反傳蔽並音構又音寇錢大昕曰釋蒙聲相近

王莽傳。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大師。典致時雨。青煒登平。考景

以暑。熒惑司愆。南嶽大傅。典致時奧。赤煒頌平。考聲以律。太白司艾。

西嶽國師。典致時陽。白煒象平。考量以銓。辰星司謀。北嶽將典致時

寒。元煒和平。考星以漏。愚按恆奧艾陽諸字皆與今本經文異與五行志同 以上前書

楊震傳。震上疏曰。冬無霜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

旱之道也。書曰。僭陽若。

張衡傳。衡上疏曰。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恆暘若

者也。

周舉傳。舉對曰。書曰。僭恆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

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戾。休徵則五福應。咎徵

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

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動。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

哉。以上後書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五行志。洪範曰。庶民惟星。 谷永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

者也。

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

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

東井。北近極。故暑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

牽牛。南遠極。故暑長。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

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

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暑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自暑景。暑

景者。所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

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日

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暑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



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一曰暑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疎。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

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

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

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

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

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曰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

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

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執然也。故過中則疾。

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

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

星皆隨之也。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

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

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

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言多雨

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

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

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暑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

北極。暑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

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日出房北。爲雨爲陰。爲亂爲兵。出房南。爲旱。爲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

五曰考終命。

李尋傳。成帝詔曰。蓋聞尙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

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愚案詩既醉正義引鄭洪範注云考終

也。此釋與鄭異。考李尋鄭寬中均爲小夏侯尙書之學。鄭寬中以博士授成帝尙書。此詔是成帝語。則其說當亦本之小夏侯。解詁此三家之異義各有不同也。以上前書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鄭崇傳。崇諫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

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前書

### 待焚詩稿

排印二冊實洋一元二角

陳柱尊教授著。詩共千餘首。當代詩人如陳石遺先生。稱其才力恣肆。在有清一代。甚似宋芷灣譚叔裕。又謂如見桂林山水之奇。又謂足下豪傑之士也。根抵盤探。題至而沛然暢所欲言。氣與識足以舉之。張孟劬先生稱其獨往獨來。真氣橫溢。三百年中。極似湯海秋。而學力勝之。必名於後無疑。蓋作者於詩無家不學。無家不埽。不分門戶。不傍古人。於舊體詩中自闢領土。欲研究近代文學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價銀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 寓園雜錄卷二

張其陸

東坡志林。表出左傳秦醫和天有六氣。淫爲六疾。及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爲內熱蠱惑之疾等語。曰。女爲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東坡可謂深明醫理。得養生之要。人能明此理。何至有相如消渴之病哉。

東坡志林言。指揮使姚歡。年八十餘。鬚髮不白。自言年六十歲。患癬疥。周匝頂踵。或教服黃連遂愈。久服故髮不白。其法以黃連去鬚。酒浸一宿。焙乾爲末。蜜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日午臨臥吞二十粒。按黃連苦寒。或能治癬疥。久服而鬚髮不白。吾未之信也。

東坡志林云。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一篇而已。予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淦按靖節昌黎詩文集具在。誠無間然。此二篇皆辭賦體。乃二公一時興到語耳。廬陵東坡贊美此二篇。亦一時興到語耳。皆非古文之負絕者。謂爲晉唐無此文章。東坡且放退之獨步。皆英雄欺人語也。

東坡志林云。顏回簞食瓢飲。其爲造物者費亦省矣。然且不免爲夭折。使回更喫兩簞食。兩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

兩日祿料。足爲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耳。按東坡謫居困乏時。取錢分掛壁上。日用百錢。此條必是困乏時所作。君子固窮。未嘗敢怨於造物也。

東坡志林云。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哉。蓋悲之也。余謂不然。東坡詩云。出處依稀似樂天。生平景仰此公。此條爲之回護耳。恩怨之私。賢者不免。樂天雖曠達。然琵琶一曲。淚濕青衫。滿肚牢騷。借題發洩。一聞王涯之死。欣然而成詩。君我對舉。以見君達我窮。君尊我卑。然今日則君死我生也。非幸之而何。如曰悲之而已。則爲少陵之悲房琯賦陳陶斜可也。此是樂天白璧之瑕。不能爲賢者諱。

蘇子由龍川別志云。周高祖柴后。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后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鋪卒吏郭雀兒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不可失也。

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淦按呂后之嫁漢高祖。由呂公能識貴人。莊穆夫人之嫁吳越王。由夫人世父負知人之鑒。已屬可異。柴后女子。久在後唐宮中。亦工相人之術。夫誰授之。蘇子由之所言。吾未敢信也。

龍川別志云。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先是有二男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備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使相配爲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是吾父也。周祖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攜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卽張永德也。又云。張永德事周世宗。爲殿前指揮使。性好道。道士多客其家。嘗有一舉子。見卽病。幾年乃愈。永德待之甚厚。客欲辭去。曰。吾有小術。當一試之。其藥能乾水銀爲黃金。永德大驚。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學也。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見一僧。卽舉子也。與之歸。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貴者。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也。且辭去。藝祖方以力戰有功。天姿英特。問其年。亥生也。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有副。須輒以獻。藝祖曰。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情告之。太宗特書往。永德延之臥內。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生也。永德驚喜。傾家助之。太祖既登極。以鄧川節鉞授永德。許之終身。及太宗嗣位。寵之不替。遂終於鄧。淦按張永德以駙馬之親。事周世宗。爲殿前指揮使。與國家同休戚者也。黃袍加身。周變爲宋。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而永德之訪道問僧。惟汲汲於永保三十年富

貴而已。見韓通同列之忠節。曾無所動於中也。或曰。張永德在宋州葛驛之時。結爲夫婦。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等人格卑下之流。本不足貴。吾謂五季之世。置君如奕棋。君臣之義。人多不識。此韓通李筠之流。所以獨有千古也。

龍川別志云。張安道知成都日。以一醫官自隨。重九日。請出觀藥市。見一道人。道人曰。凡一人氣重十六兩。漸老而耗。張公所耗過半矣。吾與之夙相好。今見子。非偶然也。解衣裾。出藥兩圓。曰。一圓可補一兩氣。然服之亦無他異。淦按易重一斤。不過寓言。今云元氣重十六兩。其說甚新。內經難經所未有。然亦道士荒唐之語也。

東坡志林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淦接傍人門戶之人。最爭閑氣。東坡此言。可謂嘻笑怒罵也。

宋陳世崇隨隱漫錄云。孔明仕蜀。子瞻。孫尚。死於忠義。瑾仕吳。子恪死於誅戮。誕仕魏。死於兵。三諸葛皆豐之後。分仕三國。惟孔明從劉氏。瞻尙得其死。合乎正。當時龍虎狗之喻甚當。淦按龍虎狗之喻。以孔明兄弟之德行才器而言。不能預料其後人何若也。然爲人子孫。不自珍其龍種。而竟成爲狗種。至有累於祖父之名。則真可慨矣。

隨隱漫錄云。浙右富人。捨竹園於鄰寺。其子貧甚。取其笋。僧執爲盜。聞於官。守判云。當初捨園。指望福田。旣無福田。還他竹園。淦按此守大佳。

浮屠氏倡爲福田利益之說以惑人。卽爲惡之人。亦以爲舍田舍宅。可以得福。而爲惡益無所忌憚。觀於浙右富人。可以醒矣。

隨隱漫錄云。劉禪降魏。見蜀伎不悲。有此間樂不思蜀之語。孔明之子瞻。孫尚。戰死。張飛之孫遵。趙雲次子廣。亦戰死。北平王謙。哭於昭烈廟。先殺妻子乃自殺。以蜀宮人賜將士李昭儀。不辱自殺。禪不特愧於將士。亦且愧於婦人矣。淦按漢運已終。劉備所以生禪也。語云國君死社稷。又云亡國正其終。自古無不亡之國。獨惜劉備之子不肖。不能與孔明雲長翼德子雲之子媲美。遂與齊東昏陳叔寶及五代王衍之流。徒留笑柄。爲可惜耳。雖然。劉備未嘗無知子之明。觀其白帝託孤之言可知也。

隨隱漫錄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朝事梁。暮事晉。遺下兔園冊子耳。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君國。可謂儂儂兒矣。煮粥飯僧者。都頭甚操刺。六一公化俗語爲神奇者也。淦按此皆五代史中雋語也。余作五代詠史詩千餘篇。將此等語。撻綴無遺。仁和吳任臣撰十國春秋。雋語更多。皆可供我詩料。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時魯直在黔南。聞之作偈曰。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亦相似。尋又遷儋耳。久之天下盛傳東坡已死矣。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太守云。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尙爾遊戲人間耶。東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迴反耳。淦按東坡和陶詩。時露本色。爽人心目。風味絕世。真耐人十日思也。獨其頻年

謫宦。一旦生還。途中見章子厚一語。不禁於快意之時。無意中露出恩怨之言。可見恩怨之懷。賢者不免。其謂樂天遊香山詩寺。是悲王涯。非幸王涯。是有意迴護前賢也。

宋陳鶴者舊續聞云。陸子逸謂余曰。東坡賀新郎詞後。擬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真蹟。晁云。東坡有妾。名曰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葉廷珪鷗波漁話云。江右都昌縣有坡翁詩石刻云。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臺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署眉山蘇軾書。嘉慶中。杭人王文誥撰蘇集編注云。其友人衡山王泉之作。令江西嘗以事至都昌。見都昌志。稱坡公南遷時。遣妾碧桃於縣。因作此詩。淦按坡公妾名朝雲。人皆知之。尙有妾名榴花碧桃。人多不知也。特表出之。

隨隱漫錄云。徐鉉曰。江南處士朱真。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卽不欺神明也。予聞司馬溫公曰。我平居無大過人。但未嘗不可對人耳。此不欺神明也。淦按朱真生五代之亂世。能爲此語。可謂要言不煩。勝於講學之徒。千言萬語也。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揚子云言谷口鄭子真。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世以爲言。吾謂子真非真隱遯者也。使真。方且遯名不暇。尙何京師之聞乎。若司馬季主李仲元乃當近之。然猶是世間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如哭龔勝老人。言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者。或其人乎。乃知此

一流。世固未嘗乏。亦不必在山林巖穴也。自晨門荷蓀長沮桀溺之徒。孔子固志之矣。雖其道不可以訓天下。非孔子所得與。然每相與聞而載其言。亦微以示後世也。淦按此論陳義甚高。古之隱者逃名之不暇。今之隱者。則未嘗無好名之心。雖三代下士。恐不好名。無容苛以繩人。然如史記叔孫通傳之魯兩生。後漢書逸民傳之野王二老。正所謂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雖名不可得而聞。而百世下概慕風徽。令人低徊不能已也。

避暑錄話云。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飲者輒暴下。蜜水腐敗者爾。嘗一試之。後不復作。在惠州作桂酒。嘗問其二子邁過云。亦一試之而止。大抵氣味似屠蘇酒。二子語及。亦自撫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盡如其節度。姑爲好事。借以爲詩。劉禹錫傳信方有桂漿法。善造者暑月極快美。凡酒用藥。未有不奪其味。況桂之烈。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安知其爲美酒。但土俗所尚。今欲因其名以求美。亦過矣。淦按劉禹錫之桂漿。不知何如。若坡公之桂酒。味似屠蘇。亦浪得名耳。豈以玉桂或桂枝爲釀耶。余住羅浮酥醪觀。飲桂酒極佳。詢其釀法。則收取觀中桂花。焙乾浸酒。飲時少加冰糖。香烈而甘。余素不解飲。爲盡數觴。微醺薄醉。一夢遽然。真覺此身在蓬萊島中也。

避暑錄話云。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嘗爲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因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璨。豈白馬之禍。璨將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爲是言耶。表聖傳見五代舊史梁書。蓋其卒在唐亡後也。然絕不能明其大節。至謂躁進矜伐。爲端士所鄙。

昭宗反正。召爲兵部侍郎。謂當已爲宰輔。爲時要所抑。憤而謝病去。世之毀譽相反如此。如表聖出處用心。而不見知於當世。猶至是乎。王元之爲五代闕文。始力爲之辨。方元之時。去五代尙未遠。蓋猶有所傳聞。今唐新書所載。大抵多取於元之。故知君子但強於爲善。是非之公。要有不能終亂者。其久而必定也。淦按表聖清風亮節。經新唐書入卓行傳。表章之。已無遺憾。今讀避暑錄話。乃知五代舊史之誣。而歐陽五代史。據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方存正論。今查五代舊史。梁書亦無司空圖傳。蓋元明以來。只有歐陽史。而薛史久已不傳。國朝乾隆年間修史諸臣。取永樂大典排纂所成。已非原書之舊。薛居正等矯誣表聖之語。已不傳矣。夫苻堅尙誣。諸葛多冤。觀劉知幾之言。知史之不足信也久矣。

宋馬永卿嬾真子曰。亳州永城縣之七十里。有芒碭山。山有巖曰紫氣。此蓋高帝避難所也。復有梁孝王墓。山下有居民數百家。今謂之保安鎮云。淦按余詠赤帝子樂府有云。龍虎成呵卽是。問誰親見函關紫。卽用嬾真子紫氣巖語也。余五代詠史詩詠朱溫。或曰芒山民。或曰碭山民。已經鐫刻。未及改正。總之芒碭山在永城縣七十里耳。

嬾真子曰。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一妃耳。土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旣事十主。女亦妃九龍。按余五代詠史雜事詩中。亦用此典。可發一笑。又按才仲是溫公之姪也。

嬾真子曰。唐時前輩多自重。而後輩亦尊仰前輩而師事之。此風最爲淳厚。杜工部詩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又云。坐中薛華

善醉歌。醉歌自作風格老。一篇之中。直呼三人之名。想見當世士人。一經老杜品題。卽有聲價。故不以呼名爲恥也。淦按蘇端薛復薛華於老杜爲後輩。詩中稱名。固不足奇。老杜與青蓮爲友。杜詩有汝與山東李白好之句。青蓮詩有飯顆山頭逢杜甫之句。可見古人之質直。若今人酬贈朋友。直呼其名。鮮有不遭朋友之怒罵矣。

嬾真子曰。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卻錢。但言去卻兀底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眼爲阿堵中。皆非是。此兩阿堵同一意也。又云。山濤見王衍曰。何地老嫗。生寧馨兒。寧作去聲。馨音亨。今南人尙言之。猶言恁地也。前宋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割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兩寧馨同爲一意也。

嬾真子曰。淳化二年。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善出神。嘗至一處。見二仙官議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極低。何如。一人曰。高下不可易也。獨科甲可易耳。不若以第二甲爲第一甲。道士旣覺。與其徒言之。明年唱名。上意適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卽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孫何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遜第二百六十人。後士遜三人入相。淦按一榜盡賜及第。人所知也。因榜中有入相三人。遂一甲增至三百餘人。仙官毋乃多事耶。又按王欽若以天書媚主。嘗謂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宰相。丁謂會食中書。爲寇

準拂鬚。張士遜因曹利用之薦而入相。利用憑寵自恣。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爲和鼓。利用斥而士遜亦罷。是三相皆小人。究之王且寇準之倫。有如冰炭。仙官乃於冥冥中主持。改爲第一甲。是亦不可以已乎。

嬾真子曰。金陵詩云。歲晚蒼官聊自保。日高青女尙橫陳。蒼官謂松也。青女謂霜也。言日高而松上霜猶不消也。蓋荆公自謂如蒼官自保。但青女橫陳。不能已耳。此言近於雅諛。殊有深意。按荆公此聯。太着迹象。謂之雅諛則可。謂之佳則未也。

嬾真子曰。今之書尺。稱人之德美。繼之曰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詔佞。非也。左氏昭公二十一年。載奮揚之言曰。臣不佞。注曰。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曰。才也。論語云。不有祝鮀之佞。注亦曰。才也。按以佞爲才。當是的解。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碧雲駮者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初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也。吾不信。留以備上閑。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云。梅聖俞不得志於諸公間。乃借此名著書一卷。詆譏慶曆巨公。後葉石林避暑錄。常辨爲襄陽魏泰所著。嫁之聖俞云。淦按紀昀閱微草堂筆記。自題云。大旨期不乖於風教。若懷挾恩怨。顛倒是非。如魏泰陳善之所爲。則自信無是矣。又周輝得砒礞一篇。亦若碧雲駮。專攻人之短。此等人立心殊乖忠厚。又嫁名他人。尤爲可惡也。

清波雜志云。借書一歎。還書一歎。後訛爲癡。殊失忠厚氣象。書亦天降地出。必因人得之。得而祕之。自示人不廣。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清俸

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嚮及借人爲不孝。嚮爲不孝可也。借爲不孝過矣。輝手抄書。前後遺失亦多。未免往來於心。因讀唐子西庚失茶具說。釋然不復芥蒂。其說曰。吾家失茶具。戒婦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懼吾斬之。不予也而竊之。則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寶之。懼其洩而祕之。懼其壞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言哉。婦曰。嘻。是烏得不貧。淦按富室世家。藏書滿閣。祕不示人。而寒儒剛日柔日。映雪囊螢。無書可讀。此天下至不平之事也。語云寶劍贈俠士。紅粉贈佳人。失茶具說。所謂心之所好則思得之。若得之不待於竊。而由於贈。其快何如。余憶十五歲遊於學耕堂。時何菊朋世丈壽泉寓小樓。多駢文書。余愛石蘊玉袁文箋。正常到披閱。菊朋舉以贈之。曰此書得其所哉。不數日而丹黃殆遍。今讀失茶具說。洵有至理也。

清波雜誌云。東坡教諸子作文。或辭多而意寡。或虛字少。實字多。皆批論之。又有問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間種種物有之。欲致而爲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爲我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爲我用。大抵論文以意爲主。今視坡集誠然。淦按兩漢之文。醞釀深厚無他。意勝於辭而已。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夫八代之文何以衰。無他。辭勝於意而已。東坡論作文之法。可謂金鍼度人。

清波雜誌云。大曆十才子。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李嘉祐耿緯苗發皇甫曾吉中孚。共十一人。或無吉中孚。有夏侯審。

仿古字版

陸放翁全集

陸游之詩。劖刻淬鍊。老勁尖新。自成一家之言。學者稱劍南體。蓋其寄託遙深。風骨逾上。洵屬高人一等也。  
本集搜渭南文集五十卷。劍南詩藁八十五卷。未附放翁逸藁兩卷。南唐書十八卷。老學庵筆記十卷等。舉凡放翁作品。無不搜羅殆盡。

精裝二厚册 實價二元 (寄費掛號二角三分)

世界書局發行

# 教育研究中之環境測量法 (續)

陳一百

上項量表，以智力之評判為根據，將各種職業之地位，以相等之單位精確示出，吾人於研究職業層階對於任何特性之影響時，即可運用此項量表，而為數量上之分析或整理。推孟氏於其天才兒童之研究中，曾採用此量表，並曾得相當之成效。

## 三 家况測量法

測量家况之方法，大別有二。一為測量者親赴兒童之家中，將所見之設備及生活狀況，記錄於預先擬就之表格中。另一方法，即向兒童徵詢同樣之問題，而獲相仿之事實。二法中當以前者為較可靠。

培黎 *Perry* 遠在一九一二年，即進行此種研究。彼深信家內之各室，最重要者為廚房，次要為臥室，再次為膳廳，再次為客廳。其計劃為先根據大規模調查，將各室種種器具之重要性測定，然後另擬一核對表 *Check List*，對每項器具各予以一相當之「加權」。所得加權總分數，即足為家况良否之表示。測量者祇須到被测者之家內巡遊一過，在各用具項內將室中亦有發現者作一符號，然後再按一定之方法計分。

卓賓 *Chapin* 曾應用同樣方法，制成核對表一種，惟卓氏僅擇客

廳為測量之對象，蓋以時間可較節省；且據彼大量統計結果，客廳所得分數，實亦與整個家庭之社會經濟地位有極高之相關度故也。

此外威廉斯 *Williams* 亦曾擬有測量家况之量尺一種，名曰威狄爾家况測量尺。該尺目的在分別測知一家之（一）用具（二）清潔（三）容積（四）父母情形及（五）父母管教情形五方面，每項加以適當之評判度。所用之評判度為從一至五之五度制。

## 四 社會與經濟層階之測量

環境勢力中，常有許多因子同時影響於各兒童之行爲。吾人所謂社會與經濟的層階，即往往指此種種因子之組合勢力；各學者如康漢沙 *Kornhauser*，賀黎 *Holley*，范敦保 *Van Deubery* 等，均曾研究測量此種勢力之方法。其方法大都不外選擇種種題項，如父母之職業，僕役之有無，電話之有無等項，為打分之根據。卓賓氏鑑於此種方法之可用，乃從事仿照編制。其法為先找尋一大羣題項，於分發許多兒童填好後，乃將各題項之分數與另一最可靠之標準求其相關，（此種標準當為最足以代表社會及經濟的地位者）然後再擇其相關度較高者；換



言之，即將最屬重要之題項選出，排列而成一測量社會及經濟層階之量表。

卓賓在其弟子閃氏襄助之下，最初所用之問卷僅包含問題十六項，而此等問題均屬與社會及經濟地位有關者。卓氏死後，閃氏得美國德性教育研究委員會之補助，乃繼續卓氏之工作，另為大規模之編造。閃氏於選擇問題時，乃以下列諸標準為根據：

- (一) 各問題必須足為一家庭之經濟地位或文化層階之表徵者；
- (二) 所有問題應包含家庭背境之各方面；
- (三) 各問題之文字應淺易了解；
- (四) 各問題所問應為兒童所願意回答者；
- (五) 各問題所問應為兒所能回答者；
- (六) 問題之意義應明確，俾錯誤之機會可減至最低限度；
- (七) 必須使問題之答案有相互比較之可能者。

閃氏最初之問卷共有五十六個問題，彼將此項問卷分發於中學學生三千餘人。收回後，乃求每個題項與全體題項所得總分之相關。此相關度乃以 *Biserially* 法求出，因問題之答案係「是」「非」式故也。茲將題項中之相關度較高者摘舉數則如左：

| 題 項      | 相關度   |
|----------|-------|
| (一) 僕人   | · 八六五 |
| (二) 哥爾夫球 | · 八六〇 |

|           |       |
|-----------|-------|
| (三) 父親之職業 | · 八六五 |
| (四) 跳舞學習  | · 八一— |
| (五) 音樂會   | · 七八八 |
| (六) 銀行存款  | · 七八六 |
| (七) 書籍    | · 七七三 |
| (八) 假期    | · 七〇五 |
| (九) 電話    | · 七〇二 |

閃氏於此種相關度求出後，再參照下列各標準為選擇題項之根據：

- (一) 每題項與其他各題項總分之相關度。如其他情形相等，則相關度愈高，該問題愈可用。
- (二) 各題項相互間之相關度。如其他情形相等，則此種相關度愈低，該問題愈屬需要。
- (三) 全體被試中備有該物或從事該項活動之百分比。問卷中之題項應有最廣之取樣，即有些事物應為許多人所具備，有些為少數人所具備，而不宜有所偏重。
- (四) 回答者之願意與否，及其能力。
- (五) 問題之可靠度。
- (六) 如有兩個以上問題屬於同一事物之某方面，則應僅保留其較優之一個。

(七) 普通常識與判斷。

閃氏根據上列標準，最後乃選定二十七個題項，合組而成一問卷。其定分法為卓賓所創擬者，手續殊為繁雜，茲說明如左：

(一) 求出每問題答『是』者與答『非』者之百分比。如你家裝有電話否？

是 38.5%  
非 61.5%

(二) 應用 Kelley-Wood 機率表，將上項百分比化成標準差值，上例前者為 +.963 後者為 -.621。

(三) 每題項因重要性之不同而應有不同之『加權』，其加權之多少，可根據各題與各標準相關度之大小而定。上例題項之『加權』為五，故將五乘標準差值，即得

+4.965      -3.105

(四) 各加一〇，以去負數，即得

+14.965      +6.895

(五) 祇取相近之整數，而得

+15      +7

此二數即可用為對答上例問題之分數。即凡對此題項答『是』者應給分 +15，凡對此題項答『否』者應給分 +7 是也。其他諸題項之應得分數，均用同樣之方法決定。

閃氏曾將此項問卷試驗二百個配好成對之同胞兄弟姊妹，求得

其可靠係數為 +.82，殊可證明此項問卷之價值。吾人於研究一部份兒童行為之原因時，每有考查其家庭狀況及社會經濟階層之必要，俾能與其他部份之兒童作比較；故上述種種測量環境勢力之方法，吾人潛心教育科學者，實不可不深切知之也。

### 子一十六論

木版四冊實洋四元

陳柱尊教授著。卷一。原諸子上。原諸子下。原儒上。原儒下。闢孟。闢荀。卷二。原道。闢管。闢老上。闢老下。闢莊上。闢莊中。闢莊下。卷三。原陰陽。原法。闢商。闢韓。原名。卷四。原墨。闢墨上。闢墨下。原從衡。原雜。原農。原小說。子要。共二十六篇。故名二十六論。於諸子之原流派別。與其異同得失。言之均與眾不同。提出老子之惟反主義。與儒家之惟中主義相對。道家之學。世皆視為玄虛。此書獨能明其實用。莊子之道。世只知其為曠放。此書則謂其可以為達人。亦可以為烈士。其他法家之出於禮。與夫諸子之於名學。均多言人所未言。誠治諸子學者所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實價匯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便妥。

# 孟子七篇源流及其注釋

胡毓真

## (一) 儒家之正宗

儒家思想，集成於孔子，而發揚光大於孟軻荀卿。欲研究先秦儒家思想者，舍孔孟荀三家之書莫由也。顧荀子言性惡，法後王，非天命，其言不盡與孔子同。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其思想與行爲，大致與孔子無甚差異。故後世言儒者，以孔孟爲正宗，荀子則視爲雜而非純焉。

## (二) 孟子之內容

漢書藝文志儒家類列孟子十一篇。今本孟子僅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七篇，無十一篇之數。趙岐孟子題辭曰：「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趙氏疑所見四篇爲僞作，故其注祇及七篇，而孟子外書自是真僞並無傳焉。明季有姚士粦者，自言得孟子外書四篇，清人歸山丁杰認爲姚氏贋作，特撰疏證以辨之。周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趙邠卿注，祇析七篇爲十四卷，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載鄭劉二注，亦止七卷，自是孟子無足本矣。近有姚士粦等所傳孟子外書四篇，云是

熙時子注，別顯屬僞託也。」

## (三) 孟子之作者

秦政統一中國，惡儒生之好是古而非今也，因有焚書坑儒之令。孟子之不盡泯絕者，殆其書尙未有名於世，故得幸而遺存歟。然亦直至漢河間獻王時始見顯於世也。獻王爲景帝子，據漢書列傳：「王脩學好古，從民間得善書，必爲好寫留真，加金帛賜以招之。四方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因當時諸王金帛之招致，四方之士，或奉其真本古書，或奏其綴輯僞作，因之先秦遺書之傳世者，往往真僞混焉。孟子七篇，其言論如出一口，其思想與孔子一脈相承，不似綴輯之僞作，故疑者僅宋司馬光數人焉。惟其書抑出自孟子本人，或爲門弟所錄，則尙無一定決論。史記孟子列傳：「孟軻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辭：「此書，孟子之所作也。孟子恥沒世而無聞焉，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法度之言，著書七篇。」風俗通義窮通卷

「孟子去齊之魯，臧倉沮之，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而與萬章之徒作書中外十一篇。」朱子語錄：「孟子疑自著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孟子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敍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又曰：「論語成于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出處。」焦循《孟子正義》：「平日與諸弟子解說之辭，諸弟子各記錄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論次之，如篇中諸問答之文是也。其不由問答，如離婁盡心等章，則孟子自撰也。又有與齊魏諸君所言，景子莊暴淳于髡等相問答，亦諸弟子錄之而孟子論集之也。」凡此所言，皆以七篇爲孟子自作，雖閻氏謂卒後門人更加敍定，焦氏謂中有自撰及弟子所錄之分，然其以孟子本人爲主編則同也。韓昌黎《文集答張籍書》：「軻之書，非自著，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周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此書，敍次數十年之行事，綜述數十人之問答，斷非輯自一時，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隨左右，無役不從，於孟子之言動，無不熟察而詳記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師訓，謹授受，兼法論語也。至其後編次遺文，又疑樂正子及公都子屋廡子孟仲子之門人與爲之。何也？諸子皆孟門高弟，七篇中無斥其名者。或者乃云，「當日門人不能有此精粹文字，寫得孟子意思出。」夫朱子語錄數億萬言，盡其徒所託，孟子顧不及朱子耶？」右錄八家之言，言各有理。後二說以孟子爲門人所記，周氏且以爲由再傳弟子所纂，其言似較可信。夫先秦諸子，雖長篇論

文，亦非盡由自撰，如莊墨荀韓四書，皆混益門徒之作，則其同爲一門師弟撰述之總集，而由再傳弟子或其遠徒彙而編之，亦瞭然矣。孟子體例，本近論語，純是纂輯零碎札記而成。至云文字一體，則因同門關係，諸家皆然。莊子之徒，文效莊子，論語雜輯，其文亦未嘗不相類也。

#### (四) 孟子之入經運動

今世論孟並稱，蓋二書爲研究儒家思想之最要典籍；然古代不如是想也。漢列易詩書禮春秋五經於學官，尙屏論孟於儒經之外也；唐益以周禮儀禮公羊穀梁而爲九經，列於學官；至文帝開成周，刻石經於國子學，加入論語孝經爾雅三種而爲十二經，然仍無孟子名也。蓋隋唐以前，孟子純視爲儒家子書之一，故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並列孟子於子部儒家。直至唐時，始有楊綰上疏，請以孟子爲經，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爲學科，然皆未見批准施行。唐書選舉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疏請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文獻通考選舉考：「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爲學科，不報。」至神宗時，王安石行新法，以周禮禮記孟子三書所言土地諸法爲新法所本，政府始正式以論語孟子同科取士。宋史選舉志：「神宗用王安石議，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專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經義，次論語孟子義，次論策。」自是孟子之地位日高。哲宗徽宗並頻詔講官進講孟子。河南程氏兄弟出，極力表揚孟子。婺源朱熹祖其志，取論語與孟子及禮記中

大學中庸二篇並列而注之，視爲儒家正統派之四大名著。自是孟子與論語並重於世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宣和中，席旦知成都，云僞蜀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乃刊石真於成都。」至南宋高宗時，帝親爲行書孟子，刊石立於杭都。臧庸拜經日記：「宋高宗御書石經，有孟子，可補唐開成石刻之闕。」自是十二經益孟子而爲十三經矣。光宗時，黃唐始合刊十三經注疏。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始以論孟並列經類。元明及清，以制藝取士，論孟二書，學子童而習之，孟子七篇徧國家藏而戶誦矣。及清末葉，罷廢科舉，國人思想更新，孟子復儕諸子之列，然而士林之讀孟子者，仍不泯絕也。蓋其爲書，自文學方面言之，如描寫齊人妻妾，刻畫陳仲孤行，不媿千載妙文；自哲學方面言之，其發揮儒家要義，既自有其哲學史上地位，其好批評同時學者，使本身失傳之許行告子等學說，又賴其抨擊以存。則孟子一書，亦先秦哲學史料之重要寶庫，而爲一部永不磨滅之古籍也夫！

### (五) 孟子之注釋

七篇文字，號爲淺顯；然歷時久遠，傳寫難免訛誤，而古制名物專詞，及方言古義哲理，亦往往不易卒讀，故注釋尙焉。隋書經籍志載：注孟子者有趙岐鄭玄劉熙棊母遠四家。今惟趙岐孟子章句十四卷存，餘並佚。故趙注實爲今存孟子注釋之最古者。唐陸善經撰孟子注，張鎰撰孟子音義，丁公著撰孟子手音，亦並亡佚。惟宋孫奭根據丁張陸三書撰孟子

音義二卷，尙存。今通行十三經注疏，並載孫氏音義，注卽趙注，疏亦題孫奭撰。惟宋史邢昺傳稱昺與奭等校定孝經論語爾雅義疏，而不言奭作孟子疏；朱熹亦謂其書非出孫氏手。朱子語類曰：「今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爾。」宋儒厭於漢經生之專言名物制度，而略於探求孔孟義理，故轉而致力於論孟二書，其成績表現之最著者，朱熹之論孟集注是也。朱子雜取趙岐以下至同時程頤尹焞等十餘家之言，更申以己意，成孟子集注一書。自元迄清，朱注實操儒學之牛耳，制藝命題，以朱注爲據，而朱注又徧國家藏而戶誦矣。周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北宋制科，以孟子章句命題，金制亦遵趙注；自元延祐設科，孟子題專用朱子集注，而趙注日益微矣。」清代考據學興，治經者又反宋儒之空談義理，而復遵漢儒之講究詁訓，凡一字一義一物之微，務博引古籍，詳推細證。乾隆間，甘泉焦循撰孟子正義一書，原本趙注，會釋衆說，洋洋數十萬言，孟子注釋之翔實，無踰此者矣。顧其爲書，亦有弊焉：夫昔賢著書，宗派雖或殊異，言必各有其當，亦必各有所失。如趙注多存古義，然其曲解孟子處，亦幾於隨處可舉，故象山語錄謂其「文義多略」，阮元校勘記序以爲「稍爲固陋」。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在討論孟子哲學舊籍中，可稱巨擘，然其滿紙陰陽氣化之說，亦至可笑。朱子集注，訓詁微嫌淺陋，且引書常不注明出自，跡近掠美；然其明於文法義理，善於揣度孟文原旨，實爲同類書中之最。由宋迄明，多臆說解經之士，然唯其不憑藉根據，不爲舊說所拘，敢大

膽揣度，亦往往有中肯之處，披沙揀金，未可盡棄也。焦氏於趙注則曲意回護，於集注則一字不提；於戴震等清儒陰陽氣化之說，及其他以謬攻謬之言，微引動輒洋洋千言，於宋元明儒之書，則雖精亦在屏棄之列；此固於漢宋門戶之見，實違學者求真之心，其弊一也。夫趙氏章句，漢人釋孟子之言耳，於哲學文學各方面，其重要均遠不及孟子本書也。然焦氏於孟子本義，多不求詳；於趙氏之言，則雖謬誤處亦繁徵博引以疏解之。且爲曲圓趙說之故，往往不辯詞性，展轉訓詁，致局部徵引了漢人典籍，根本乖違了孟文原意。如離婁篇居下位章，孟子本言不誠則不能感動親友上官而使之信任，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未有指由親友至上官言，趙氏云：「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以動之能力及於礦物飛走，已踰孟子言人事之範圍；焦氏更從而博引列子黃帝篇「人從石壁中出」及韓詩外傳「熊渠子彎弓射石飲羽」等神話以實之。夫孔子不語怪力，孟子亦不談神異，釋孔孟書者，應如是耶？此焦氏書之弊二也。至其回護儒說而汗視他家，則因其立場儒學發言，爲舊日儒生注儒經通弊，未足多舉。今者，時代更新，讀孟子者，固當盡屏舊注之弊，立乎客觀之場，還孟子本來先秦諸子面目，則一種適供一般學子研究之新注尙矣。

學術世界 一卷十二期 孟子七篇源流及其注釋

# 王摩詰全集箋注

仿古字版

王維之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成珠。著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千年來與儲太祝。王龍標。岑嘉州。孟襄陽。並驚天壤。文格亦華整超逸。不同凡向。

全書凡二十八卷。凡右丞之古詩。近體詩。賦。表。狀。文。書。記。序。讚。等等。無不搜羅殆盡。

本書由趙松谷箋注。趙君注此。可謂貫穿古今。採擷史傳。搜奇網逸。昔人評論。罔不俱備。松谷誠右丞異世之知己也。

精裝 一冊  
 實價 六角  
 (分三角一掛掛費寄)

世界書局發行

# 歷代韓學述評 (續)

陳千鈞

## 韓非子研究之六

### (四) 韓學昌明時期

自清直至今日，近三百年中，爲「韓學」昌明時期；在此時期中，諸樸學家治經之後，漸及諸子，如校訂也，注釋也，義理也，俱臻於極盛矣；大抵乾嘉以來至於清末，校注已大備，論義理則自陳澧始，至民國來爲盛也。茲欲易於明瞭，分「校注」「義理」兩方面述於下。

#### 甲、校注

一、盧文弨羣書拾補 本書於韓非子校訂頗詳博，其序謂：「是書有明馮舒已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鼎文本外，又有明凌瀛初本黃策大字本，今并以校明神廟十年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字注於下；此書注乃元人何朴刪舊李瓚注而爲之者，亦甚略，且鄙陋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峰評點本并無注，茲不取在所校本中……」云。

二、顧廣圻韓非子識誤 書共三卷附刻吳鼐重刻宋乾道本韓非子中，識誤間引他書以解釋，而以道藏本校趙用賢刻本宋乾道本

互校爲本，其序云：「……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二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可知宋本之可寶，而趙刻亦不脫明人竄改習氣也。又云：「予讎勘數過，推求彌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則其用力之勤與久可知矣。

三、王念孫讀書雜誌 是書在餘編中，共十三條，亦有附引之說者；前此盧顧多以校訂爲主，而王氏則貫通羣籍以訓釋。雖不多，皆甚精博，爲王先慎盡收入集解中。

四、俞樾諸子平議 書中韓非子平議一卷，俞氏所成就數倍於王氏之雜誌，俞氏治經之餘，以治諸子，極精博，惟過易於輕改原文，是其短也。茲因文長不具錄，集解對正者甚多，可參看。

五、孫詒讓札迯 孫氏最精於訓詁，周禮正義墨子閒詁兩書爲巨著；札迯爲七十餘書之札記，關於韓非子者，王先慎都已收入集解

矣。自序云：『……卅年來，凡所采獲，咸綴識簡端，或別紙識錄，朱墨叢  
翳，紛如落葉；既又治周禮及墨翟書，爲之疏詁，稽覽羣籍，多相通貫，應  
時補記，所積益衆。中年早衰，意興零落，惟此讀書結習，猶復展卷忘倦，  
綴艸雜選，殆盈篋衍矣。……』可見其用力之久與勤矣。又云：『……  
凡所考論，雖復簡絲數米，或涉瑣屑，於作述閱旨，未窺百一，然匡違茵  
佚，必有證據，無以孤證臆說，賈亂古書之真，則私心所遵循不敢越者。  
……』又可見其用心之縝密，樸學家之精神也。

六、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王氏生於盧順王俞孫之後，校訂之詳，  
訓詁之精，王氏俱網羅於一集，非王氏訓詁精於王俞前輩，後來者易  
爲功也。茲就管見論其得失如下。

### A 其得有三：

子、讎校之博也 王氏生於諸樸學大家之後，事半功倍矣。且更  
推廣其範圍，以及於羣書治要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等類書，非特可證原文之訛奪，且考出無可歸附之佚文二十三  
條，可證自宋本復出人間後，篇雖五十五，而其書尙有殘脫無疑也。

丑、各家之詳引也 自盧順王俞孫諸家之下，卽吳師道王先謙  
……等諸家，莫不詳徵博引，可謂衆說畢羅矣。

寅、折衷之允也 收羅既博，然有時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故此  
非獨具隻眼，則爲諸說所紛亂矣。王先慎於初見秦篇「秦與荆人戰  
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下注云：「盧文弨曰「湖策作都，一

作渚。」顧廣圻曰「吳師道云，都當從韓作湖。今按吳說非也；燕策云，  
四日而至五渚。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渚，渚都同字，湖  
是渚之訛。」王先謙曰「史紀秦紀昭王三十年取江南爲黔中郡。正  
義引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又三十一年楚人  
反我江南。六國表云，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楚世家所謂江旁十五邑  
也。」先慎曰：「蘇秦傳集解引戰國策云，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  
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案裴說誤讀策文耳。高注：郢楚都也。洞庭  
五渚江南皆楚邑也。索隱：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爲五渚宛鄭之間，臨  
漢水，不得在洞庭。湖乃渚之誤，顧說是。」其善於折衷者甚多。舉此以  
見一斑。

### B 其失亦有三：

子、校訂尙有未備也 王氏集解校訂博則博矣，然尙有未備也。  
文選注王氏雖間引以考訂，亦因前人成說，故遂多漏略。如十過篇是  
也，其詳已見拙著韓非子書考文中。及明萬曆本雖云明本多爲明人  
所改竄，然抄沙必可得金，惜乎王氏尙未以之校訂也。今按：「初見秦  
篇「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萬曆本作「中伏韓魏」而此作「中  
使韓魏」文意亦有未安；按國策作中使韓魏之君，文意甚明。疑明人  
所見本已奪「之君」二字，文意不明，遂改使爲伏也。於此，更可證明  
人之弊在改書，而不校書也。」

丑、詮釋亦有未善也 千鈞按：「初見秦」前者穰侯之治秦也，



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集解引王先謙說駁國策高注「穰侯魏人，欲與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之非。以「史傳宣太后異父弟，姓魏氏其先楚人，非魏人，屢用兵於魏，何云安魏？蓋穰侯志在併國拓地，故云成兩國之功。」余已疑之。及讀吳汝綸韓非子評點本，則云：「此卽定法所謂城其陶之封者也。今按王吳兩說意同，穰侯志在拓地益封，安能謂之兩國？故所謂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者，終未能明。按史記穰侯列傳云：「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益趙以兵伐齊。又昭王三十六年，欲伐齊，云云，是以范雎譏之；蓋穰侯益趙以兵伐齊，所謂用一國之兵，而欲成兩國之功也，事當卽指此。定法篇云：「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寸之地云云，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正與此文相似。」舉此以見一斑。

寅、集解訛奪頗多也。按余讀集解爲光緒丙申年十二月刊本，粗讀數過，雖非以校訂爲事，已覺其訛奪不少矣。按安危「雖貴欲不能行」「貴欲」各本皆作「貴育」，此誤。及內儲說上七術周主亡警節「何多牛屎」句下注「先慎曰屎經作失，是也」，「失」訛，當作「矢」。內儲說下六微荆王所愛妾節「頃嘗聞玉臭」句，「玉」當作「王」。外儲說左下陽虎去齊走趙節食之則廿句下誤脫「嗅之則香」句。又外儲內右上或曰景公不知用勢節末「或曰景公不

知用勢之主也」「或」當作「故」。則雖校疏漏亦所不免矣。

七、吳汝綸評點韓非子 吳氏評點韓非子，於評論文章得失之餘，亦間有考訂者，雖不多亦極精；但亦有以盧順俞之說以爲己說者，想吳氏生諸大家之後，諒不敢掠古人之美以遺譏於世。疑吳氏之書乃其平日讀書之本，隨時批點，或有偶引前人之說以訂正，因非立意著書，遂簡而不書其名，及後人輯其遺書，遂誤以爲吳氏之說矣。其子吳闓生附論，亦有掠美之病，何其怪也？

八、尹桐陽韓子新釋 尹氏之書，考訂非其所長，間有得亦甚精；且於書中之故事，頗能詳徵博收，亦足以補集解之闕也。自序云：「三權合則爲專制，三權分則爲立憲，此法家之通論也。而三權實施必立法權有國會，行政權有政府，司法權有法院，否則僞託而已。今也立憲之國，幾遍寰球，大勢所趨，不容專制，正三權分立之時也。」可見作者鼓吹法治之精神矣。下接云：「而韓子楊權一篇蚤已明言之。孟德斯鳩之學說，詎能專美於法蘭西哉！」則又以韓非比美孟德斯鳩矣。其於楊權篇釋「權不欲見」句曰：「權爲統治者所總攬，剖之爲三，是不欲兼也；不兼則權分。見讀爲兼。」素無爲也句曰：「素，虛也，虛則無爲；論語曰：無爲而治。蓋統治者總攬統治權，其餘三權，則分爲立法司法行政，不獨握於一人之手，若英之虛君制是。」左右既立句曰：「左右，助也；中央之贊助，因以爲立法之稱。今二院制或稱上院下院，或稱左院右院，有立法協贊權。既與也；既立，謂與中央立法。以上立法

「開門而當句曰：『門謂聽訟之門，即今法院開則蒞庭斷獄。』行之不已句曰：『已，答也；不已謂不答。』尉繚子將理善審囚之情，不待筮楚而囚之情可畢矣。吾人之背，灼人之脇，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史記張儀傳張儀掠笞數百，是戰國時固有笞刑。韓子力矯其敝曰：行之不笞，則今之廢體刑以重人道，非殆爲之權輿焉。司馬遷作韓子列傳謂慘礫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以此與？」是謂履理也。句曰：『以上司法權。』云云。皆爲勉強傅會之言。韓非主張君主獨裁政治，安所謂三權當知韓非自有其不可磨滅之精神，傅會無益也。

以上論關於校注者八家；自盧顧開於先，孫王俞繼之，治韓者日盛；於是王先慎幸生諸大家之後，遂能羅衆說於一爐，評得失以成書，王氏雖不能比於王孫俞，其功則古以來所未有也。吳氏父子，談論文章，尹氏訂補雖勤，惜力有未逮；傅會之失，功不能兩抵矣。

## 乙、義理

一、陳澧東塾讀書記 是書諸子中論韓非者雖不多而精博，陳氏貫通諸子百家之言，信乎其見之卓卓也。茲將其所論析爲三點如下：

1. 韓非法術更進於申商 諸子篇云：『史記韓非傳云：「喜刑名法術之學。」集解云：「申子之書號曰術，商鞅之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李奇云：「韓非兼行申商之術。」見漢書武帝本紀注。澧案韓非云：

「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人主之所執也，法者，臣之所師也，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定法篇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萬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難三篇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定法篇然則韓非兼申商之法術，而更進焉者也。」此言韓非之與申商不同，何其精耶。

2. 論嚴刑 又云：「韓非之學，出於老子，而流爲慘刻者；其意

以爲先用嚴刑，使天下不敢犯，然後可以清靜而治也。至暴秦嚴刑之後，漢初果以黃老致刑措也。然秦以嚴刑而亡，漢以清靜而治；嚴刑者，近受其禍，清靜者遠受其禍，韓非未見及此也。彼欲於其一身，先用嚴刑，後享清靜，而不知已殺其身，已亡其國也。且秦雖嚴刑，而博浪之椎，蘭池之盜，陳勝吳廣之揭竿而起，何嘗畏嚴刑哉！况漢初雖爲刑措，而游俠犯禁者紛紛而出，嚴刑不可恃矣，清靜亦何用恃

乎？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韓非之學出於老子而流爲慘刻者在此此論嚴刑之弊，蓋天下無

盡善盡美之法也。惟言韓非之死於主嚴刑，則過矣。韓非致死之因詳韓非新傳且

秦亡亦亡於二世之荒淫，原因甚多。其論漢用清靜而主黃老，實則

用韓非之術耳，吾於上文已詳論，茲不贅。又云：「老子云：『民不畏

死，奈何以死懼之。』惜乎韓非之未解此也。罪當死者必死，則民畏；

若不論罪之輕重而皆死，則民不犯輕罪而犯重罪矣；此陳勝吳廣

所謂失期亦死，舉大計亦死也。」此見真古今無兩矣。

3. 韓非釋仁義禮 又云：「韓非云：『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

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之接也，親疏內

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衆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

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

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

喻，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

節之所以喻內也，故曰：禮以貌情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

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

爲其身。」解老篇韓非此說，本以解老子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而其解仁義禮三字之義，則純乎儒者之言，精選無匹，是

天資絕高，又其時去聖人未遠，所聞仁義禮之說，尙無差謬，而其文

又足以達之；使其爲儒者，解孔子之言，必有可觀者也。法言云：「莊

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道問

諸○文子道德篇依託老子論德仁義禮四者以兼愛無私爲仁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爲禮駁之韓非相去霄壤矣

按陳蘭甫之說極精，今幾全錄之矣。然陳氏又謂李斯以書對二

世，商鞅申韓之說，至此大暢，而秦亡矣。云按秦亡不亡於法，晉抱朴子

已詳辨之，則陳氏亦不免有所蔽乎。

二、江瓊讀子卮言 江氏之書雖非專論韓之作，頗有新奇之見，

分爲兩點於下：

1. 論韓之源於老 第十章云：「……道家之學，最善於忍者

也，如老子所謂名與身孰親，所謂功成而弗居，所謂功成名遂身退，

……大抵其學不好名，不尙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非極善忍

者斷不能爲此。蓋道家既以善忍爲能事，而老子生當亂世，尤不敢

放論以賈禍，故以忍辱爲高，此亦明哲保身之良法。然大凡能忍天

下之所不能忍者，其心必極殘忍者也，故申韓宗之一變而爲刻薄

寡恩之行，而法家於以立，故申不害韓非之學，皆本於黃老。……」

（論道家爲百家所從出）

2. 老莊申韓之遞變 第十一章云：「……大抵法家之學，蓋

然二派：一曰「刑名」一曰「法術」。申子者治刑名之學者也。韓

子者，治刑名而兼法術者也。夫以刑名與法術相較，以法術爲最甚，

况韓子并二者而兼之，宜非申子所能及矣。……此言申韓之不

同也。下又云：「……其遞變之序，則由黃而變爲老，由老而變爲莊，

由莊而變爲申，由申而變爲韓，釐然有程序之可尋，非一朝一夕所

驟致，而其中尤以莊子為樞紐。蓋莊子雖為道家之大宗，而其實則去老子之道德漸遠，而去申韓之慘嚴亦漸近也……論遞變之序亦精到。

江氏又謂「韓子殘民棄國，」以韓之公子，乃上書於秦，教以滅韓之計，是自棄其國云云。亦不免於誣也，吾已辨之於前矣。

三、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氏之論見於法家思想一二三四等篇，為泛論法家之作，頗精博。惟謂「術蓋為法家所最惡，」又謂韓非反對「勢治，」彼誤以為「術治」「勢治」皆為人治主義之一種，乃法治主義者所不容；而不知韓非實兼而有之也。說見前又謂

「法家認法律為絕對的神聖，不許政府軌範圍以外，可與近代君主立憲政體者精神一致。」云。傅會至為牽強。其後陳安仁之中國政治思想史大綱遂謂「韓非主張君主不負責任，以為國家之最高權在於法律，遂以韓非之「無為」為不負責任，為消極的裁制君主之專橫。」云。與韓非主張適得其反，其說則梁氏實開其端，而陳氏遂大放厥辭矣。

四、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胡氏之說散見於古代哲學史第二章所謂法家內，其五有專論韓非者有兩點：一、韓非為極信歷史進化之人，而非保守的法治主義。二、韓非學說最重實驗，一切言行都當用實際的「功用」作試驗。並謂韓非之極端的功用主義，在當時對於垂亡之韓國，固是有為而發之議論。惟李斯遂以之焚書坑儒，蒙其大

害云。

惟胡氏又謂法家之無為派為法家中之保守派，而韓非之主張為進化的；又謂「若顯學五書諸篇是韓非的書，則主道揚權諸篇決不是韓非的書，兩者不可並立。」云云。此其弊在不知韓非之政治主張，乃法術並重之過，韓非之無為，乃無為而無不為，積極的而非消極的，為行君術之要義；且老莊之流為申韓，為必然之勢，江瑛已詳言之。韓源於老，胡氏尙不知邪？

五、陳柱尊韓子要韓非子之老學莊韓兩家老學之比較等篇。以上家叔祖柱尊先生論韓之最著者也。闡韓篇謂韓非源於商為多。又謂「商鞅其於法家猶儒家之有周公也，而卒車裂以死；韓非著書集法家之大成，其於法家猶儒家之有孔子也，而卒死於秦；固法家明法無私，足招人忌；然吾以謂商君之死不盡死於法，而死於欺魏公子卬；韓非之死不盡死於李斯，而死於其所自著書言之太刻而太盡，蓋有自召也，而周孔則何如哉？」儒法之得失於此可見。子要謂「諸子之最要者莫過於道、儒、墨、法四家，而道、儒、墨三家之目的，莫不在於悉民，唯法家之目的在於治國；道、儒、墨非不言治國也。而治國之目的，原不外悉民；唯法家則不然，但求其國之治而已，悉民非所尚也。且道、儒、墨之治國以為非悉民則不足以治國，而法家則以謂悉民則不足治國，是故道、墨、三家之學皆發源於悉，而法家則發原於治，此法家與道、儒、墨所大異，而道、儒、墨所大同者也。韓非之書，言治者最衆，難勢

一篇言治者二十七見，詭使一篇言治者十見，其書兢兢焉莫不以治國爲務……及論韓非之所以「尊主」「反愛」「反古」「反教」……諸大端。又謂「韓非者特見忠孝之偶有相背者，而不知求忠臣必當於孝子之門也；徒見有教育之難化者，而不知嚴刑之足以驅民之走險而趨亂也……」莊韓兩家老學之比較謂「老言多兩端，而莊韓則各執一端，是故同是培植仁義也，莊子則唯欲達其無爲，韓非則欲達其無不爲，同是絕聖好智也，韓非則唯欲求其大巧大辯，莊子則唯欲求拙與訥……」皆貫通百家，揚推其得失者也。

#### 六、馮振心韓非子論略 馮振心先生論韓非之得失亦精：

1. 論法術之得失 韓非子論略云「……大抵任法之害，爲埋沒箇性，有乖人情；而其利則在整齊劃一，有共同之標準，功罪差足以相當……」又「……韓子所言之術，則多爲人君之所獨操，務欲神祕而不可測，專以牢籠天下之人，如今之所謂手段者。其任術之人，蓋舍道德而專計利害；而其卒也，必至利不可得而不勝其害。手段者，固不能使我獨用，而人必不用者也，君人者以手段御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以手段應付其君，以一人與天下敵，未有不敗者也。韓子之書，教人君以術御其臣下者亦屢矣，而說難一篇，則又教人臣以揣摩其君者也，以子之矛，陷子之盾，韓子將如之何？故舍道德而專任術，未有不受其禍者，此術之不可用者也。」

2. 偏於政而忘教 又云「……韓子政外無復有教，但以利

驅天下於一途，固不慮人之流於禽獸，即人盡禽獸，而一切供其驅使，其志願已足，故似政教合一，而實有政而無教者也。儒家由政而至於教，其目的在使民自別於禽獸，故民貴而君輕；法家有政而無教，其目的在使民供君之驅使，故君重而民賤。」

3. 國家與箇人 又云「……伯夷叔齊，儒家所極稱也，而韓子則以爲無益之臣；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儒家所許者也，而韓子則以爲當誅；蓋韓子但知有國家，而不知有箇人；苟箇人與國家相衝突，則屈折箇人，而伸張國家；不知箇人因藉國家以生存，而人之貴生存者，亦以能保存其箇性也，若以國家之故，將其箇性摧剝無餘，則人盡偶像木石，又何貴乎有此國家哉……」

其他論韓非之得失者甚多，茲不能一一舉也。

#### 七、馮友蘭中國哲學史 馮氏所論詳見其書之第十三章韓非

及其他法家，亦非專論韓，而以韓爲主也。此書雖無胡適新奇可喜之論，而持論頗精審。謂「韓非以爲天下之人皆自私自利，正因此，故賞罰之道可用，及經濟方面，韓非主自由競爭，」亦爲向來論韓者所未注意。又釋韓非之「無爲」曰：「君主任羣臣之自爲，而自執二柄以責其效。君主之職責，如大輪船上之掌舵者然。但高處深居，略舉手足，而船自能隨其意而運動。此所謂以一馭萬，以靜制動之道也。」此似較勝於梁啓超陳安仁兩氏之言；然謂君主任羣臣之自爲亦非，韓子主張君主不止執二柄以責效也。要之，韓非之無爲，實含神祕性，欲從

羣臣不知不覺中窺其誠僞也。說詳見君術篇。

八、陳漢欽韓非的社會思想 原文見於新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謂「韓非用法術勢三者，皆爲社會統制及政治統制之工具，相依爲用，不可偏廢。」比梁胡之說爲精密。其末更與意大利之馬加維利之思想相比較，謂尙詐詭權謀，富國強兵，如出一轍，而馬氏不及韓子云。

惟陳氏過好貫通中西學說，時不免於傳會，如「所謂參驗者何？即求實證是也，近代科學家對於其所研究之問題，立爲假設，加以引申，即求其實證其假設之當否……韓非求參驗之方法，無疑爲審諦現象自然發生之觀察，亦新史學家力尋憑證之精神……」云，亦有勉強；韓非不過「參合刑名，令名自定」耳。詳見賞罰篇又謂韓非主張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而韓非子未有解釋，於是引孟子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段以明之云。不知難二篇之「舉事慎陰陽之和……入多，皆人爲也」一段，即爲韓非之經濟政策，盡人事，用機械，增加生產，以富國強兵，比孟子之言更爲透澈，且主張亦爲不同，此亦其疏漏也。

以上關於討論法理者亦八家，可謂盛矣。願若以之傳會秦西，或比美孟德斯鳩，或即以爲立憲政體，不知歐洲法治思想發達至於民主，爲時不過二三百年；吾國韓非之思想，則在上世發源之古，世所公認，何必附麗以爲榮哉。近日獨裁政治又復盛於世，而韓非於統制政治，又爲之

先矣。誠或近之，然余謂吾國思想自有其價值，不必附西洋驥尾，而後名益彰也。

### (五) 結論

關於「韓學」之盛衰得失，於此可見其大略矣。漢承秦法，尊儒而倡黃老，換湯不換藥者也。晉衰道微，國亦不振，漢唐以後，學術統一，趙綰等請罷黜於漢，呂公著請排斥於宋，李廷機請嚴禁於明，則「韓學」當爲世所共棄矣；然而斥者自斥，好者自好。加以儒之主實用者，亦且降節讀韓，所謂「取其事而不取其心」也。唐宋以來，以文藝取士，而韓非子又爲好文學者所必讀，此豈韓非所願哉！晚清諸子學興，商韓之尙法，又得西人法治之傳入而更名高，且以爲主張立憲，倡三權者；近則更以爲獨裁政治之良模矣。雖非韓子之善變，亦治韓者之善於應付環境也，豈足爲韓子病哉。吾懼世人之將失韓子之真面目也，故於揚推其思想之後，復爲之評論如此，亦可見國家之盛衰，人心之得失繫之也。

余治韓子始於十四年春，感集解之未備，嘗爲之以文選注韓非子萬曆本明張榜評點本……等校讀，知王氏尙多疏漏，即余所校之張榜本與王氏所引之張榜本亦有不同，是可異也。十年來，人事倥傯，時作時輟，共得校其異同者若干條，補注者又若干條，集解之訛奪者又若干條，每欲哀近人補注於一集，又非余淺學者所敢望！整理成書，當待諸異日。

# 兩宋詞人小傳 (續)

顧培懋

## 蘇軾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洵之子。眉山人。生於景祐五年。嘉祐二年試禮部第一。復對策入三等。累除中書舍人。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紹聖初。坐訕謗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赦還。提舉玉局觀。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再贈太師。謚文忠。有東坡居士詞二卷。

陳无已云。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王直方云。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无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曰。少游詩似詞。先生詞似詩。

吹劍錄。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七。對曰。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四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東坡爲之絕倒。

坡仙集外紀。東坡問陳无已。我詞何如少游。无已曰。學士小詞似詩。少游詩似小詞。

晁無咎云。東坡居士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

縛不住者。

周輝云。居士詞豈無去國懷鄉之感。殊覺哀而不傷。

坡仙集外紀。蘇軾於中秋夜宿金山寺。作水調歌頭。寄子由。神宗讀至瓊樓玉宇二句。嘆云。蘇軾終是愛君。卽量移汝州。

詞筌。子瞻有銅喉鐵板之譏。然浣溪沙。詞綵索身輕長趁燕。紅窗睡重不聞鶯。如此風調。令十七八女郎歌之。豈在曉風殘月之下。

張叔夏云。東坡和章質夫楊花一首。後段愈出愈奇。壓倒今古。

鶴林玉露。閻丘公顯致仕。居吳。東坡過之。必流連信宿。嘗言過姑蘇。不游虎丘。不謁閻丘。乃二欠事。一日。閻丘出後房。善吹笛者多認卿。佐酒。東坡作水龍吟。詠笛詞以遺之。

貴耳錄。東坡水龍吟。詠笛詞。傳有八字謚。楚山修竹如雲。異材流出千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翦。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此笛之狀也。木

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此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知孤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此笛之

人也。倚窗學弄。涼州初試。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嚙徵含宮。泛商流

羽。一聲雲杪。此笛之音也。爲使君洗盡蠻煙瘴雨。作霜天曉。此笛之

功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五音已用其四。惟少一角字。末句作霜天曉。歇一角字。

東臯雜錄。王安國自嶺表歸。出歌者柔奴。勸東坡飲。坡問廣南風土應不好。柔奴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東坡喜其語。作定風波詞以紀之。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釀。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能改齋漫錄。東坡定風波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余嘗以此語本出於白樂天。東坡偶忘之耳。白樂天詩云。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別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可獨在長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中作郡守。有宴會。座中營伎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命呈牒東坡。坡索筆題減字木蘭花於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墜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柔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風清月滿湖。暗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於句端也。一作潤守許仲遠。（詞林紀事。據按。聚蘭集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許仲塗。非林子中也。）

陸務觀云。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辭多不協。晁以道謂紹聖初。與坡別于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

喜裁剪以就聲律耳。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胡元任云。東坡詞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嘆。

胡致堂云。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阜錄。而者卿爲與臺矣。

張叔夏云。東坡詞清麗舒徐處。高出人表。周秦諸人所不能到。

王阮亭云。山谷云。東坡書挾海上風濤之氣。讀坡詞。當作如是觀。瑣瑣與柳七較錙銖。無乃爲髯公所笑。

樓敬思云。東坡老人。故自靈氣仙才。所作小詞。衝口而出。無窮清新。不獨寓以詩人句法。能一洗綺羅香澤之態也。

許蒿廬師云。子瞻自評其文云。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唯詞亦然。

〔點絳脣〕庚午重九再用前韻不用悲秋。今年身健還高宴。江村海甸。總作空花

觀。尙想橫汾。蘭菊紛相半。樓船遠。白雲飛亂。空有年年雁。（樓敬

思云。蘇公點絳脣重九詞。不用悲秋二句。翻老杜詩老去悲秋強自

寬。明年此會知誰健句也。換頭使漢武橫汾事。兼用李嶠詩。亦能變

化。其妙在尙想二字。空有二字。便是化實爲虛。詞林紀事據按。詞譜

此詞前段第二句本七字句。但於第四字藏一韻。可作兩句。宋吳琚詞。憔悴天涯。故人相遇情如故。舒亶詞。紫霧香濃。翠華風轉花隨輦。



遇字轉字用韻。正與此同。元詞如應次蓬蕭允之諸作皆然。實本蘇詞也。

〔浣溪沙〕 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

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

〔浣溪沙〕 道字嬌娥苦未成。未應春閣夢多情。朝來何事綠鬢傾。

綵索身輕長趁燕。紅窗睡重不聞鶯。困人天氣近清明。

〔減字木蘭花〕 閩溪珍獻。過海雲帆來似箭。玉座金盤。不貢奇葩

四百年。輕紅醜白。雅稱佳人纖手擘。骨細肌香。恰似當年十八娘。

〔茗溪漁隱叢話〕東坡荔枝詞。骨細肌香。恰似當年十八娘。荔枝譜

云。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王王氏有

女弟十八娘。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家今在城東報國院。家傍猶有

此樹。

〔減字木蘭花〕過吳興李公擇生子三日會客作詞戲之 維熊佳夢。釋氏老君曾抱送。壯氣

橫秋。未滿三朝已食牛。犀錢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多謝無功。此

事如何到得儂。溫叟詩話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賀

人洗兒詞云。深愧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

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尤為

親切。

〔減字木蘭花〕 春庭月午。搖蕩香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花

婉婉香。輕風薄霧。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后山詩話〕蘇公居穎。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老杜云。秋

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侯鯖錄。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

州。堂前梅花大開。明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

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

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相召與二歐飲。用是

語作減字木蘭花。

〔卜算子〕 缺月挂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

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黃

山谷云。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語。非胸中有數萬卷。書筆下無

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能改齋漫錄。東坡謫居黃州。作卜算子詞

云云。其托意蓋自有在。讀者不能解。張右史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

老。嘗得其詳。題詩以誌之云。空江月明魚龍眠。月中孤鴻影翩翩。有

人清吟立江邊。葛巾藜杖眼窺天。夜冷月墮幽蟲泣。鴻影翹沙衣露

濕。仙人采詩作步虛。玉皇飲之碧琳腴。茗溪漁隱叢話。揀盡寒枝

不肯棲之句。或云鴻雁未嘗棲宿樹枝。唯在田野葦叢間。此亦語病

也。此詞本詠夜景。至換頭但只說瀉正如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本

詠夏景。至換頭但只說榴花。蓋其文章之妙。語意到處即為之。不可

限以繩墨也。野客叢書。東坡卜算子詞。漁隱謂或云鴻雁未嘗棲

宿樹枝。唯在田葦間。揀盡寒枝不肯棲。此亦語病。僕為人讀書不多。

不可妄議前輩詩句。觀隋李元操鳴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傍。坡語豈無自耶。者舊續聞。揀盡寒枝不肯棲。取與鳥擇木之意。所以山谷謂之高妙。倚聲集。山谷以爲非喫烟火食人語。良然。銅陽居士云云。村夫子強作解事。令人欲嘔。古今詞話。女紅餘志云。惠州溫氏女超超。年及笄。不肯字人。聞東坡至。喜曰。我婿也。日徘徊窗外。聽公吟詠。覺則亟去。東坡知之。乃曰。吾將呼王郎與子爲媼。及東坡渡海歸。超超已卒。葬於沙際。公因作卜算子。有揀盡寒枝不肯棲之句。按詞爲詠雁。當別有寄托。何得以俗情傳會也。

〔阮郎歸〕 綠槐高柳咽新蟬。熏風初入絃。碧紗窗下水沉烟。燕聲驚晝眠。微雨過。小荷翻。榴花開欲然。玉盆纖手弄清泉。瓊珠碎又圓。〔古今詞話。觀者歎服其八句狀八景。音律一同。殊不散亂。人爭寶之。刻之琬琰。掛於堂室間也。〕

君溪漁隱叢話。復齋漫錄云。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張祠部圖之。強名佳客。以瑞爲睡焉。其詩曰。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柯半夢人。余觀東坡西江月詞。其一云。領巾飄下瑞香風。驚起謫仙春夢。其一云。更看微月轉光風。歸去香雲入夢。東坡詞意亦與張祠部相類。但能蘊藉耳。

〔西江月〕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醜凄然北望。〔古今詞話。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

云云。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忘朝廷。其懷君之心。未句可見矣。君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注云。寄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醜凄然北望。則兄弟之情。見於句意之間矣。疑是倅錢塘時作。子由時爲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樓敬思云。情景兩會。語煞可思。又云。此詞本集注。黃州中秋作。與古今詞話同。君溪漁隱引聚蘭集注。寄子由。疑是倅錢塘時作。按杭爲東南名勝。游士所萃。公仕杭時。倡酬甚多。非酒賤客少地也。而且御史誣告。亦未如烏臺詩案之患難也。何至有一場大夢等語。月明雲妨。卽浮雲蔽白日意。孤光誰共。卽瓊樓玉宇不勝寒意。的是黃州中秋作無疑。所謂蘇軾終是愛君者。此亦可以想見。胡仔彈駁楊湜處頗多。此則未見其合也。

〔西江月〕 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挂綠毛么鳳。索面翻嫌粉澆。洗妝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野客叢書。蓋悼朝雲而作。芥隱筆記。東坡詞不與梨花同夢。蓋用王建夢中梨花雲詩。王昌齡梅花詩。落落寞寞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用此語。君溪漁隱叢話。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說之初見東坡梅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誚乎。〕

〔西江月〕 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

龍蛇飛動。欲弔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石門題跋)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妝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于祐上座處。便覺烟雨孤鴻在目中矣。樓敬思云。結二語。喚醒聰明人不少。

〔南柯子〕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貶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冷齋夜話)東坡守錢塘。無一日不在西湖。嘗攜妓謁大通禪師。師愠形於色。東坡作南柯子云云。時仲殊在蘇。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如今說與誰。紅爐片雪上鉗鎚。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木女明開眼。泥人暗皺眉。蟠桃已是著花遲。不向東風一笑待何時。

〔玉樓春〕

次馬中玉韻

知君仙骨無寒暑。千載相逢猶旦暮。故將別語

惱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落花已逐迴風去。花本無心鶯自訴。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玉照新志)東坡知杭州。馬中玉

成爲浙漕。東坡被召。越關。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

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先聚。

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甯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

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

猶子也。竹坡詩話。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

春帶雨。人皆喜其氣韻之佳。東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兩句。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成黃金手。不能爲此也。

〔虞美人〕 揚州別少游 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於淚。誰教風鑑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冷齋夜話)東坡初未識少游。少游聞其將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十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定此郎也。後與少游維揚飲別。作虞美人詞云云。世傳爲賀方回作。山谷云。大觀中於揚州見其親筆。醉墨超脫。氣壓子猷。蓋東坡詞也。能改齋漫錄。東坡長短句。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張文潛用其意。爲小詩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王平甫嘗愛誦之。不知其出於東坡也。詞林紀事。楠按。茗溪漁隱叢話。余以張右史集徧尋無此詩。蔡寬夫詩話。謂此詩嘗有人於客舍壁間見之。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之。二說未知孰是。

〔臨江仙〕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鬢髮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却營營。夜闌風靜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避暑錄話)子瞻量移汝州。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天際風露皓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

靜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避暑錄話)子瞻量移汝州。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天際風露皓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

關風靜毅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詞。挂冠服江邊。擊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千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杳。多情却被無情惱。〔林下詞談〕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閑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宛囀。泪滿衣襟。子瞻詰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王阮亭云。枝上柳綿。恐屯田緣情綺靡。未必能遇。孰謂坡但解作大江東去耶。鬢直是軼倫絕羣。

〔行香子〕綺席纔終。歡意猶濃。酒闌時。高興無窮。共誇君賜。初拆臣封。看分香餅。黃金縷。密雲籠。鬪贏一水。功敵千鍾。覺涼生兩腋。清風暫留紅袖。少却紗籠。放笙歌散。庭館靜。略從容。〔古今詞話〕東坡有二韻事。見於行香子。秦黃張晁爲蘇門四學士。每來必取密雲籠供茶。家人以此記之。廖明略晚登東坡之門。公大奇之。一日又命取密雲籠。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則廖明略也。坡爲賦行香子一闕。又嘗約劉器之參玉版和尚。至簾泉寺燒筍而食。劉問之。東坡指筍

曰。此玉版僧最善說法。使人得禪悅味。遂有麴生禪。玉版局。一時參之句。亦行香子也。詞林紀事。據按。麴生禪云一詞。汲古本及東坡二妙俱不載。

〔水調歌頭〕快哉亭作落日繡簾捲。亭下水連空。知君爲我新作。窻戶濕青紅。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峯。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茗溪漁隱叢話〕東坡水調歌頭云。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歐陽文忠公長短句云。平山閣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東坡蓋指此也。然王摩詰漢江臨帆詩。已嘗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歐實用此。而東坡偶忘之耶。

〔水調歌頭〕丙辰中秋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鐵圍山叢談〕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九重。嘗爲吾言東坡公者。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俄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輩文章人物。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茗溪

漁隱叢話。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張叔夏云。詞以意爲主。要不蹈襲前人語。如東坡中秋水調歌頭。夏夜洞仙歌。荆公金陵桂枝香。白石賦梅暗香疎影。此數詞。皆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詞統。明月幾時有一詞。畫家大斧斲書家擘窠體也。

〔念奴嬌〕赤壁 懷古 大江東去。浪聲沈。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

是三國孫吳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掠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寄。一尊還酹江月。容齋隨筆。向巨源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如浪淘盡爲浪聲沈。周郎赤壁爲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爲崩雲。驚濤拍岸爲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爲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爲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茗溪

漁隱叢話。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吹劍錄。大江東去詞。三江三人

二國二生二故二如二千字。以東坡則可。他人固不可。然語意到處他字不可代。雖重無害也。今人看人文字。未論其大體如何。先且指

點重字。詞林紀事。櫛按。此闕各本異同甚多。此從容齋隨筆錄出。

容齋南渡人。去東坡不遠。又本山谷手書。必非僞託。又按。詞綜謂他

本浪聲沈作浪淘盡。與調未協。考譜浪淘盡三字。平仄未嘗不協。覺

浪聲沈更沈著耳。又謂小喬初嫁宜句。絕了字屬下句乃合。此正如

村學究說書。不顧上下語意聯絡。可一噴飯也。

〔水龍吟〕 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龍鬚半剪。鳳膺微漲。

玉肌勻繞。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鼻。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辜負。秋多少。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綺窻學弄。梁州初遍。霓裳未了。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爲使君洗盡蠻風瘴雨。作霜天曉。詞林紀事。櫛按。中吳紀聞。閻邱孝直字公顯。東坡謫黃州。公爲太守。與之往來甚密。未幾。挂其冠而歸。東坡過蘇必見之。今蘇集有詩詞各二篇。皆爲公作也。又按。東坡詞注。閻邱公顯。曾爲嶺南太守。結二句蓋指此也。

〔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却似。無情有思。繫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

花。點點是離人淚。原注舊說楊花入水。爲浮萍。驗之信然。〔西溪叢語。楊柳二種。楊樹葉短。柳樹葉長。花初發時黃蘂。子爲飛絮。今絮中有小青子。著水汲沙灘上。卽生小青芽。乃柳之苗也。東坡謂絮化爲浮萍。誤矣。曲洧舊聞。章質夫楊花詞。命意用事。瀟灑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反覺章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詞如毛嬙西子。淨洗却面。與天下婦人鬪好。質夫詎可比哉。張叔夏云。後片愈出愈奇。真是壓倒今古。

後片愈出愈奇。真是壓倒今古。

〔永遇樂〕

夜宿燕子樓夢盼因作此詞一云徐州夢覺此登燕子樓作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

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紉如五鼓。錚然一葉。黯黯夢雲

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

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嘗夢覺。但

有舊歡新怨。異時對南樓夜景。爲余浩嘆。〔獨醒雜志〕東坡守徐州。

作燕子樓樂章。方具藁。人未知之。一日忽聞傳於城中。東坡訝焉。詰

其所從來。乃謂發端於遷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

宿張建封廟。聞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東坡

笑而遣之。高齋詞話。燕子樓空。佳子何在。空鎖樓中燕。晁无咎曰。

只三句便說盡張建封事。詞林紀事。櫛按。白樂天燕子樓詩序云。

徐州故尙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尙書既沒。彭城有舊

第。第中有小樓。多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

〔賀新涼〕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

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

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

君幽獨。穠艷一枝細看取。芳意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

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古今詞話〕蘇子瞻守

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於應對。一日。湖中有宴會。羣妓畢集。

唯秀蘭不至。督之良久方來。問其故。對以沐浴倦睡。忽聞叩戶甚急。

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也。子瞻已恕之。坐中一倅怒其晚至。詰之

不已。時榴花盛開。秀蘭折一枝藉手告倅。倅愈怒。子瞻因作賀新涼。

令歌以送酒。倅怒頓止。若溪漁隱曰。東坡此詞。冠絕古今。托意高

遠。寧爲一妓而發耶。簾外三句用古詩。捲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

意。石榴半吐五句。蓋初夏之時。千花事退。榴花獨芳。因以寫幽閨之

情也。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矣。

〔哨遍〕睡起畫堂。銀蒜押簾。珠幕雲垂地。初雨歇。洗出碧羅天。正

溶溶養花天氣。一霎時。風迴芳草。榮光浮動。卷皺銀塘水。方杏靨勻

酥。花鬚吐繡。園林紅翠排比。見乳燕捎蝶過繁枝。忽一線鐘香惹游

絲。晝永人閒。獨立斜陽。晚來情味。便攜將佳麗。乘興入芳菲裏。撥

胡琴語。輕攏慢撚總伶俐。着緊約羅裙。急趨檀板。霓裳入破驚鴻起。

正顰月臨眉。醉霞橫臉。歌聲悠揚雲際。任滿頭紅雨落花飛。漸鳩鵲

樓西玉蟾低。尙徘徊。未盡歡意。君看今古悠悠。浮幻人間世。這些百

歲光陰幾日。三萬六千而已。醉鄉路穩不妨行。但人生要適情耳。

〔侯鯖錄〕東坡在昌化軍。長負大瓢行歌田間。所歌者哨遍也。媿婦

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耳。里人因呼此婦爲春夢婆。

〔戚氏〕玉龜山。東皇靈姥。統羣仙。絳闕岩峽。翠房深迥。倚霏烟。幽

閒。志蕭然。金城千里鎖嬋娟。當時穆滿巡狩。翠華曾到海西邊。風露

明霽。鯨波極目。勢浮輿蓋方圓。正迢迢麗日。元圃清寂。瓊草芊綿。

爭解繡勒香鞵。鸞輅駐蹕。八馬戲芝田。瑤池近。畫樓隱隱。翠鳥翩翩。

肆華筵。間作脆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稚顏皓齒。綠髮方瞳。圓極恬

淡高妍。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縹緲飛瓊妙舞。命雙成奏曲醉留連。雲璈韻響瀉寒泉。浩歌暢飲。斜月低河漢。漸綺霞。天際紅深淺。動歸思。迴首塵寰。爛漫遊玉輦。東還。杏花風。數里響鳴鞭。望長安路。依稀柳色。翠點春妍。(李端叔跋去。東坡在山中。燕席間有歌戚氏調者。坐客言調美而詞不典。以請于公。公方觀山海經。即敍其事為題。使妓再歌之。隨其聲填寫。歌竟篇就。纔定五六字而已。

梁溪漫志。程子山敦厚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聞之蘇仲虎云。一日有傳此詞以為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篆槩乎。然觀其間。如畫堂別是風光。乃一指露之語。誠非先生肯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予嘗怪李端叔謂東坡在山中。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於其側歌戚氏。坡笑而領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纔點定五六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聞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日。足以為山中一時盛事。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靈姥統羣仙。又云。爭解繡勒香韉。又云。鑾輅駐蹕。又云。肆華筵。間作脆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又云。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回首塵寰。爛漫遊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真神仙語。此等鄙俚猥俗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為。雖東坡竄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耶。恐疑誤後人。不可以不辨。

老學菴筆記。東坡先生在山中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餘字。敘述甚備。欲刻石傳後。

為定武盛事。會誦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為非公作者。識真之難。如此哉。

〔哨遍〕陶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詞而無其聲。余治東坡築雪堂於上人皆笑其陋。獨鄒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釋來而和之。扣牛角而為之。節不亦樂乎。為米折腰。因酒棄家。口體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窻容。鄰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字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願。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還止。(本事記。東坡曠括歸去來辭。山谷曠括醉翁亭記。兩人固是詞家好手。)

蘇

轍

蘇轍字子由。眉山人。洵季子。生於寶元二年。嘉祐二年。年十九。與兄軾試。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以直言置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神宗立。上書召對。為三司條例屬官。以忤王安石。徙他職。後坐兄軾詩禍。謫監筠州鹽酒稅。移知績溪縣。哲宗即位。召入。元祐初。為右司諫。遷起居郎。中書舍人。代軾為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為御史中丞。尋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以直諫落職。知汝州。再謫袁

州。未至。降秩。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謫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朝。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奉祠。蔡京當國。又降居許州。致仕。自號穎濱遺老。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有樂城集。詞並見花草粹編。

〔漁家傲〕和門人 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學兒孫奉。憂患已空

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 子二十六論

木版四冊實洋四元

陳柱尊教授著。卷一。原諸子上。原諸子下。原儒上。原儒下。闢孟。闢荀。卷二。原道。闢管。闢老上。闢老下。闢莊上。闢莊中。闢莊下。卷三。原陰陽。原法。闢商。闢韓。原名。卷四。原墨。闢墨上。闢墨下。原從衡。原雜。原農。原小說。子要。共二十六篇。故名二十六論。於諸子之原流派別。與其異同得失。言之均與衆不同。提出老子之惟反主義。與儒家之惟中主義。相對。道家之學。世皆視爲玄虛。此書獨能明其實用。莊子之道。世只知其爲曠放。此書則謂其可以爲達人。亦可以爲烈士。其他法家之出於禮。與夫諸子之於名學。均多言人所未言。誠治諸子學者所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實價匯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便妥。

## 仿古 字版 詞 綜

朱彝尊選纂 汪森增纂

彝尊未冠。卽肆力古學。無書不覽。詩文並勝。詞尤清麗。是書由其手纂。而汪森增補之。採撫繁富。鑒別精密。迥出諸家詞選之上。本書所選。自唐而至於元。均係名家之作。得詞凡二千四百闕。蔚爲大觀。世之愛好詞者。此書當爲必讀之書。

▼精裝一冊 實價七角五分

寄費掛號  
一角三分

## 世界書局發行



# 馮氏瀛奎律髓詩評 (續)

金鶴神

陸放翁夏日云。吳中五月暑猶微。竟日南堂坐掩扉。綠樹露香鶯獨

語。連點畫廊風惡燕雙歸。連點三千界內人人錯。七十年來念念非。投老萬緣

俱掃盡。從今僧亦不須依。默庵云。不甚粘夏日。却不撒。鈍吟云。有自傳之

## 秋日類

唐太宗秋日有云。雲凝愁半嶺。一霞碎纈高天。一虛谷云。纈字甚妙。

山谷秋入園林花老眼。三字一抹。乃是如此下字。默庵云。花老眼。成何語。纈字

六朝人常談。方公于古人詩全未經目。又曰。詩不以一字爲工拙。

唐太宗秋日翠微宮云。秋光凝翠嶺。涼吹肅離宮。荷疏一蓋缺。樹冷

半帷空。側陣移鴻影。一圓光釘菊叢。一摠懷俗塵外。高眺白雲中。默庵云。

後人不能如此結。又曰。古人詩豈如後人專換詩眼者。又曰。無首無尾。無

起無止。而自連貫。自渾成。沈宋以前之事也。不必如此起。而起妙。不必如

此結。而結又妙。景龍至李杜之事也。如此起。如此結。錢郎中以後之法也。

總之言。景必言情。言情必兼景。或專情或專景。虛字新字。自具其中。必空

鶴神按曉嵐謂釘字不雅馴

杜工部秋清一首。虛谷云。此老杜詩之似晚唐者。鈍吟云。文氣平遠。晚唐不及也。

杜工部悲秋云。涼風動萬里。羣盜尙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爲客情。愁窺高鳥過。一老逐衆人行。一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默庵云。如此結何必悲秋。何必不悲秋。

張司業和左司元郎中秋居云。自知清靜好。不要問時豪。就石安琴枕。穿松壓酒槽。山情因月甚。一詩語入秋高。一身外無餘事。惟因筆硯勞。默庵云。少監之武功縣。司馬之原上新居。新體大率如此。

雍陶和劉補缺秋園行寓興有云。晚花開爲雨。連點殘果落因風。連點虛谷云。詩家亦或忌此。因卽爲。爲卽因。二字相犯也。昌黎詩。風能折芡嘴。露亦染梨腮。山谷云。能當作稜。一亦當作液。一鈍吟云。宋人忌相犯。盛唐大家高手殊不然。默庵云。稜液不通。山谷不通如此。

章孝標長安秋日云。田家無五行。一水旱卜蛙聲。一午犢乘春。春字一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起。桑柘雨初晴。歲晚。兩字一香醪熟。村村自送迎。虛谷云。前六句自言春意。止末後兩句係秋意。默庵云。歲晚亦非秋。鶴神按曉

嵐云題誤耳

潘道遙落葉後四句。靜擁莎階下。閒堆薛徑中。巖松與巖檜。寧共此時同。默庵云。六七傷板。

潘道遙渭上秋夕閒望。結云。漁人空老盡。誰似太公賢。鈍吟云。板。

魏仲先暮秋閒望次聯云。壞簷巢燕少。積雨病蟬多。默庵云。工

級無宋氣。

王半山秋風云。擊斂一何饒。天機亦自勞。墻隈小翻動。屋角盛呼號。漠漠驚沙密。紛紛斷柳高。江湖豈在眼。昨夜夢波濤。默庵云。此乃入魔。

陳后山秋懷示黃預云。窗鳴風歷耳。道壞草侵衣。月到千家靜。林昏一鳥歸。冥冥塵外趣。稍稍眼中稀。送老須公等。秋棋未解圍。虛谷云。三四絕妙。五六非老筆不能。默庵云。起撒三四新。五六妙在何處。

陳后山秋懷云。稍稍昏烟集。瑟瑟一再更。短檠看細字。高枕忘平生。來鶴妨身健。新陽換眼明。已須甘酒力。不用占時名。默庵云。撒又云。起句不見秋。第五句不可解。已昏矣。一再更矣。何以云新陽。

唐子西雜詩。水過漁村濕。沙寬牧地平。片雲明外暗。斜日兩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瘴鄉人自樂。耕釣各浮生。默庵云。漁牧耕釣犯光色又犯。明暗暝色又犯。鷓鴣按曉嵐云。漁村牧地指其地耕釣指其人語。本相應。雲日在天山川在地各自為對不為犯也。

滕元秀秋晚中四句云。屢遷憐蟋蟀。一敗笑芭蕉。林葉疏愈響。山雲薄易消。虛谷云。元秀詩如苔痕遺鳥爪。一菊本寄荃音。一客鱗

行何晚。鄰機織未休。老屋險不仆。寒袍半欲紕。六佳句。此屢遷一敗之句。為絕妙。江西體也。默庵云。字字工貼。無江西不成團之憾。又云。紕字如何押。

韓仲止七月第一首結云。徑荒殊不掃。風葉上牽牛。默庵云。江西惡派。第二首結云。樵漁時上下。閉戶又何居。第三首前四句云。木末芙蓉起。亭亭綠且青。墻猶承片瓦。窗不礙疏檣。第四首後四句云。枕藉尤宜睡。餐香豈待哦。淵明藏不盡。滿把向婆娑。虛谷云。枕藉餐香四字絕佳。默庵云。腊字江西惡字。豈待哦江西語。結又江西惡語。

杜工部秋夜中四句。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情。虛谷云。此自是一家句法。山谷得之。則古詩用為滄江鷗鷺野心性。陰壑虎豹雄牙須。亦是也。默庵云。老杜高不在此。雄牙須成何語。鈍吟云。雄牙須好對雌腳爪。

杜工部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起聯。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默庵云。已自等字。落筆自然有之。虛谷不知。高不在此也。第二首。宓子彈琴宰邑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弈棋。默庵云。何須苦求起結。大歷以後便自絕響。

杜工部宿府幕云。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

傳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虛谷云。三四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一三峽星河影動搖。一同一聲調。詩之式極矣。默庵云。三四之高妙。亦不在聲調。

林和靖秋日湖西晚歸舟中書事次聯。魚覺船行沉草岸。一犬聞人語出柴扉。一默庵云。工緻。

魏仲先秋霽艸堂閒望第五句。依依永巷聞村笛。默庵云。永字原本作末字。不妥。

楊契玄秋日閒居結聯。莫遣金樽空對月。滿斟高唱混流年。虛谷云。莫字當作戲。一默庵云。滿斟高唱。正是莫遣。若改戲字。成何言語。

韓魏公九日水閣。有雖慚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速云云。默庵云。不妨自作賢宰相聲口。詩宋氣。

歐陽永叔秋日與諸公馬頭山登高起句。晴原霜後石榴紅云云。虛谷云。第一句詩家所未有。默庵云。未必然。

秦少游中秋口號詩。默庵云。生日詩之極則也。

陳簡齋秋日客思云。南北東西俱我鄉。聊從地主借繩牀。諸公共得何侯力。遠客新鈔陸氏方。老去事多藜杖在。夜來秋到葉聲長。蓬萊可託無因至。試覓人間千仞岡。默庵云。第二聯上下不着。一鴉按。鴉風云。南渡時簡齋避亂襄陽。作借用陸氏。

果方以形容多病耳。虛谷坐實。選客上下文。遂若不相接耳。

陸放翁秋雨初晴有感中四句云。號野百蟲如自訴。辭柯萬葉竟安歸。毛羹菰菜珍無價。上釣魴魚健欲飛。默庵云。只是圓熟。

韓仲止風雨中語播邠老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獨上吳山看大江。

老眼昏花忘遠近。壯心軒豁任行藏。從來野色供吟興。是處秋光合斷腸。今古騷人乃如許。暮潮聲卷入蒼茫。默庵云。江字走韻。第七句接不上。鈍吟云。第二句亦未佳。

徐崇文毅齋即事起句。自吾齋外付諸兒。除卻詩書總不知。鈍吟云。起句便不好。

冬日類

杜工部刈稻了詠懷三四云。寒風疎艸木。一旭日散雞豚。一虛谷云。

三四乃詩家句法。必合如此下字。則健峭。默庵云。老杜豈以一字為高。裴說冬日云。樹老生煙薄。牆陰貯雪重。虛谷云。樹字疑作廚。默庵云。大非。

陸放翁舍北搖落景物殊佳。偶作五首。第四首起云。屋角成金字。溪流作縠紋。虛谷云。屋角成金字。本出北史斛金傳。默庵云。真說屋角。不用斛律事也。鈍吟云。亦是用事一法。

戴式之歲暮呈真翰林中四句云。頻沾村巷酒。一獨倚異鄉樓。一詩骨梅花瘦。歸心江水流。默庵云。次聯勻貼。五句宋氣。

劉養源夜訪侃直翁結聯云。昨夜中峯頂。人看海日升。默庵云。結無謂。

陳簡齋十月中四句。莽連萬里雲山去。紅盡千林秋徑歸。病夫搜句了節序。小齋焚香無是非。虛谷云。簡齋詩獨是格高。可及子美。鈍吟云。只

將幾箇拗字拗了平仄。便道可及子美。冤哉。子美高處豈在此。

范石湖海雲回接騎城北時吐蕃出沒大渡河水上中四句云。天於

麥隴猶慳雪。人向梅梢大欠詩。一頓響青驪飛脫兔。離弦白羽鳴寒鷗。虛

谷云。人向梅梢大欠詩佳句也。鈍吟云。第五句接不上。成爲兩截。又云。正

爲次聯寒儉。故不稱。又云。貧寒耳。非高古也。鶴神按曉嵐云人向梅梢句宋人鄙語

陳止齋再用喜雪韻第四句云。下啄饑鳥自匹妃。三字雙抹

陸放翁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三聯。多病所須唯藥物。差科未動是

閒人。鈍吟云。直用二句亦妙。鶴神按曉嵐云五杜丁部句六韓吏部句

趙昌父十一月五日晨起書呈葉德璋司法。臥聞落葉疑飄雨。起對

空庭蓋卷風。三字一抹云云。虛谷云。此詩句句是骨。鈍吟云。如此骨。白骨耶。

趙昌父次韻葉德璋見示詩。窮冬未省見梅班。故里何由報竹安。二字

一歸意何須卜以決。三字一抹衰顏不待鏡頻看。一交情謝子來今雨。三字一抹節

物娛予後苦寒。獨苦更憐終漫興。一不如飢餓得天歡。一鈍吟云。江西惡

派。

### 晨朝類

唐明皇早渡蒲關後半首云。春來津樹合。速月落成樓空。速馬色分

朝景。一雞聲逐曉風。一所希常道泰。非候繻同。默庵云。自足壓到一代。

杜工部曉望五六云。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開。虛谷云。以坼字隱字

清字聞字爲眼。此詩之最緊處。一鈍吟云。尋常覓佳句。五字中自有一字

用力處。虛谷每言詩眼。殊爲憤憤。假如池塘生春艸。眼在何字耶。

杜工部將曉二首。默庵云。何必句句說曉。只是此等詩不用照顧。自

成起結。他人學此。非寬則撒矣。

杜工部客亭云。秋窗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一江流宿霧

中。一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默庵云。只八句。

如天生。無復人力雕琢。又云。看杜詩。何拘情景。

韋蘇州趨府堂候曉呈兩縣僚友結云。可憐同宦者。應悟下流難。虛

谷云。應當作始。三字一抹默庵云。作始文理不通。

柳子厚且攜謝山人至愚池。新沐換輕幘。曉池風露清。自諸塵

外意。況與幽人行。霞散衆山迴。天高數雁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義皇情。虛

谷云。詩不純不律。然起句與五六。乃律詩也。默庵云。律詩與不律不在平

仄。方公一生不解也。

溫飛卿商山早行次聯。雞聲茅店月。一人迹板橋霜。一鈍吟云。真名

句。鶴神按陸放翁以此爲唐人早行絕唱。詭堂詩話云。此聯人但知其能道曠野。況於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不用一二閒字。止提撥出緊關物色。字樣而意韻鏗鏘。意象俱足。始爲難得。若強排硬疊。不論其字面之清濁音韻之諧舛。而云我能寫景用事。豈可哉。

劉賓客途中早發次聯。寒樹鳥初動。速霜橋人未行。速默庵云。高樹

鳥已息。古原人尙耕。不知其出於此。唐人又云。沙上鳥猶睡。渡頭人未行。

鶴神按查初白云霜橋人未行較人迹板橋霜更勝

劉賓客晨起前四句。曉色教不睡。速卷簾清氣中。速林殘數枝月。一

髮冷一梳風。一默庵云。首聯好。鶴神按曉嵐云四句一氣湧。出意境甚高。得力在起聯。

郭良早行詩。默庵云。郭良不知何人。

許渾曉發鄞江北渡寄崔韓二先輩云。南北信多歧。生涯半別離。地

窮山盡處。江泛水寒時。露曉兼葭重。霜晴橘柚垂。無勞促回揖。千里

有心期。虛谷云。早行晨起。難得佳者。獨丁卯為多。五言如素壁寒燈暗。

紅爐夜火深。雲卷四山雪。風凝午樹霜。皆近乎屬對未工。而所對

之句。意若牽強。又如簷楹銜。落月。幃幌耿。殘燈。上四字全

不佳。又如水蟲鳴曲檻。一山鳥下空階。十字全然無味。七言如星

河半落巖前寺。雲霧初開嶺上關。殆不成詩。默庵云。用晦氣骨自

弱。然清新相接。娓娓可誦。亦難到也。萬里曲意排擊。令人不平。鈍吟云。許

詩氣味清。黃陳氣味惡。許詩工細。自是一種好詩。黃陳正相反。方君持論

不平。默庵云。若是黃陳。則銜耿二字。又是詩眼矣。又云。水蟲山鳥十字。如

何無味。又云。此中諸詩。何句是黃陳能道者。乃敢妄言至此。鈍吟云。不用

詩眼。所以妙。萬里不解也。

許棠早發洛中前四句云。半夜發清洛。不知過石橋。雲增中嶽大。

樹隱上陽遙。虛谷云。此早發詩。不知二字便佳。默庵云。較大歷以前

家數略小。

僧宇昭曉發山居。默庵云。僅免俗。

梅聖俞曉詩前四句。烏蟾不出海。天地無明時。萬國睡未覺。一聲雞

已知。虛谷云。起句似孟郊。默庵云。東野豈僅以烏蟾替日月者。梅聖俞夢後寄歐陽永叔云。不趁常參久。向安眠舊溪。五更千里夢。

殘月一城雞。適往言猶是。浮生理可齊。山王今已貴。肯聽竹禽啼。

虛谷云。三四佳。末句言永叔已貴。無高眠之適矣。默庵云。以竹禽俗物比

永叔。是否。

黃山谷和外舅夙興云。瓜蔓已除隴。苔痕獨上牆。蓬蒿含

雨露。松竹見冰霜。卷幔天垂斗。披衣日在房。吟詩歎不遇。千古

一潯郎。虛谷云。披衣日在旁。當是指氏房之房。默庵云。六句文理

不通。

陸放翁晨起結聯云。新春猶一月。已覺日微長。默庵云。晨起如何覺

日長。鵝鴨按日長則日早。出不待日夕而知。

鞏仲至曉起甘蔗洲下四句。鉦鼓遙知寨。桑麻略辨村。雨來無

準則。容易濕蓬門。鈍吟云。結不好。默庵云。不接。

白樂天曉上天津橋閒望偶逢盧郎中張員外携酒同傾詩。虛谷云。

詩律不必高。但亦自然。鈍吟云。方公為黃陳之學者也。不解看唐詩。

看杜亦是黃陳之杜詩耳。未窺浣花老子之藩籬也。

許渾早發天台中巖寺度關嶺次天姥岑云。來往天台天姥間。欲求

真訣駐衰顏。星河半落巖前寺。雲霧初開嶺上關。丹壑樹高風浩浩。

碧溪苔淺水潺潺。可知劉阮逢人處。一行盡深山又是山。虛谷云。愛而

不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此詩三四於早行自工。但苦對偶太甚。所謂才

得一句。便拏捉一句為聯。而無自然真味。又且涉乎淺近。則老筆

恥之。五六尤為平平。唯尾句卻佳。可知者不可知也。甚處可覓劉阮。行

盡山又是山也。鈍吟云。此論卻好。然丁卯集句句清新。方公抑之太甚。豈曰憎而知其善乎。

魏仲先早起次聯。燒葉爐中無宿火。一讀書窗下有殘燈。一虛谷云。

燒葉一作燒藥。默庵云。葉字好。鶴神按司馬溫公詩話云。後人嫌燒葉貧寒太甚。故改葉爲藥。不唯壞此一句。乃并一首亦無氣味。

梅聖俞朝詩後四句。世事但知開口笑。俗情休要着心行。是非不道

任挑達。唯憶當時阮步兵。默庵云。此四句撒。

蘇東坡新城道中云。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檐間積雨聲。一嶺上

晴雲披絮帽。一樹頭初日挂銅鉦。一野桃含笑竹籬短。一溪柳自搖沙水

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芹燒筍餉春耕。虛谷云。三四乃是早行詩

也。起句十四字妙。五六亦佳。但三四頗拙耳。山谷老年愈不

佳。方公知三四之拙。則何苦強諛山谷。鈍吟云。三四非拙也。方公不解此

等句法。鶴神按曉嵐云。紫帽銅鉦不雅。

呂居仁西歸舟中懷通泰諸君三聯。山林何謝四字難方駕。詩話曹

劉可乞靈。一默庵云。何謝何以加山林二字。

### 暮夜類

陳子昂晚次樂鄉縣中二聯。川原迷舊國。一道路入邊城。一野戍荒

烟斷。深山古木平。默庵云。黃陳夢不到。

崔塗夕次洛陽道中首四句。秋風吹故城。一城下獨吟行。一高樹鳥

已息。古原人尙耕。一虛谷云。陳簡齋高原人獨耕。一勝似古原人尙

耕。一爲第四句下古字。第一句卻作秋風吹故城。故字不甚好。一若曰。秋

風吹古城。此一句既妙。第四句卻作故原人尙耕。亦可也。八字鈍吟云。首

四句妙絕。默庵云。名句。又云。接上已息。自然應下尙字。古與故相去幾何。

此等評語。幾同夢魘。又曰。原如何說故。

白樂天齊雲樓晚望偶題十韻兼呈馮侍御田殷二協律第八聯云。

病拋官職易。老別友朋難。默庵云。此聯片言居要。方氏評語漫。

僧宇昭夕陽次聯云。帶帆歸極浦。一隨客上荒城。一鈍吟云。好。

梅聖俞暝詩後半首云。醉唱眠茅屋。燒光透槿籬。荷鋤休帶月。亭

長豎毛眉。默庵云。燒字可平用否。

梅聖俞夜詩。日從東溟轉。夜向西海沉。羣物各已息。衆星燦然森。三

一云云。默庵云。此首似古體。

梅聖俞吳正仲見訪迴日暮必未晚勝因以解嘲三聯云。不殺雞爲

黍。一堪題鳳向人。虛谷云。五六用事妙。不覺其爲用事也。默庵云。傾崖瀝

石髓。始可云用事不覺。題鳳則顯然用事矣。鶴神按曉嵐云。用事之淺拙至此極矣。

宋景文臘後晚望次聯云。凍崖初辨馬。昏谷自量牛。默庵云。昏谷句

牽強。

宋景文西樓夕望尾聯。珍重窗風好。義人二字卽此時。默庵云。何不

卽作義皇。鶴神按窗風。紀公抹去。

陳后山湖上晚歸寄詩友中四句。劉德長欺客。王融卻笑人。二字殘

年憎受歲。連病眼怯逢春。默庵云。如此自好。何必江西。鈍吟云。鄧禹笑

人如此用不好。

陳后山後湖晚出云。水淨偏明眼。城荒可當山。速青林無盡意。抹一白

鳥有餘閒。身致江湖上。名成伯季間。日隨歸雁盡。坐待暮鴉還。鈍吟云。青林無盡意。可對紫竹觀世音。默庵云。第六句費解。亦接不下。

陳后山晚泊後四句。年使扶行老。雙船催趁渡僧。茲遊恐未已。着句

續先曾。抹一

陳后山晚坐云。柳弱留春色。梅寒讓雪花。溪明數積名。速月過戀平

沙。速病減還增藥。年侵卻累家。後歸棲未定。不但只昏鴉。三字虛谷云。六

句下六字爲眼。尾句尤高古。默庵云。虛字俱在中間。六句相同。亦好。

陸放翁五鼓不得眠。起酌一杯復就枕。鈍吟云。題好。詩意未醒。

趙師秀冷泉夜坐云。衆境碧沈沈。前峯月正臨。樓鐘晴聽響。一池水

夜觀深。一清淨非人世。虛空見佛心。卻尋來處宿。一風起古松林。一鈍吟

云。四靈詩首尾多平。此篇最好。鶴神按詩人玉屑謂聽字初作更字。觀字初作如字。後乃改定。查初白云。池水夜觀深。妙句從靜中得。

葛無懷雪夜首聯。冷藥通幽信。孤山欠幾遭。一三聯雪滴晴簷雨。一

松翻夜壑濤。鈍吟云。此詩只雪滴一句好。

劉後村暝色詩。暝色千村靜。遙峯帶淺霞。荷鋤歸別墅。乞火到鄰家。

疏鼓聞更遠。昏燈一燈字見字斜。小軒風露冷。自起灌蘭花。鈍吟云。首尾不

貫。昏燈句撒。

杜工部暮歸有云。客子入門月皎皎。一誰家搗練風淒淒。默庵云。此

等真唯老杜能之。

杜工部返照云。楚王宮北正黃昏。一白帝城西過雨痕。一返照入江

翻石壁。速歸雲擁樹失山村。速虛谷云。想必先得三四。抹一故以返照命題。

一默庵云。杜詩不用如此看。鶴神按曉嵐云三句。頂首句四句。頂次句。

趙師秀呈蔣薛二友次聯云。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默

庵云。宋氣。

### 粵西詞四種

木版硃印本二冊實洋二元

陳柱尊教授編粵西詞人如王鵬運。况周儀。爲近世詞學大宗師。其實兩家詞學。莫不有淵源也。粵西詞以咸同間龍啓瑞。王拊。蘇汝謙。彭昱堯諸先生爲最盛。均能肆力於重大拙一途。而無纖靡之習。至王况二氏。更光而大之耳。龍王詞尙有傳本。蘇彭等詞或傳本已絕。或尙未刊行。陳教授特先選刊四種。(一)蘇汝謙雪坡詞。(二)甘曦編彭子穆先生詞。(三)龍繼棟槐廬詞學。(四)王鵬運校夢龕詞。皆世人未經見之本。刻工精美。初印硃本五十部。以三十部發售。欲購者。逕將實價掛號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 吳學甄微（續）

貝琪

## 江余第四

惠棟弟子最著者。曰江良庭。曰余古農。皆親炙惠氏。篤守師承不變者也。良庭所長在書。亦兼治說文。古農則雜研諸經古訓。爲撫拾校勘之學。良庭作尙書集註音疏十二卷。用力頗勤。按尙書僞古文自閩百詩及惠定字等考定後。唐貞觀時根據孔傳所作之正義。當然價值低落。於是尙書乃有另作新疏之必要。良庭此書。卽應此要求而出者也。其體例係取書傳所引湯征泰誓諸篇逸文。按書序入錄。又採說文經子所引書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隸書。及唐時改易古字之謬。輯鄭玄之注。並漢儒逸說。參以己見爲之疏。末附尙書集註音疏述。對於尙書傳註之變遷。與今古文之糾紛。敘述頗明晰。自述作書之大意曰。唐貞觀間詔儒臣纂五經正義。孔穎達輩誤以梅賾所上之書爲壁中古文而爲之正義。反斥鄭氏所述之二十四篇爲張霸僞造。幹棄周鼎。而寶康瓠。由是孔氏之古文亡。而鄭氏三十四篇注亦與之偕亡矣。嗚呼。尙書之厄。一至於此哉。聲竊愍漢學之淪亡。傷聖經之晦蝕。於是翻閱羣書。搜拾漢儒之說。參酌而輯之。更傍采他書之有涉於尙書者以益之。皆以己意爲之疏。以申其誼。又曰。吾

師惠定字先生周易述融會漢儒之說以爲注。而復爲之疏。其體例固有自來矣。聲不揆樛昧。綜覈經傳之訓故。采摭諸子百家之說。與夫漢儒之解以注尙書。言必當理。不敢徇奇。誼必有徵。不敢欺世。務求愜心云爾。顧自唐宋以來。漢學微甚。不旁證而引伸之。尠不以爲孟浪之言。奚以信今而垂後。則疏其弗可以己也矣。由前之說。可見江氏著書之動機。由後之說。可見江氏治學之態度。惠派學者皆守漢說。故此書立意模倣定字之周易述。大體皆以漢儒之言爲主。其搜討之宏博。信足以扶翼馬鄭也。

良庭治說文亦極精審。病後世深求考老轉注之義。至以篆迹泥之。著六書說一卷。謂建類一首。卽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也。時治小學者多以爲允。獨皖南學派開宗者休寧戴東原震氏疑之。謂貫全部則義太廣。乃折之曰。若止考老爲轉注。不已隘乎。且諧聲一義。不貫全部乎。良庭與戴氏以學相重。其和而不同如此。厥後良庭孫子蘭沅亦精研說文。金壇段懋堂玉裁作說文解字注。多所商榷。嘗以說文五百四十部從段氏音韻表十七部編之字爲之注。凡段氏之譌者。加駁正焉。惟全書卷帙繁重。未克付梓。今傳者僅說文釋例二卷耳。

古農從定字問學前。嘗精研爾雅。作爾雅舊注疏未就。成注雅別鈔



八卷。專攻陸佃羅願之誤。其後質之定字。定字謂陸氏乃安石新學。羅亦非有宋大儒。均不必辨。子讀書撰著。當務其大者遠者。古農聞之瞿然。自

是於宋以下說經書不屑措意。探索古訓。深有所獲。念唐以前經說頗多。闕遺。欲求補之。乃繙覽訓典。兼及類書。有可採摘。即付之楮翰。歲月積久。

篇帙略備。乃依經文銓次。為古經解鈎沈三十卷。其體例一仍定字之九。經古義。凡敍錄一卷。周易二卷。尚書三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二卷。

禮記四卷。左傳八卷。公羊穀梁孝經論語各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敍錄備述唐以前諸儒名氏。及其已佚之書名。周易以下各卷。則掇次古誼。

然其間多寡。亦微有準繩。辭采豐蔚。則掇其菁英。一二僅存。則隨條備錄。兼注所引書名卷第。以示不由臆撰。並以北宋精本參校前明監版之譌。

舛。於輯佚之外。兼及校勘。扶微擯絕。厥功甚偉也。惟輯搜雖勤。而疏落之處亦多。故戴東原氏評之。謂有鈎而未沈者。有沈而未鈎者。雖然。古農以

一介寒儒。生平讀書。皆有資於借鈔。居然博稽廣核。成此巨著。則非有不懈之毅力。烏克臻此。其搜討之未完備。則地位與資力限之也。江鄭堂曰。

戴震謂古經解鈎沈有鈎而未沈者。有沈而未鈎者。夫沈而未鈎。誠如震言。若曰鈎而未沈。則震之妄言也。今核考其書。豈有是哉。惟皇侃論語義

疏。其書出於著鈎沈之後。且為足利贖鼎。何得謂之鈎而未沈者乎。藩為先生受業弟子。聞之先生曰。鈎沈一書。漢晉唐三代經注之亡者。本欲盡

采。因罹危疾。急欲成書。乃取舊稿。錄成付梓。至今歎然也。觀鄭堂之言。譏之者當可諒然矣。

古農亦精文選之學。所著有文選紀聞三十卷。雜題三十卷。音義八卷。皆博洽之作。為藝林所珍重云。

子二十六論

木版四冊實洋四元

陳柱尊教授著。卷一。原諸子上。原諸子下。原儒上。原儒下。闢孟。闢荀。卷二。原道。闢管。闢老上。闢老下。闢莊上。闢莊中。闢莊下。卷三。原陰陽。原法。闢商。闢韓。原名。卷四。原墨。闢墨上。闢墨下。原從衡。原雜。原農。原小說。子要。共二十六篇。故名二十六論。於諸子之原流派別。與其異同得失。言之均與眾不同。提出老子之惟反主義。與儒家之惟中主義相對。道家之學。世皆視為玄虛。此書獨能明其實用。莊子之道。世只知其為曠放。此書則謂其可以為達人。亦可以為烈士。其他法家之出於禮。與夫諸子之於名學。均多言人所未言。誠治諸子學者所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實價匯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便妥。

# 論學書十首

## 與陳生柱尊書

蘇紹章遺著

慰寂寥。幸甚。此問學社。兄紹章白。

柱尊老弟史席。月前接覆書。並大箸敝帚集一卷。讀竟歡喜無量。以

## 與陳柱尊校長書

黃宏憲遺著

弟盛年而致力之勤。植根之厚。洵足方軌前修。作範後學。孤憤抽思。答問諸篇。取材周秦諸子。非徒貌襲。殆神似之。致足爲貴。惟集句之作。雖極工麗。亦近優孟衣冠。古人殆不以爲正軌。可偶作而不必多作也。論字形音韻諸篇。窮委探端。淹貫中外。持議精確。惟吾國文字繁博。源流緜邈。象形諧聲之外。非假指事。令意轉注。假借不能貫通。兄不諳外國文。於吾國小學之功。亦未嘗深致力。無從語其竅要也。弟能條貫之。並撮舉要領。以示來學。則甚爲此文幸矣。論文論書兩篇。精確不磨。典論文賦。不足尙也。字之喜好。人人各殊。杜尙瘦硬。而東坡則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而以玉環飛燕爲喻。又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大約字體森嚴而苟無飛動之氣。則亦不耐觀也。兄冉冉已老。而顛躓於流俗功名之場數十年。不克自拔。已無復望於盛大之業。卽於詩於文於字諸小道。壯年稍涉其藩。亦泛濫而無所得。一任己意爲之。或稍有以異於流俗者。則天真未盡漓。尙偶露於文字間。要非所希於傳世矣。惟弟常有以議論之。以

柱尊先生道鑒。蒼梧一別。倏忽徑年。寐寤有懷。想彼此同之也。敝郡中學。腐敗達於極點。幾於不忍過聞。今得足下摧陷而廓清之。自此當漸放曙光矣。滬上矯龜自去年諸同志相率南旋後。舍姪等既未得奉教於長者。又無所觀感而興起。志氣遂日卽偷惰。幾不可以救藥。安得有繼武足下其人者。再爲之興奮之。俾枯木朽株。得逢春而再發也。近日吾省留學於滬者日益增

多無人表率弟京塵碌碌。無善足陳。去年十月間。得便血症。勢如傾盆。頻死者屢。今幸告痊。然病根仍未去也。中央政府雖因外交事變。然邯鄲學步。非由自動。今仍沈寂。俄國革命無甚影響。蓋尙未發生劇烈之變動也。欲言不盡。順頌教安。弟宏憲。

## 與陳柱尊教授論自由詞書

葉恭綽

柱尊先生左右。奉示暨新著敬領誦一一。執事高才廣學。恢廓無涯。拘墟瞽儒如綽者。惟有佩羨。何能妄加評騭。年來于詞學。略有探討。承詢

自由詞一節。敢狃所見。藉塞明問。詩詞曲本一貫之物。以種種關係而異其體裁與名稱。其為敘事抒情之韵文則一也。應求可以合樂與詠唱。則亦同。愚主張。曲之流變應產生一種可以合樂與詠唱之物。其名曰歌。其詳已見拙著振蘭篋裁曲圖詩序。茲不復贅。尊著自由詞實即愚所主之歌。鄙意應不必仍襲詞之名。蓋詞繼詩。曲繼詞。皆實近而名殊。猶行楷篆隸。每創一格。定有一專名與之。以明界限。而新耳目。張天方曩作新詩。弟亦曾以此說進。蓋既非沿襲。則宜逕立新名。至名實之間。是否相副。則愚復有所見。愚所主之歌。以能合樂與詠唱為主。合樂事本與曠姑不細敘。所求能詠唱則事並不難。但一必須句末有韵。或二句三句再用韵二腔調必須諧協。

此事說穿甚淺而諸名家往往不明袁子才謂古人詩有可傳者有可讀者所謂可讀即指誦之而聲調鏗鏘者曾濬生謂韓退之詩為玉磬聲聲激金鈴個個圓亦指其可誦如何始可誦鄙意不外陰陽清濁能調協而已如杜詩風急天高猿嘯哀風天高哀四字皆清平如猿字亦清平假定風急天高猿嘯哀尚讀得下去乎故不論何種韻文皆有自然之律過於違反即不能成誦矣

三須通俗顯淺而不俚鄙。能此三者可合今日之所需。但即此已似非易。公才雄氣猛。盡努力開一新境界。早起率復。不盡欲言。即頌道安。弟恭綽上。五月六日。

### 與陳柱尊教授論學書

梁寒操

柱尊先生。手書敬承。先生具浩然之氣。秉剛健之筆。篆法章草。無任不宜。拜賞賜件。至為神往。感佩感佩。學術世界發刊以來。嘉惠後學。至非淺鮮。今日書生報國。亦唯此為大事耳。勿勿奉復。不盡百一。梁寒操手狀。三月二十七日。

### 與陳柱尊教授論自由詞書

陳鐘凡

柱尊兄左右。前奉十七日教。以連日酬酢。觸發胃病。呻吟數日。訖未就痊。今日又奉大片。祇悉一百姪大病新瘥。至慰遠懷。學術世界第十期所載大作自由詞。拜讀數過。至佩至佩。溯詞起於晚唐五季。下逮北宋之歐晏張柳。率以爭門濃纖。抒寫艷情為宗。至東坡豪放。不喜前裁。以就聲律。時人雖譏為曲子縛不住。然其橫放傑出。包羅萬有。詞境為之一變。至稼軒多撫時感事之作。絕不作妮子態。更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矣。是知詞在兩宋已多變化。非必拘守律譜。方為上乘。元人散曲內容益臻繁複。作風益趨平熟。明代小曲。如北人之打棗竿。及南人之吳歌。有措意清新妙入神品者。多北里之俠。或閨閣之秀。以無意得之。較諸文士以腐套填塞為詞者。且高出萬萬。兄以清麗俊爽之筆。抒曠放蕭疏之懷。雖自為己律。或任意浩歌。無不優為。何必倚刻版之聲。按不可知之譜。而後始謂之樂章哉。此頌著安。弟陳鍾凡頓。五月二十六日。

### 與黃賓虹教授論篆法書

余紹宋

賓虹先生賜鑒。惠教拜悉。并謔康勝。極慰。尊論籀篆筆法遞變各端。誠為不刊。今人作大篆。往往用小篆筆法。或雜用草隸體勢。皆由未明此理。故紹宋嘗推先生所書金文為並世無兩。豈惟並世。蓋自明以來所鮮見。前示及先以袖珍印集見惠。迄今尚未奉到。未審是否郵局遺誤。抑先

生忘卻付寄。還希示復。前數年先生主國光社時。曾有李陽冰仿詛楚文篆書千字文印行。紹宋久欲一觀。不可得。尊篋如尚有存書。希以一帙見賜。何如。率復。即頌杖履安蘇。不宣。紹宋拜上。十七日。

### 與張孟劬教授論墨學書

陳柱

孟丈先生大鑒。昨自錫返。拜讀兩次大示。辨儒墨之別。精審絕倫。且將墨學已成家及未成家之學。分開討論。尤佩卓見。墨學未成家之前。已有墨學之淵源。故漢志墨家始於尹佚。墨學至墨子方始成家。故墨學不能不冠以墨字。如此則近人疑墨家不始於墨子而名學始於墨子。其事亦因之而明矣。李君源澄。昔事季平。近事太炎。其人好學。不易得也。順頌道安。三月七日。

### 答葉遐菴先生論自由詞書

陳柱

遐菴先生閣下。昨奉大示。敬悉起居萬福。新創詩歌。公主張別立新名。律以詩變而詞。則有詞名。詞變而曲。則有曲名。既有新體。則應別造新名。不必沿襲舊名。此名家之正名之論。曷勝欽佩。承命題賈似道墨拓草草題就。敬祈教正為荷。順頌譔安。二十五年五月十日。

### 答陳斟玄教授論自由詞書

陳柱

斟玄吾兄。前書想達左右。貴恙已全愈否。念念小兒一百病已日愈。

昨已能起坐。遠蒙垂注。感激無量。承平論自由詞。誘進之意。且感且慚。柱嘗謂文學界中。唐以前且勿論。論自唐以後者。唐以後者若文則有韓退之。詩則有杜子美。字則有顏平原。後之人雖好惡各有不同。然其巍為自唐以來一大宗師。包羅萬有。則古今無異辭也。惟詞則無論何人。舉不出一人足以配韓杜顏者。清末好夢窗清真者。或欲舉以相擬。不知大小之不相伴。無異泰山之與邱陵也。或擬舉蘇辛。則誠較為偉大。然即東坡而論。其詞已不及其詩之偉大。他更何說。故欲於詞壇中。推一人足以配韓杜顏者。終無有也。此其故何哉。豈非以詞拘於刻板之律。縛於不可知之譜之故乎。此如纏足女子。雖不無美者。而求其能高舉闊步則難矣。今若只取其天然之音調。解其向來之束縛。則既不失詞之體格。而又無向來之顧忌。則作者既可高舉闊步。而知音者亦可按詞制譜。似於最初創詞之原意。乃或反有合也。想兄同調。必以為然。並望教正。弟柱頓首。五月二十九日。

### 答石潔于論學書

陳柱

昨奉大示。敬悉立志堅卓。不隨流俗。真今世之所罕也。曷勝欽佩。治學當以經史子為根柢。根柢既深。然後用力於集部。則發為文章。自然淵粹。原遠流長。根固者實遂。不期然而然矣。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柱敬白。

## 文苑

### 文十一首

陳寶琛傳

陳衍

陳寶琛字伯潛。號弢庵。閩縣人。曾祖若霖。祖景亮。父承裘。皆已有傳。世居螺洲鄉。寶琛以道光戊申生於里第。幼隨父侍祖父官署。自陝而齊。十歲自山東運署歸。讀書家塾。每出塾。父輒命旁侍。詔以古今忠孝故事。年十三。充邑諸生。十八舉於鄉。二十一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乙亥大考二等。記名遇缺提奏。己卯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歷充國史館纂修。功臣館協修。轉侍讀。歷左右春坊庶子。侍講。侍讀學士。洊陞內閣學士。初寶琛以詞林職在文學。博覽羣書。辭賦翹然異衆。顧大臣習於庸靡。轉不予典試督學差使。及居講職。

見中興日久。朝綱漸墮。外患亦日急。樞臣僅有高陽李鴻藻守正不阿。因與宗室寶廷瑞安黃體芳南皮張之洞豐潤張佩綸奮發言事。慨然有澄清之志。天下想望丰采。號爲清流。寶琛所論列。若伊犁廢約琉球外屬籌關東設官用人臺灣巡守及開山防海陳洋務六事。固越二策。又如星變陳言請嚴貴近察典劾中外不職大臣原盛京副都統富陞之罰。斥琦善專祠之請。其他論故督江甯三牌樓之疑獄。舉舊相閣敬銘之清操。皆國家大計。及正義所在。而尤以風節著聞者二事。有太監奉太后懿旨出宮門與守門護軍鬪。事下刑部。內務府依法訊辦。兩宮盛怒。重科護軍毆打違抗罪。大臣不敢爭。寶琛以事關治亂消長。奏請申門禁舊章。防流弊。又請特降懿旨。免護軍重罪。宮庭怵清議。護軍得從輕典。

時之洞亦已疏陳。見寶琛疏大驚服。孝貞顯皇后山陵奉安。有詔慈禧皇太后聖躬甫臻康豫。臣工先後陳奏。慈輿未可遠涉郊坰。朕亦未可暫離左右。籲請謹遵康熙二年成憲。停止恭送。奉懿旨允所請。寶琛以事關家法人紀。疏請暫緩永遠奉安。先奉移隆福寺如定陵惠陵故事。俟皇太后聖躬復原再行諏吉。皇上親往舉行。普祥峪定東陵永遠奉安典禮。聞者聳然之。二者皆言人所不敢言。同光閒。朝列正士。若臯蘭吳侍御可讀仁和吳編修觀禮皆忘年交契。以氣節文章相切劘。癸酉乙亥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己卯充甘肅鄉試正考官。壬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提督江西學政。試士嚴明。以士習風化爲任。重教官覈優行。復白鹿洞書院。請以顧亭林黃黎洲二先生從祀文廟。又以二語榜前楹云。作君子自辨義利始。舉秀才須明經傳人。士是以咸知所嚮。先是敢言者日進用。庸猥大臣多罷斥。朝端側目。慈禧亦漸耽逸豫。異趣者思假隙翻朝局。會法越事起。盛昱輩一疏盡易樞府王大臣。寶琛與佩綸方疏論越事。

寶琛疊言越南未失。則和戰皆易。越南若失。則和戰兩難。規復越南。爲國計安危所在。宜用全力。勿兩端於防。海籌餉。用人皆有規畫。又言法人利在速戰。尤利暫和。勿熒謬論。墮其術中。中朝乃以寶琛會辦南洋。佩綸會辦福建海疆。寶琛卸贛學赴江甯。聞法約五款垂成。復上疏請集謀策。逐一研求。勿因和局之成。遽罷滇桂軍備。以伐詭謀。遏婪索。朝旨赴津赴滬商和約。又止赴津。命在滬協商。以其閒往來巡察江防。而防務方在宿將手中。事權不屬。請自募勇訓練。請飭中外豫籌持久之計。言多不報。而和局成。寶琛丁母憂歸。又以薦唐炯徐延旭故。部議降五級調用。自是里居者二十餘年。先後尙書錫珍大學士李鴻藻。欲起用寶琛。皆不果。時家門鼎盛。諸弟科第踵相繼。色養怡怡。老父顧而樂之。父志量宏遠。嘗慕范文正之所爲。寶琛因教鄉人紡織。仿社會意爲平糶。修社學。設義塾。將體父志。逐漸爲之。關切鄉邦利病。欽仰先進陳左海先生之爲人。藏有左海與先世往來手札十數通。論里中興作諸事者。用大府以

時延訪。亦銳身贊助。謀裨益。初當道延主鼇峰書院講席。以經史時務分課。士之髦秀者。皆樂育焉。戊戌德宗變法。湘撫陳寶箴論薦。以政變罷行。未幾。科舉既廢。則一以教育自任。謂日本同文地近。教育有成績。因創立東文學堂。嗣是設師範學堂簡易科。資遣速成師範生於日本。大府復延主高等學堂。爲整齊歸併。贏其費。以辦中學。又派師範法政商科留日學生。先後畢業歸。遂拓法政學堂立商業學堂。遍設全省中小學堂。又請大府規定歐美留學生官費名額。凡所興創。需款之擘畫。舉事之層累曲折。心力瘁焉。既省設學務公所。大府延寶琛主其議。都人士亦立省教育總會。皆深倚毗。閩士多寒峻。其畢業而勝任教員者數百。家賴舉火焉。丙午秋。外人覬閩路亟。京僚倡議自辦。呈請郵傳部奏派寶琛爲總理。規定全省路線。先就漳廈施工。親歷南洋各屬募股。侵冒瘴濕。患脛腫。偃臥經月。集閩僑股款百餘萬元。急成嵩嶼至江東橋鐵路七十餘里。己酉宣統初元。疆吏交薦還朝。卽開復降調處分。禮部奏辦禮

學館。請旨派爲總理。時之洞已前入樞府。暇則與一尊相對。追話往事。或偕朋好。挈門生出遊寫憂。其秋之洞薨於位。益恫國事之艱危。朝士之直言敢諫者。若榮縣趙熙新昌胡思敬輩。皆過從甚密。託感喟於歌詩。其冬補閣學原官。謝表有賈生之對宣室。非復少年。蘇軾之直禁林。永懷先帝之語。讀者悲之。尋充經筵講官。疊預舉貢。會考優拔貢朝考東西洋留學生廷試。北洋大學畢業生殿試閱卷。欽選資政院碩學通儒議員。辛亥五月簡山西巡撫。俄而開缺。以侍郎候補。命授讀毓慶宮。八月武昌革命。當局議派有聲望者十數人南下議和。寶琛預辭焉。十二月遜位。詔下。有勸宜捨去者。寶琛有家書。謂半年來日在左右。禮遇優渥。論義論情。均難恕舍。其友陳衍。嘗勸以納誨宜讀莊子讓王篇。可學遼東丹王棄黃屋如敝屣。寶琛雖不盡從。然如石亨徐有貞之奪門復辟。桑維翰之乞庇於契丹。決所不爲。故張勳之舉。長春之謀。皆不與聞。於宣統三年秋。以候補侍郎改補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兼任弼德院顧問大臣。充德

宗實錄副總裁總裁。本紀成授太保。實錄成晉太傅。並追諡其曾祖文誠。甲子十月之變。清少帝至北府。寶琛奔赴。卒計解北府圍。復贊密畫。出北府以獲至天津。寶琛遂自舊京移居。負羈縲者垂十年。辛未冬。少帝至旅順。寶琛繼至。有所陳議。旋還津。翌年九月一至長春。又明年九月再至。皆於歲暮告歸。仍居天津。亦可謂居易俟命已。甲戌冬病寒久不愈。不出戶者兩月。乙亥正月。已而復病。入德國醫院。卒不效。長子懋復護歸。瀕危語之曰。此局將何以繼。遂薨。二月朔日卯時也。春秋八十有八。喪聞。□□特諡文忠。晉贈太師。耄年重游泮水。重宴鹿鳴瓊林。鼎革後。遂無有談科名掌故者。平生胸懷散朗。喜山水遊。爲詩講音節。雅近東坡荆公。里居時。旣築聽水齋於石鼓山中國師巖下。賦詩刊石。有終焉之志。又於永福小雄山。得元人王翰隱居舊址。築聽水第二齋。又爲題像。樹墓道於鼓山臨滄亭。所勒趙忠定詩。題詠刻石致慨慕。於福州西湖。葺宋李忠定祠。修遺墓。構偕寒亭歲寒樓海天閣於鼇峯書院師範學堂。著有

奏議若干卷。詩集若干卷。配王氏。同邑工部尙書王慶雲女孫。辛亥後留里中庀家事。辛酉病沒。寶琛乞假歸視喪。先葬於閩縣之君竹山。寶琛與合葬焉。子六人。懋頤幼殤。懋復癸亥四月。清室賞官乾清門頭等待衛。懋侗懋良懋需懋隨女七人。孫八人。種繼絜紘繁絳繁綿。孫女六人。陳三立撰墓志子懋復等撰行狀

### 贈松英宗女士序

陳衍

自重男輕女之待遇。不理於衆口。女子之有志者。相率入學校。致力學業。以爲立身之本。然男女分校之女生。往往校長教授不遽責以高深之學問。若曰。苟能是。是亦足矣。噫。此依然重男輕女之見也。於是女子之有志者。必求入男女同班之學校。庶學業不讓男子。有時且突過之。何則。女生卒業後之出外任事。以充教授秘書爲最宜。而用之者亦以其爲女生也。而分外優容之。其爲人用。而承人分外優容。非有志者所願受也。松英尊人柱尊及余門。學問淵然沛然。松英又及余門。三年卒



業矣。年尙少。文筆清通。不亞於同班男子也。願松英勿  
亟求任事。歸而請益於名父。益飫其學。然後可出而用  
世矣。丙子春日八十一叟衍書。

太倉志稿序

唐文治

吾婁自明弘治建州後。桑懌民先生始創太倉州志。厥  
後張仲明先生張南郭先生踵爲之。清乾隆初邑宰金  
上侯先生。別爲鎮洋縣志。嘉慶時青浦王蘭泉先生。以  
大司寇致仕。州牧鼇伯麟先生聘纂直隸太倉州志。蘭  
泉先生負文章重望。蒐采完備。當時稱爲鼇志。咸豐初  
錢伯瑜先生遂有壬癸志稿之作。距鼇志五十餘年。僅  
傳人物。餘則闕如。光宣間先師王文貞公繼纂州縣志。  
故鄉文獻。聿闡幽光。顧王志刊成。雖在宣統以後。而其  
紀述人文。實斷自光緒初年。迄今又六十載矣。其間風  
俗之變遷。政治之沿革。聲明文物之盛衰。懼就湮沒。邦  
人士爰有修續志之議。謬推文治與聞其事。世弟王君  
慧言文貞公哲嗣也。頗稔桑梓掌故。遂請其屬草。并商

諸錢君誦三。各就所知。略加增益。仿壬癸志稿例。先將  
人物一門付印。就正於父老昆季焉。人物者一國之砥  
柱。亦一鄉一邑之命根也。吾邑人才始盛於明代。太原  
以勳業煊當時。琅邪以文章著壇坫。煙客先生以名閥  
耆儒精畫理。傳弈禩。理學則有尊道安道孝友貞介諸  
大賢。經學則有忍庵抱桐敬亭諸鉅著。詩家則有鹿樵  
世稱詩史。厥後有周子俶王端士等十子。程迓亭先生  
崛起。著作等身。其所輯烏吟集。披華啓秀。爲平陽婁東  
詩派之先河。秋帆宮保。聲問彪炳。經訓菑畚。幕僚之盛。  
與阮儀徵相伯仲。彭甘亭先生。駢四儷六。符采複隱。亦  
頗膾炙人口。於是王氏有婁水文徵之輯。邵氏有婁東  
雜著。徐氏有婁水琴人集之編。郁郁乎盛哉。咸同後稍  
衰替矣。然卽此六十年中。若王文貞師。正學碩望。爲藝  
林宗匠。陸文慎師。忠謀蓋節。卓然有古大臣風裁。陸蔚  
庭先生。謹慎循良。躬行儉德。舉可師可法。他如張君拙  
嘉。畢君枕海。姚君柳屏。文采風流。雅負令望。至如閨閣  
名媛。義烈節行。亦往往不絕。間閱近代摺紳全書。贊吾

邑曰。敦本畏刑。崇文知恥。蓋江蘇全省六十餘州縣。所未嘗有。於是知陸桴亭諸先生講學之功。沾溉於無窮也。先大夫嘗言中興之時。若曾胡左諸公。其政學合一。體用兼賅。實肇自桴亭先生。溯其宗旨則曰尙志居敬。以植其本。致知格物以會其通。天德王道以綜其全。盡性至命以要其極。然則吾鄉風氣之純樸。其本原蓋可知矣。文治年十四五。時輒聞里閭新進某也賢。某也才。某也文學。某發而穎豎。學校如林。譽髦斯士。蓋庠序有正學。而後社會有正人。國家有正氣。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深願吾鄉後起。常以先正典型懸諸心目間。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庶幾造出類拔萃之英。膺霖雨蒼生之寄。正人心。善國性。禦外侮。救生民。或者導源於吾鄉焉。文治固常執簡劄。夙夜寤寐以求之者也。歲在旃蒙大淵獻。涂月邑人唐文治謹序。

史記立儒林游俠貨殖三傳論

李樹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

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嗚呼。固豈未聞史公自序之言乎。曰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史公於六經之文。開宗明義已鄭重及之矣。又曰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蓋史官之設始自黃帝而六經在孔子未刪定以前。藏於史氏。不專屬於儒家。史公欲紀載舊聞網羅百氏。上繼六經以明大道而成千秋之業。不得不溯厥源流。此通史體裁。固大異於斷代成書。可見史公之於六經黃老。未嘗有所偏徇也。故史記一書。無論尊孔子爲世家。進弟子於列傳。崇孟荀而附庸諸子。其節取傳記采虞夏商周之書。猶必攷信於六藝。而於太伯伯夷季次原憲顏淵諸人。則稱道勿置。何嘗後六經退處士崇勢利而羞貧賤如班氏所言。且以六經爲孔子所定。凡傳授六經誦法孔子之人。則列於儒林。其於儒林之外而復立游俠貨殖各傳者。亦正有微意存焉。不知其意而妄肆譏評。未可謂之確論也。蓋道先天地。本無乎不包孔子以前。無六經之名。而道不盡於六經。

孔子以後。有六經之述。而道悉該於六經。六經既爲孔子刪定。皆載道之文。俾儒家世守其業。於道爲最尊。史公立儒林。非傳經之人不列入。亦卽尊之也。然儒家之所以可尊者。以其經明行修。輔佐國家。能如藝文志所云游文六藝之中。留意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而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自聖王不作。大道不行。井田學校之規替。百氏失其官守。教養無術。相沿至戰國之世。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而懷才負異。抱策干時。若蘇秦張儀。蔡澤范雎之類。大抵不儒不俠。不商賈。伏軾撐銜。挾其智術。詐僞。庭說天下之諸侯。王以取卿相。斯時有勢力如孟嘗。春申。平原。信陵。其人者。又復出其金玉錦繡。以號召天下。於是談天雕龍。雞鳴狗盜。市伍里儉之流。莫不傲睨王公。爭效一時。而學問如孔孟。反栖栖皇皇。轍環天下。至老死不得行其道。豈非所謂盜跖塵埃。聖賢寂寞者耶。故在當時。莊生有儒以詩禮發冢之言。韓非有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之語。謂段干木爲晉國大駟。顏涿聚爲衛國大盜。而鄒嶧之

徒。亦嘗疑及阿衡負俎。百里飯牛。雖出於偏激附會之談。不足徵信。然儒俠與商賈。流品不分。賢不肖無別。亦可見當時之風會矣。竊謂儒家者流。本出於古司徒之官。太宰九兩。所謂儒以道得名者也。然世盛則道統於一。故儒術顯而游俠貨殖不名。世衰則道術分裂而人才雜出。凡夫操一藝挾一技者。皆得與儒術爭鳴。又何論游俠與貨殖。此固世運之變也。善爲國者。就其變而因勢利導之。懲其所過而勉其不及。則夫儒俠貨殖三者。皆有利於國家者也。而始皇狃一夫之見。惡其擾擾。焚詩書。阬儒士。逐游客。殺豪傑。以爲如此可以長享牧長保之。金寡婦清之財矣。豈知吳廣陳勝乃起而亡之。漢懲秦弊。一反所爲。然高祖挾數用術。未離雜霸。文景休養生息。隱資黃老。時則季將軍以俠顯。張廷尉以貴進。至武帝而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可謂別黑白而定一尊矣。然任俠如汲黯。殖產如卜式。亦皆列於顯位。爲時名臣。此其登崇俊良。兼收並蓄。夫豈自宥其法哉。亦欲廣

其途以勸天下耳。天下之井田學校不可復。則民之失其業而詭於正者多矣。苟有稍知正道而能瞻生產重信義急患難而見稱於世者。是卽斯民之雄也。安得不誘而進之耶。天下真儒少而僞儒多。自昔已然。故孔子謂今之命儒也妄。范蔚宗謂利祿之途使然。春秋之時。齊人嘗譏魯儒書。而鉏覺輕死生志行卓絕。弦高知大

義扞國家之難。豈可以其不名爲儒而少之乎。天下之美其名而墮其實者亦衆矣。彼漢初儒者申韓伏董十數人之外。如公孫宏之輩。覬人主好惡弋取名譽鉤致富貴。是皆以商賈猾賊之爲爲之於儒者也。游俠貨殖何遽不如乎。世徒見朱家郭解陶朱猗頓之所爲而不見公孫子之所爲。毋乃循其名而不攷其實耶。抑思王治無不貫。司徒興六行兼及任卹。洪範數八政。首重食貨。百家皆六經之支流餘裔。固未可崇彼而獨絀此也。故術無論純駁。業無論高卑。有過人之才而能拔出於儔類之中者。皆足有利於國家。在後世治天下者善用之耳。此史公立儒林游俠貨殖三傳之微意也。後儒不

明世變升降之由。與夫史公立傳之意。信班氏之譌言。而訾龍門之卓識。亦適見其胸次之陋且狹矣。盍更爲之討論古今。以一擴其胸次也哉。

導善社始遷楊公祠記

代作

葉長青

會垣觀音井梅塢兩鄉。祠祀楊公。不知如千年矣。民國十七年。倪子宣炎。與同人創辦慈善事。設所於藤山田公廟。名曰導善社。兩鄉固多樂善君子。以吾社辦理善加入日衆。又以楊祠地適中。請移設焉。來遷不兩月。內政部釐正祀典。凡神之不見志乘者。悉令廢。余詢楊公事蹟。或以宋節度使對。余疑焉。祠中無故實可考。惟楹聯漫漶。隱約可辨云。經天貫日共精神。一代聯芳文信國。抱石沉舟同義烈。九原尙友屈靈均。訪諸葉君長青。曰。噫。此宋末忠義人也。事詳於夏允彝長樂縣志祠祀類。及列傳忠義類。遂錄呈福建民政廳詳部備案焉。公諱夢斗。字子仰。號山甫。吾閩長樂東渡之。以文章起家。寶佑四年。與兄琦。弟叔濟。姪次鄭。登文信國榜進士。官

至揚州都統使。兄弟各守要害。景炎末。宋室播遷。公等力抗元師。兵敗。赴揚子江死。公示夢於其鄉父老。爲之立祠。顏曰文章節義之祠。夏公所記略如此。考宋史忠義傳。景炎全家死義者。有尹穀李叔章等。叔姪有陳文龍。夫婦趙卯發。其餘死者。無不備書其事。爲後世觀法。獨於公等死事之烈。付諸闕如。抑亦奇矣。雖然。以公英靈。卽不示夢於其鄉。夢矣。夏公不卽爲之傳。而寶祐一錄。尙在人間。公之名亦足與文信國謝枋得陸秀夫諸賢。共垂不朽。乃知孤忠勁節。無不發之幽光。吾社中人。日卽無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感想何如耶。年月日某記。

漢熹平石經周易殘字跋

顧鼎梅

庚午辛未之際。洛河之南。朱疙疸材發見漢熹平周易石經殘石二段。上段作真三角形。兩面刻。計存字四百九十有六。爲萍鄉文君舟虛所得。下段存字四百五十有五。爲三原于君右任所得。文字均相聯綴。實一石斷

爲二耳。頻年石經殘字出土者約計三百餘方。文字各達四百以上者祇此二石而已。爰用金屬版合印爲一。鴻都遺跡。璧合珠聯。誠樂石中快事矣。

謹跋唐蔚芝司農撰書先文貞公壽序

王保德

右唐蔚芝司農撰書先大夫六十有一壽序。去今已三十四年。先大夫棄養亦十八年矣。保德偶一展卷。益增風木之悲。因念先大夫中年講學里中。一時俊彥羣附景從。而司農爲入室弟子。尤篤師門之誼。晚而彌親。此序作於光緒壬寅。時朝廷銳意興學。同鄉京僚及邑人士。皆欲先大夫出而主持學校。司農文中尤有勸駕之意。而先大夫竟堅謝不出。蓋深慮教育之舍本而逐末。尙藝而遺道。其弊或有甚於科舉。非以學校爲不足爲。後生爲不足教也。厥後司農辭南洋大學講席。而創設國學專校於錫山。倡爲明體達用之學。以挽狂瀾於既倒。雖時事已不可爲。而稍留讀書種子。俾正學不至泯滅。此固先大夫所默許者。痛乎不及見已。司農五十後

病日。故其書翰友朋間流傳甚少。而先大夫生平雅不喜頌禱之祠。人之爲文以壽者。又僅此一篇。爰重付裝池。而附書其後如此。丙子三月男保謙謹識。

游西竺山賦 並序 民國四年

陳柱

西竺山者。蓋句漏之別峽。山嶽之英靈。神仙之方丈。隱士之蓬萊也。惟其託根窮荒。寄身辟縣。不遇才人騷客之游賞。故無雄奇詭麗之文章。以發揮殊采。張皇奇跡。既不得與天台黃山馳譽於中區。又不能與獨秀風洞齊聲於西粵。雖山靈之有待。亦士林之大恥也。余自未冠之歲。屢作茲山之游。未嘗不怪茲山之奇險幽鬱。崇雄峻嶽。自非冥搜幽討之奇士。惡足以窮則妙。自非博物工文之君子。惡足以述其狀。民國四年六月。養病家園。消搖山水。因約同志之士。爲昔日之游。其於崇也則由石池而窮通天之巔。其於深也則由蝙蝠而穿白雲之險。其於奇也則探石筍石田之妙。類多昔日所未至。而爲天下之絕觀者也。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僕

野人也。何足以當之。客曰。是不可不述。故謬復賦之。并約友人馮振心君爲之記。以志勝游云爾。其辭曰。出里門以徒步。尋山水以尙羊。留東南以仰望。見巨驥之高驤。由吾鄉望茲山巔如驥驥何天公之神駿。欲騁力乎康莊。翳誰爲之控縱。勢將奔而未行。青松如鬣。白雲爲裝。雖天路之寥廓。余將駕兮周章。客指以語余曰。此所謂西竺山者也。距十里乎吾鄉。於是約友就道。向山而奔。一里二里。或後或先。倏遠近之既異。遂景態之累遷。何雙峯之高峙。作柱石乎南天。慨人世之變化。慶不知其萬千。唯茲山之特立。常寄傲乎雲烟。方同爲之感槩。留至乎山邊。爰攀石而直上。不百步而止焉。客曰。此所謂西竺巖者也。山之名以是傳。爾乃裴徊山阿。兀立巖麓。雞狗相聞。家戶相屬。野田鱗次。遠山起伏。清流淥波。嗚咽斷續。卷萬里之松濤。和斷崖之猿哭。永眺長哦。駭耳驚目。於是棲遲古寺。頽仰僊鄉。既宏敞以環麗。亦虛寂以清涼。復窅然以冥尋。更飄然而神揚。留黯然而無色。悅稀微其若光。信列僊之攸宅兮。非吾人之所宇也。遂反步而出。

戶兮。燼乎不可以處也。既出戶而南游兮。經頽垣且焉止息。歌彼黍之離離兮。感寒螿之唧唧。悲風號之颯颯兮。陰氣淒其瀝瀝。豈狐兔之窟穴兮。將虎豹所潛匿。芻將入而慄慄兮。欲舍旃而未克。舉微火以燭幽兮。勉臨危以相翼。上蝙蝠狂叫驚飛以相射兮。下怪石紛挐交錯而則劣。恐鬼魅之吞噬兮。疑戈矛之相擊。雖萬死而不顧兮。將以求夫玄冥。既居安而若危兮。故履險而猶寧。爰側身以隳行兮。路嶮曲而峻崢。芻欲退而齧足兮。奮一進而衝纓。方自悔其勇進兮。乃芻至乎山亭。穿山南而山北兮。窮百怪之所呈。是何巖路之奇險兮。既嗟歎而復驚。客曰。葑所謂蝙蝠洞。後所謂白雲巖者也。吾子豈未之嘗經。爾其廢寺崩頽。高樹扶疎。荒榛載道。有鬼一車。饑鷹相搏。寒鴉驚呼。徬徨大樹之下。坐臥殘壁之隅。感莊生之消搖兮。羨風露之能茹。顧妖妍之可畏兮。亦幽閒之足娛。余既安而欲息兮。客指余以葑涂。復然薪以遂行兮。石徑削其如銳。寒燼燼以侵膚兮。怪六月之飛霜。經石池之淒冷兮。詠涉洧之蹇裳。芻匪慎而

礮足兮。乃幾淪乎渺茫。幸蛟龍之臧伏兮。果出險而獲康。歷石田之參差兮。入石筍之叢篁。戩薪火之已盡兮。衆太息以憂惶。欲橫奔而無路兮。如羣盲之相將。芻閃閃其若明兮。疑鬼火之光芒。形神離而失色兮。乃答焉其若喪。潛默聽而無聲兮。豈明珠之夜光。爰御行以仰望兮。芻陰極而逢陽。仰中天之白日兮。信餘生之可慶。客曰。是所謂通天洞者也。遂與客而上行。拾石級以徐步兮。乃芻至乎崇崗。偶頰首而左望兮。噫乎莫知其所終。危石兀以壁立兮。黑霧默其迷濛。鴻鵠欲升而力罷兮。猿狖欲下而忡忡。爰戰兢而他適兮。嗟奇偉之難窮。僕夫告余以日暮兮。悲壯志之莫從。暫返息于蝙蝠之洞兮。鬱舉杯以銷憂。樂嘉賓之滿堂兮。歌招隱以相酬。鳥棲林而依依兮。雲出岫而悠悠。夫何茲山之幽絕兮。名不聞夫九州。痛奇彩之未彰兮。終淹沒乎遐陬。哀士生之不辰兮。感茲山而長愁。慨塵事之執掌兮。要終老乎巖邱。悲列僊之莫我遇兮。豈吾德之不修。謝山靈而遂歸兮。何別淚之難收。風雲爲之慘色兮。山泉爲之咽

流。習涕泗而瀕行兮。忘道涂之近修。賤抵里而極目兮。猶將騰駕以遠游。

蒼梧水漲賦 并序 四年

陳柱

乙卯之夏。將赴申江。道過蒼梧。西江水漲。城壞屋沒。死者相望。嘗爲賦以弔之。徒以倉卒。未能形容其萬一。故不欲以示之。抵申之後。友人凌君竹銘。箸疏治西江芻議。以告國人。其論疏治之法詳矣。恐國人尙漠然視之。故出此賦示世。亦欲世之讀吾賦者。起其惻隱之念。而實行凌君之議也。

歲在旃蒙。月中蕤賓。陳子自邑。將嫁于申。出門四顧。森兮無垠。乃循流而直下。至乎蒼梧之瀕。於時雲將出師。風伯整旅。靄公施令。電母赫怒。狂雨如彈。急水如注。城無三版。家無餘陟。炊者縣釜。食者易子。舟如天上。身如萍寄。浪滾滾兮沸天。水漫漫兮滿地。回憶昔日之繁華。嗟柰何兮逝水。至如富商巨賈。財侔萬戶。東海奇貨。西歐珍貯。明月火齊。珊瑚碧樹。異香絕味。紅羅白紵。指猗

頓以心期。望陶朱而氣吐。一旦運盡。漂流何處。亦有羈客旅士。離鄉去里。或爲異域之游。或起巍闕之思。別父母而不顧。去妻子其如屣。暫折五斗之粟。欲遂萬鐘之志。偶過茲江。萬事都已。又有北燕酒徒。南楚騷客。氣貫長虹。筆搖華嶽。采夫容以相贈。對七首而共酌。壯志高懷。同歸水國。更有吳楚美姬。燕趙麗人。蕙心蘭氣。皓齒朱脣。青樓金屋。翠袖紅裙。顧鴛鴦而爭媚。笑姑女之不親。風號雨嘯。竝嫁波臣。若乃任家寡婦。趙氏孤兒。僬僬何侶。呱呱無依。惻惻魂斷。滔滔弗歸。死不能兮同穴。祀旣絕兮誰知。悲夫哀哉。無男無女。無老無童。無貧無富。無窮無通。或橫於道。或浮於江。別淚成波。積屍成峯。茫茫大地。慘怛誰同。天乎命邪。曷離斯凶。豈聖人之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抑滄桑之多變。化億兆爲魚龍。嗚呼蒼生。哀哉皇穹。

吳南屏與歐陽小岑論文派書評議

馬茂元

烏乎。文章之有派別也。猶水之有本源乎。自巫醫百工。



業無大小。藝無精與否。皆必有所師承而後能。爲文之道。何獨異是哉。師承卽本源之謂也。各以所師承。轉相授受。久之。風會所趨。於是派別生焉。文章之有派別。勢也。爲文者。必硜硜焉。稱道派別之說。以自炫。其所見誠隘。雖然。舉派別之說。而欲一掃去之。此則大不可也。吾嘗觀吳敏樹與歐陽小岑論文派書。竊笑其論之妄。而徒以自病。敏樹之意。徒欲自別於桐城。而矜炫世俗耳。其文實亦不能出桐城派軌範。覽者自得之。此豈可以口舌爭哉。文章之有派別。勢不可去也。其由來蓋亦遠矣。當周秦之際。諸子各以其學鳴於世。歧爲十家。別爲九流。紛紛籍籍相角逐。雖以孟軻之好辨。倡辭而排之。猶未能廓如也。派別盛而學術大興。故一時之文。最爲美備。沿及兩漢。而流不衰。其後去古漸遠。自魏晉至唐。數百年間。士皆習爲駢麗之體。專心力。爲古文。能卓然自成一家者。幾無一人焉。豈其人之智力皆有所不迨哉。莫爲之倡。無派別無本源也。自唐至宋。亦數百年。韓愈一人。倡爲古文。繼之者。更起迭出。勃然如山之湧泉。

谷之出雲。不可遏止矣。夫古文之所以復興於唐宋者。孰爲之。派別爲之也。向使韓柳諸家。生於齊梁之時。其於古文之學。無師友之資。見聞之益。又安知不移於習俗。而未由以起衰乎。齊梁唐宋之士。易時則皆然。元人入主中國。百年之間。文章頽廢極矣。其所以如此者。亦以莫爲之倡。無本源派別。以窺見古人門戶塗轍也。吾故曰。派別之說。其勢不可廢也。敏樹謂。自來古文家。皆必得力於古書。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宋以後諸家之文。又皆其所自成就。而非直取之於韓。韓尙不可以爲派。此言似是而實不然。夫文章之道。有變者。有不變者。其變者。文之情趣體態也。其不變者。法度也。物莫不有法度。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爲文不以法度。不能發其情趣體態。情趣體態。各極其變化。法度規矩。則必有所師承而後得。明李夢陽七子之徒。亦嘗致力於古書矣。然其文卒爲世所譏者。豈不以其漫無師承。而恣意以爲之耶。然則爲文之道。徒冥索於古書可乎。宋諸家之文。雖皆其所自成就。然皆聞韓

氏之風而起者也。其法度規矩。以韓爲宗。而上窺古書。則如同一轍焉。至其文之情趣體態。則固各極其變化矣。豈必盡相師效哉。且退之之於柳州友也。其間難切磋。多有以啓發柳州者。廬陵私淑於昌黎。三蘇曾王。則皆親聞廬陵之緒論而興焉。其宗派流衍授受之跡。亦昭昭然明矣。必以韓之不可爲派。此強爲之說也。敏樹又以姚鼐比之呂居仁。而謂其古文辭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於己。此則又大繆不然也。孔子曰。擬人必於其倫。姚氏之不與呂居仁倫。曾文正公嘗論之矣。其爲古文辭類纂一書。蓋以極文章之正變。發前人之遺緒。存義法。啓後人。其去取皆有所折衷。豈苟而已哉。唐宋之後。作者亦多矣。而惜抱所取。惟熙甫望溪海峯三家。非其所見狹也。旁搜而精思。博覽而明辨。取其醇而無疵。可以爲後世法者。存文章之大公也。非以爲私也。非以爲私也。則其文苟可法。雖徒友之作。必無遺棄。而况親所師承如海峯者乎。著書立說。以傳後世。於其所當存。而必拘

拘焉。有所諱忌而不敢存。夫寧非蔽歟。敏樹所見亦何陋。烏乎。是豈先生之用心哉。至謂姚氏之意。以文章之傳。由劉而繫之於己。此更兒童之見。不足置辨也。自明有天下。承元文學毀棄之餘。以科舉取士。士皆以文章爲獵取功名之具耳。雖間有一二潛蹤孤往。獨守其志。而力追古作者。如歸震川之徒。則又伏處里閭。無位望以號召時士。古文之不絕於明者。如縷。清之士。又蔽於名物制度訓詁之學。而不知言之無文。不足以行遠也。自桐城派興。而古文名家。始迭出更起。其在桐城。則有方先生倡之。劉姚二先生繼之。方植之。吳至甫及先大夫又繼之。其不在桐城。而聞風興起者。則有張皋文。惲子居。梅伯言。曾滌生。張廉卿之徒。於是有一代之文。煥乎與唐宋爭光矣。其人存乎史。其文具乎書冊。其淵源歷歷。散見於各家之所紀載。其力遏狂瀾。轉風移俗。期以延斯文一線之傳。不使泯滅廢絕。以墜於地。爲罪爲功。又豈可誣哉。甚矣近世學子之妄也。不考其實。不究其情。設詖辭造邪說。攻難窺隙。雷同相從。自敏樹之

說興。而宗派之說。遂益為世所詬病。士生於今日。雖間有一二能志於古者。無師友之資。見聞之益。又孰從而求之耶。夫文章之有派別。勢不可廢也。必舉而強廢之。此近數十年來。文學之所以日衰。歧辭異說之所以放濫而不知所至止歟。吾因敏樹之言。辨之以寄吾慨焉。

子一二十六論

木版四冊實洋四元

陳柱尊教授著。卷一。原諸子上。原諸子下。原儒上。原儒下。闡孟。闡荀。卷二。原道。闡管。闡老上。闡老下。闡莊上。闡莊中。闡莊下。卷三。原陰陽。原法。闡商。闡韓。原名。卷四。原墨。闡墨上。闡墨下。原從衡。原雜。原農。原小說。子要。共二十六篇。故名二十六論。於諸子之原流派別。與其異同得失。言之均與眾不同。提出老子之惟反主義。與儒家之惟中主義。相對。道家之學。世皆視為玄虛。此書獨能明其實用。莊子之道。世只知其為曠放。此書則謂其可以為達人。亦可以為烈士。其他法家之出於禮。與夫諸子之於名學。均多言人所未言。誠治諸子學者所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實價匯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便妥。

詩六十四首

目巖

黃賓虹

披拂蒙茸石徑迷。布帆飛渡又前溪。目巖陡絕開松牖。乳洞層分引竹梯。蝸篆新凝苔繡碣。鴻冥舊迹雪融泥。古今興廢供揮塵。水誌山經好與稽。

隱山

隱山洞古鎖頽霞。祖餞齊停谷口車。萬里排空橫朔雁。一州曲折赴巴蛇。秋風吹袂將歸棹。夜月間簫共憶家。話別臨岐還惜別。且傾樽酒各天涯。

夕陽洞

岩堯閣外數峯青。飛灑濃陰入戶庭。怪石虬姿鱗透網。蠻花猩色錦開屏。涼飆客思參差燕。勝地朋游聚散萍。草草壺觴莫惆悵。月明江上且揚舲。

開元寺

水映晴空草色齊。一橋虹影忽橫溪。筍輿石縫穿蘿磴。茵閣霜根見菜畦。禮數山僧存樸野。幽期勝侶趁攀躋。巖坳洞窅無行迹。時有閒雲度磻西。

泱波巖

綠嶼峭壁擬天池。樓觀凌虛紺碧垂。米芾霸峯勞展拜。郢斤散木肯支離。  
層淵密竇魚常躍。接葉深雲鳥下知。一棹晴潭任游泳。晚涼吹動碧樓漪。

### 老如撐破船

許承堯

老如撐破船。隨處得結癡。量汝力所勝。便應減重載。少壯爲食役。棄捐無  
用悔。晚聞乃不憤。寸景俱寶愛。蹉跎那可補。盛衰餘憤慨。大烹誠易飽。深  
懼半踏菜。不如蔬水佳。憺憺以愉內。噉名太饜饕。終致脾胃敗。

### 寄玉田

歲晚不舉火。非關原憲貧。冷灶祭冷詩。中有梅花魂。  
梅花即故人。影落寒燈潔。江路太綿綿。遠夢埋風雪。

### 寒夜

攤書擁短檠。寒夜占寸地。鑪燼已無溫。孤情自相媚。短檠似憐我。意不斲  
珠翠。清嚴一甌茗。徐飲得遲睡。遮眼了安塵。絕勝兒時味。

### 除夕寄羅長名

歲暮客歸盡。雪深書到遲。一寒真至此。五噫亦何爲。國削吞聲看。糧空閉  
戶支。窮鄉持望眼。愁對老梅枝。

### 輓熊葆新

夏敬觀

昔從吾兄遊。惟子交最篤。勵節及孤嫠。遺嬰勤保育。憂心懷飢渴。勞瘁過  
濡足。子家水井頭。蒲團座常肅。進勇退彌靜。學實兼王陸。邇來念茲境。年  
逝若馳轂。夢尋吾家池。苔砌迷往躅。吾兄久泉下。昨子又不祿。因子觸舊  
悲。傷哉草俱宿。

### 題陳佩珩丈紀游圖兼祝其八十壽

少年躍馬老嬰鑠。刷夜燕秦孰羈縛。駛船如馬吳越間。長楸又因風利泊。  
平生日歷付丹青。息翼一樓比歸鶴。繪作桃源昔贈我。心知從翁固不惡。  
而今山好不得住。此境惟能畫中著。眼看人世塵漠漠。未涵胸間淨丘壑。  
朱顏且進深杯杓。何須芥苧尋常藥。

### 有感

衰時忠盡可憐生。亂世才華總不平。腕底莫銷殘霸氣。吟邊誰帶好春聲。

### 除夕書懷

聞年殘臘卽春頭。不覺駸駸一歲休。身及老來彌耐坐。世非今日始言愁。  
哦詩聊用題吾畫。沽酒還當酌此樓。試謝物該和緒使。自開重閨與天游。

### 題賈似道石刻爲葉遐菴

梁鴻志

半間堂址久榛蕪。誰分猶留石一株。刻意和戎誇破虜。莫將酖毒罪西湖。

游博兒郎裙帶官。等閒斷送好江山。木棉庵外花如雪。欲聽琴聲可是難。  
選巷媚古恣旁搜。雲鶯題名試更求。杭州雲林寺前洞。依樣胡蘆畫南宋。中有買師畫石刻。  
祇宜閒看莫分憂。

讀孟東野集

前詩涉及東野未免罪過因更書此

李樹

甘甜膩滑世爭誇。味美於回不道嘉。詩到寒郊殊耐嚼。一甌勝食若丁茶。  
字外出力中藏稜。坡老評書有此稱。何似劇心貞曜句。毫枯墨禿紙穿層。

乙亥六月廿日隨侍劉伯瀛夫子楊鐵夫丈遊雁

岩夜宿靈岩寺成圓上人索句題壁

葉長青

一石一性天。雜然盡異玄。試數可兄事。七賢飲中仙。赭霞屏南嶂。屏霞嶂  
月四尙纖。仇月靈旂萬古展。展旂天聽通中邊。天聽天柱不可躋。天柱  
象鼻捲螺旋。象鼻洞重樓懸小瀑。重樓霹靂出珠璇。霹靂插龍揭其尾。鼻淵  
響何年。插龍洞有龍鼻水同治開有犀牛勤望月望月蓮花媚鮮妍蓮花洞  
仙人遺卓筆。卓筆佳處令我圓。劉楊文宗匠。欣賞倘同然。

錢仲聯先生招遊虞山四大寺余謂三峰以松勝

藏海以石勝破山以竹勝而維摩無聞焉爰成

一絕

葉長青

三峯恰隱萬松陰。藏海樓高劍石欽。寂寞維摩無一語。破山寺裏竹成林。

飲王四酒家

葉長青

破山寺下酒家王。燕筍蝦仁兩味強。安得吾州來日日。山肴海錯與排場。

寓齋雜詩六首

錢萼孫

吾室尋丈地。中寓無窮境。西北有高樓。俯我如窺井。小大豈有常。鷓鴣亦  
平等。我方逍遙遊。八表運俄頃。銀蟾入矮牆。寫此一方影。鼻端心月輪。圓  
光直透頂。分明唵字觀。內外極罔罔。即此悟虛白。萬緣奚待屏。  
中年傷哀樂。奇愁真無兩。豈無絲與竹。祇益意悵惘。年華一程程。載我與  
之往。從今欲逃禪。放下一切想。四蛇勉調伏。萬螿從搶攘。世界如陶輪。斷  
取著右掌。元關掉臂行。胡為踟尋丈。波旬爾何來。稽我脫塵鞅。  
中庭何所有。緋桃三兩枝。昨經風雨打。零落靡孑遺。哀哀息國魂。無言鉛  
淚滋。交柯紫荆樹。亭亭立霞衣。同根豈不貴。深我閱牆悲。柳眼最無賴。隔  
牆故相窺。好春非我春。穠華彼一時。毋為紅紫愁。世且戰薔薇。  
受命為芳蘭。生意在盆盎。謝彼雨露恩。絕世遂孤往。一笑冰雪容。楚魂託  
想像。毋愁太高潔。素心吾能賞。當門衆所忌。避鋤務韜養。靈均九畹懷。風  
葉對俯仰。俟時故將刈。永言盟息壤。  
牆東有廣場。於此吸旦氣。癡霧忽排山。盪決海水沸。團團雞子黃。無力燭  
大地。墮我修羅宮。刀輪焉所避。稽首摩利支。願遍十方世。不然當降魔。神  
將勅薛荔。化我臂為彈。摧彼魔鋒銳。化我尻為輪。直向扶桑際。天錫凱旋

門。佇看雄虹舞。

海西事益亟。禍發定及我。咄爾神山鼉。饒口欲張哆。龍伯有大人。投轄方  
堅坐。相持兩不下。海立山欲破。眼看窮髮北。早晚陸渾火。我將何以處。泰  
山勢壓卵。關牡今已亡。丸泥豈能鎖。或云兩虎爭。在我樂其禍。區區卞莊  
智。無乃不自揣。惟以戰為守。教云抑猶可。

### 守玄師屬題黃丈賓虹蜀江山水長卷

蜀山如雲江如龍。山勢狂挾江水東。雲欲上天龍不肯。張口亂吸千芙蓉。  
青城峭嶸插天外。龍尾到此江乃窮。誰屈龍身入橫幅。絕技端讓黃癡翁。  
癡翁生長黃山中。前身合是丹臺松。有耳不聽九龍瀑。有脚厭踏蓮花峯。  
卻走岷沱寫秋色。一掃萬古畫苑空。墨海烟濤隨戲劇。腕下豈有南北宗。  
蜀國山川著仙掌。擲去還置將毋同。守玄閣中一瞪視。彷彿坐我瑤姬宮。  
卻思人間此何世。牛角形勢愁蠶叢。畫師筆端金剛杵。要摧魔劍修羅鋒。  
莫將玉墨浮雲恨。貫入冥搜百怪胸。

### 讀沈女士更生記書後

區明若

夢天雨粟鬼宵鳴。不賦招魂記更生。願寫萬篇懸右手。寧因九死悔中情。  
心肝雖嘔文章在。杯酒難澆塊壘平。冷暖自知如飲水。好從有愛證無明。

### 題全謝山楹帖

陳寧士

謝山碩學光千禩。關古昭如暗室燈。畢竟學人無不可。流傳楹帖亦端凝。

### 雨中看山有得

冬陰長壓雨濛濛。爐火純青意自閒。對我養心兼養氣。一屏蒼玉隔江山。

### 題宋金銀嵌鐵屏風

圖為仕女操琴款題紹興二年王其製篆書

琉璃密寶疎。水晶瑩以潔。玉屏與石屏。何似一片鐵。金銀嵌作線。匠心巧  
欲絕。中有窈窕女。古調愛白雪。纖指拂朱絃。希聲皆中節。藝人曰王其。宋  
代名未軼。千載逃劫火。神工光不滅。

### 題李復堂百事大吉圖

圖為柏樹藤雞

古柏何嶙峋。老藤相繚繞。下有五色鷄。一鳴天下曉。百事大吉圖。諧聲劇  
沖眇。揚州數八怪。復堂尤逾峭。畫苑馳清譽。神筆出意表。挂壁東風雨。高  
情共深窈。

### 泰岱寒泉

羅君惕

寒泉一掬清且冽。終歲不盈亦不竭。寧敢趨炎獨背日。泉向北以手探之膚  
如脫。為問衆流去何疾。已在深山那復出。

### 故都過遜清太廟

故宮廢廟儘荒涼。鬱鬱長松出短牆。十二先靈應抱恨。遺孤從賊走遼陽。

### 坤甯宮

三千粉黛已凋零。草色苔痕自在青。祭席虛陳誰獻胙。洞房深鎖尙留馨。  
淒涼宮殿荒無限。顛倒乾坤喘未寧。日夕遊人盡歸去。斜風吹雨入疏櫺。

### 還書篇

廿一年二月 陳柱

大夏大學同事鄭師許。還我殷虛書契前編。並系以絕句。爰作此篇以報之。

平生喜論文。尤好說字義。意欲窮本原。好豈奇立異。初從許氏書。上溯金石秘。

龜文更古奧。蘊蘊幾千季。劉鑣孫詒鑿。羅振玉國究統系。後更有葉陳相與張旗幟。謂足訂六經。謂足正許氏。是爲龜學者。風行於

一世。章炳麟陳天大訛譏。相與攻厥僞。于是海內儒。是非紛爭議。柱也貴持平。諍友焉敢避。雁中固有真。瓊寶十三四。豈特眼界寬。足見古字例。就中龜學書。羅家稱上第。此書更希傳。學者珍篋笥。我藏十餘年。未肯衆人示。

同校有鄭君。釋經探幽邃。自名曰師許。許我同聲氣。欣然假之歸。欲作校勘記。誰知國難殷。日寇紛紛至。君家被賊占。倉黃出險地。左手攜病妻。右手提哲嗣。墜樓跛一足。萬物皆棄置。不免飢與寒。豈皇計文字。我從南邦來。相見幾涕泗。差喜人獲安。敢悲書共弃。大轍連日轟。料必灰燼隊。何期數日閒。完璧猶能致。再拜迎入坐。如對故人莅。倘非靈龜靈。定有神明庇。

既經大難來。更比將時貴。譬如孔六經。秦後人益嗜。多謝高蜜孫。相期辨涇渭。酬君還書詩。一歌一歎喟。

### 聞亡丈汪甘卿晦園近已易主爲同鄉葉丈玉甫

#### 所得感賦

潘其璣

死生來去無多日。何暇名園記廢興。我自傷心念汪叟。誰書貞石表韓陵。

水雲亮節成孤往。麋鹿蘇台昔屢登。猶欠撫棺親一慟。夢中時復媿青蠅。

欲驗交情一死生。公能知我未成名。吳門招隱曾經月。滬斷相思倏隔城。

未暝雙眸憐稚子。文晚年始得一子尙留餘痛向西京。月泉汝社諸遺盡。待賦田園涕泗橫。

### 偕內人二姨遊冠生園農場小飲

竹屋松扉賣酒家。滿園疏翠靜無譁。數株垂柳迎初暑。一盞新芽試早茶。

地僻尙聞清淑氣。春歸不見紫紅花。鬢邊帶得斜陽影。收取詩情入畫叉。

二姨能畫

### 哭書篇

陳柱

嗚嗚復嗚嗚。遠聞老翁哭。來問翁何哭。從今無書讀。憶昔初買書。有似訪名姝。傾城一相遇。一擲千金餘。歸弄鄴架上。自矜千載曠。深藏如處女。幾

人辛一訪。獨坐書樓閒。相對開心顏。春風與秋月。讀罷酒杯寬。卷卷百回

讀。宋刊或明覆。一字幾摩挲。字字皆金玉。也知國多憂。寄跡申江頭。家近  
洋租界。笙歌幾十秋。自言終此世。汲古探奇秘。百城南面王。寧計封侯事。  
天公何不仁。吹起蓬萊塵。陽春一月火。呵護無靈神。火光何時止。哭書聲  
不已。欲以身殉書。妻孥強牽起。嗚呼復嗚呼。身外無一餘。餘身安足惜。不  
復親吾書。咄咄復咄咄。半生心與血。何處招書魂。竟與書永訣。

### 鬻書歎

陳柱

老翁鬻書如鬻子。臨辭緊抱哭不止。書亦還如子別爺。臨風颯颯悲聲起。  
翁寧賊死不爾酷。可憐八口飢妻孥。萬方多難百事廢。鬻文不得先鬻書。  
傳聞國土方拍賣。國且不保況書歟。嗚呼早知今竟如此。不知當初不有  
爾。誰知夷禍深洪水。

### 竊書歎

陳柱

倭寇來。吳淞開北羅爲灰。居人走。開北飢民大拍手。人家尙有未燒書。傾  
筐倒篋運出租界酷。江西路與麥根路。千卷萬軸街旁數。那管版本元與  
宋。一角可得數斤餘。婦人爭購作新炭。書買奔來還得半。寒士遲遲徒奈  
何。主人聞之罵且歎。我道主人爾休歎。萬物有聚必有散。久藏戰地終成  
灰。竊來猶勝俱逢災。勸君莫把飢民罵。心雖可誅功弗寡。若論秦火傳經  
功。功當不在伏生下。願書莫藏富商家。願不入達官衙。願書流傳到寒士。  
激發天良雪國恥。

三兒四百患腸炎作詩慰之余於民十八年曾患

此病頗有經驗也 五月八日

陳柱

病亦家天下。知今腸亦炎。幸余能不死。知汝得嘉占。辟穀聊高臥。安心且  
養恬。丈夫憐少子。解悶酒須添。

大兒一百患病危而稍愈詩以記之 五月廿一日

陳柱

竟欲以身換。那知都不能。見兒佯作笑。恐兒知不興。出門數拭淚。淚枯眼  
欲甦。每聞兒問余。中心死欲冰。每晨披衣起。中心上下騰。行行醫門前。心  
跳益不勝。既憂病不減。更愁疾加增。護婦說聲好。喜懼相除乘。護婦說聲  
否。淚落忽如崩。忽忽數日夜。默禱恐難憑。昨夜忽夢歸。呼母如有響。母言  
定平安。醒猶恐無徵。忽傳電話來。熱度降不昇。安危仗一箴。念之心凌凌。  
四一忽廿七。千鈞繫一繩。謝母在天靈。安得酒如澆。向天盡數斗。喜極淚  
霑膺。因之示兒詩。安能再煩稱。人豈不有命。生死真難恆。齊物理宜識。養  
生道尤弘。

### 春雪

陳荔英

正是花愁鶯更愁。樓臺畫粉霎時休。如何誤作莊周夢。料得春風不汝留。



### 春假將屆伯父詔歸滬寓喜賦

春神主大地。萬象爭光芒。春花自含笑。春柳時欲長。春水碧溶溶。春聲亦悠揚。春聲清以婉。春心何洋洋。伯父有書來。詔歸傾千觴。喜極意轉急。願即時起行。想見諸弟妹。恍惚在身旁。一杯復一杯。人與春皆狂。

### 得弟書

日日憑欄聽子規。兩行書至慰相思。故園又值枇杷熟。苦憶當年共折時。

### 夜坐

陳松英

獨坐向北窗。仰首看明月。清風入簾櫳。花氣香徹骨。花影為風吹。珊珊何飄忽。我欲踏月去看花。却恐花影人影相埋沒。

### 春日欲遊梅園未果

每憶故園春日好。萬花開放青青草。簷前斜放梅數枝。疏疏密密逞豔姿。微風瀟瀟月明夜。一院清香合有詩。我今作客江南地。滾滾煙塵居城市。雖有梅園千萬花。難將一樹移到家。夢魂空繞梅園道。梅花忽被春風掃。

### 姚大豫泰將赴吳門請業餘杭章先生門下賦此

為贈

馬茂元

眼中落落二三子。身後悠悠億萬年。若論情懷空復爾。欲尋別意更茫然。誰能搜紹千秋後。已被焚燒百世前。閉戶伏生今老矣。火餘絕學待君傳。

### 瓊州王瓊望先嚴屬題咏琴軒秋林夜讀圖率成

### 六絕

前人

苦憶維摩舊讀居。網川木石意何如。怪來詩有蕭疏氣。如此秋林夜讀書。嗒焉兀坐成孤趣。猿鶴相親契冷蹤。一曲廣陵山鬼嘯。琴心詩意為誰濃。畫裏林園意孰隣。秋花黃葉苦吟身。可憐秋意東南滿。刻意悲秋能幾人。咽露哀蟬聲斷續。舞風病鶴意堪憐。昔供北江以咽露哀蟬舞風病鶴評黃二尹詩余嘗論君身世詩文極諸後之容甫也畫師解繪林園景。難契無聲冷指絃。相看不厭是溪山。惟有煙雲自往還。畫出溪山無限好。煙雲何意落人間。祇應餘味是酸辛。對話歸情倍慘神。朝市山林俱有累。用山谷句人間何處可逃秦。

### 暮春絕句

前人

沒蹄山長一迷離。一夜西風杜宇啼。人自惜春春不住。落花無力化春泥。

### 十月十四日過亡弟茂輔墓感賦

前人

昔年眷我慣相隨。今日重泉更念誰。山靜松聲常擾擾。冬來艸長又離離。荒煙北隴埋棺處。寒日西風奠酒時。俯仰浮生同一夢。可憐何以遣吾思。

秦淮雜感

劉天行

詞十五首

半壁江山清夢熟。秣陵花月尚依然。那知天塹仍陳迹。名曲曾傳燕子箋。  
秦淮佳麗古今聞。檀板清歌每夕曛。舊苑荒台零落盡。可知誰是李香君。  
豔說春風十六樓。北兵十日入揚州。秦淮歌舞興亡怨。一角鍾山向客愁。

公園雅集賦呈陸公

前人

滄海橫流日。艱難惜此身。殘山餘故國。亂世見高人。柏古黃風襲。荷香清  
露勻。雄談承獎飾。幸為滌風塵。

待焚詩稿

排印二冊實洋一元二角

陳柱尊教授著。詩共千餘首。當代詩人如陳石遺先生。稱其才力恣肆。在有清一代。甚似宋芷灣譚叔裕。又謂如見桂林山水之奇。又謂足下豪傑之士也。根抵盤深。題至而沛然暢所欲言。氣與識足以舉之。張孟劬先生稱其獨往獨來。真氣橫溢。三百年中。極似湯海秋。而學力勝之。必名於後無疑。蓋作者於詩無家不學。無家不掃。不分門戶。不傍古人。於舊體詩中自闢領土。欲研究近代文學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價銀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祝英臺近

葉恭綽

暗含烟。低帶日。相映畫簷側。似葉非花。清景自狼藉。殷勤幾曲朱闌。愁他壓損。長只傍玉人簾隙。幽夢寂。曾記一徑無人。綠陰坐吹簫。淺動風枝。鎮掃愁無力。幾回淡月昏黃。迷離滿地。扶不起。一庭秋色。

浣溪紗

寂寞簾櫳駐故香。一春愁與落花長。不成將息祇淒涼。夢覺翠屏聞暮雨。望殘飛絮又斜陽。如今只索不思量。

前調

題秋平子落花垂柳畫卷

怨絮飛花滿謝橋。夢中風雨自瀟瀟。可堪鏤恨與瓊簫。逝水儘迷前後浪。新霜誰護短長條。待尋言說已魂銷。

南柯子

暗牖窺饑鼠。空階咽斷蛩。西風一文捲梧桐。驚覺秋衾  
殘夢畫堂東。心事三生石。年華一杵鐘。坐來明月正  
中峯。照澈蒲團香爐淚痕濃。

夢芙蓉 閨中秋無月

濕雲遮素魄。遊心期。前度絳都遙隔。花陰露冷。殘漏少  
消息。不眠寒影寂。流螢點點開闔。碧澗沈沈。悵霓裳舞  
破塵夢幾圓缺。玉斧誰教修得。萬戶千門塵滿水晶  
域。寒香盡矣。枯幹倚空碧。方諸清淚滴。盼斷天河南北。  
終古嫦娥料清輝。夜夜靈藥悔曾竊。

調寄邁陂塘 春去矣。落紅滿徑。歌以侑之。

李樹

又匆匆青春歸去。落紅門外如雨。綠曲闌干深院落。金  
粉飄零無數。香遠度。似碎嚼殘絨。齊向高樓吐。夕陽萬  
樹。任黏著晴絲。飛颺點點。無計可留住。東風妬。吹落  
滿天香霧。旛鈴空教遮護。枝頭鶯燕無情緒。減了一番  
歌舞。愁暗訴。狼藉到繁英。螻蟻藏身苦。傷心萬古。有絕

代紅顏。如花如玉。一樣痛黃土。

前調

怪天公不留春住。送春風又兼雨。萬紫千紅花滿眼。抵  
死暗將花妬。情太苦。儘錦繡吹殘。化作漫天絮。香飛一  
縷。似倩女離魂。淚凝紅點。欲別又回顧。遊驄誤。寂寞  
看花前度。綠陰全遮朱戶。天桃穠李渾如夢。洗盡鉛華  
非故。朝復暮。飄一度殘紅。添一番淒楚。重簾莫阻。祝燕  
子多情。銜歸枝上。春色爲儂補。

西河 外樂變古 壬申舊作

蔡嵩雲

埋恨地。東京幻夢重記。河流坐閱幾羶腥。浪淘怒起。望  
中鐵塔峙孤城。黃埃高颺霄際。艮峯樹。何處倚。玉津  
我馬難繫。秋來蔓沒驛橋煙。奮龍故壘。翠華北狩久銷  
沉。漁樵閒話天水。賞花貫酒趁夜市。古樊樓誰認坊  
里。醉醒一空浮世。賸金梁舊月千門曾對。淒絕嬋娟。荒  
堆裏。

鷓鴣天 夷門樂府題辭 吳百著作

汴京在宋金二代爲南北詞人所萃流風餘韻迄今猶有存者辛未歲予來開封上庠主詞學講席而淳安邵次公亦講學於斯一時詞風蔚然越歲乃有夷門樂府之選其中不乏斐然成章者學子請序於予爰拈此調以應之

河水長流汴水繁。夢華還說舊東京。大晟北宋新腔續。樂府中州雅詠承。無益事。有涯生。詹詹聊以小言鳴。彌天風雨江山晦。忍聽哀時念亂聲。

按是集所選十之六七出予評定課作底稿今仍存予處中亦間有未安者癸酉孟夏予以疾南還次公獨主選事故采錄頗寬或亦獎掖後進之意歟又予題辭寄去稍遲致未列入附識於此以當鴻雪 嵩雲並識

鷺山豁 冬日鷺鷥風故居追維昔遊愴然有作 次韻釋韻

學術世界 一卷十二期 文苑

荒城屋底。記話江南雨。池館閉淒涼。伴蟲邊秋吟最苦。詞仙杳矣。衰柳只餘絲。秦淮水。停橈地。夢覺成今古。黃墟一醉。迷望銷凝處。坊陌幾斜陽。泛清波聲沉簫鼓。危樓歌舞。不省海桑愁。傷離袂。哀時淚。怎付東流去。

虞美人

陳柱

洞房曾醉金杯酒。一接橫波好。脣尖舊點美人脂。至金滋似當時。鬢斜欹。老來合嗜相思味。旋想旋能至。不須人事不須錢。最堪咀嚼最新鮮。任年年。

江城子

風流舊事怕重提。畫樓西。燕雙棲。顏色如花。花裏暗相攜。插得花枝因解佩。搖手道。沒人知。此時雲雨正低迷。含羞半斂眉。鬢離披。手爲鴛枕。枕上玉釵欹。直至更殘人欲散。重重囑。莫相違。

思帝鄉 民國六年

婷婷欲行還復停。終日相看難足。眼波橫。姐妹暗聲偷笑。羞卿重惜卿。共恨檀郎輕薄。誤芳齡。呵呵。羅敷年幾何。豆蔻梢頭二月。暗香多。堪折卽今須折。移時春色過。滿地落花惆悵。鬢婆娑。鶯鶯隔簾兩三聲。把我相思提起。夢難成。記得畫堂一見。秋波相送迎。斜托香腮無語。不勝情。

### 粵西詞四種

木版珠印本二冊實洋二元

陳柱尊教授編粵西詞人如王鵬運。况周儀爲近世詞學大宗師。其實兩家詞學莫不有淵源也。粵西詞以咸同間龍啓瑞王拊蘇汝謙彭昱堯諸先生爲最盛。均能肆力於重大拙一途。而無纖靡之習。至王况二氏更光而大之耳。龍王詞尙有傳本。蘇彭等詞或傳本已絕。或尙未刊行。陳教授特先選刊四種。(一)蘇汝謙雪坡詞。(二)甘職編彭子穆先生詞。(三)龍繼棟槐廬詞學。(四)王鵬運校夢龜詞。皆世人未經見之本。刻工精美。初印珠本五十部。以三十部發售。欲購者。逕將實價掛號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仿古字版

## 諸葛孔明評傳

## 諸葛孔明全集

八陣圖十餘幅 名貴之至

【諸葛孔明評傳】王緇塵撰 作者崇拜諸葛孔明。推爲孔子之後一人而已。對於孔明之言行道德。文章學業。頗有相當之認識。全書凡八九千言。一氣呵成。

【諸葛孔明全集】諸葛亮著 本書凡二十二卷。得十六萬三千餘言。爲武侯三十六世孫義在崇禎壬申年所輯。孔明一生之著作。無不搜羅完備。凡唐宋以下。詩、賦、論、贊、碑、頌巨公文人之筆。異同之論。咸並載之。

▼合訂一冊 實價七角 寄費掛號一角三分

# 世界書局發行

# 講壇

## 老莊申韓列傳講記

陳柱

老莊道家。申韓法家。以老莊申韓合傳。以見法家源於道家也。此史公洞悉學術之源流處。後人不解。反以老韓同傳爲卑老。謬矣。

莊子傳云。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申不害傳云。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名。韓非傳云。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可見莊子本黃老而仍爲道家。爲道家之正傳。申韓則學本道家。而流入法家。爲道家之流變。吾向以莊因韓非爲老學之兩大分派。於此益可徵矣。

方苞云。老子傳始詳其國邑鄉里姓氏名字證爵職守。終及子孫雲。初封國時代居國。蓋以世傳老子爲神仙幻怪之流。故詳之以見其不然。此說是也。柱按字伯陽證曰聃。當刪伯陽證曰四字。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此段驟看之。似無關重要。實則孔老學術之異同。胥於此可以見之矣。何也。中庸之述孔子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孔子固祖述堯舜三代

之禮教文化者也。而老子則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芻狗之說。莊子暢論之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天運篇》則可知道家者流。蓋不主張恢復唐虞三代之禮教者矣。故老子告孔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其人正謂堯舜禹湯文武也。老莊之芻狗唐虞三代之禮教。要不女乎時與人二者。人則古今不同。宜於前者安能宜於後。故莊子曰。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周於陸也。《天運篇》此時之說也。又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天道

篇。此人之說也。蓋就時而論。已往之禮法何能適於今來。就人而言。運用之神。又非書言所能具。故老子告之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孔子既祖述堯舜三代之禮教。欲以救世。故棲棲遑遑以干世主。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明知世之不可爲而猶欲努力爲之。此孔子勁幹之精神也。既上以說時君。而下又以教也。故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而老子則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此老子又與孔子異者也。故其告孔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也。孔子既誨人不倦。故爲廣大教主。禮容甚盛。故以爲有其德學。必當有其容貌。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又曰。誠於中。形於外。論語子貢謂孔子溫良恭儉讓以得聞各國之政。又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鄉黨一篇。載孔子於鄉黨則恂恂如。君召使擯則色勃如。足躩如。入公門則鞠躬如。凡此之類。其禮容何其盛也。而老子則曰。大智若愚。曰。知其雄守其雌。曰。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是又與孔子異也。故告孔子有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及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諸語焉。

夫老子與孔子。既如是其相反矣。而孔子獨稱其猶龍。尊之甚至。而略無貶辭者。何也。曰。此亦有大故焉。蓋孔子目擊當時人心世道之壞。以爲非修明先王之禮教。無以挽救。而老子則目擊先王之禮教。徒爲當時有勢者利用之工具。故以爲不適於今。又孔子以爲道既不用。則更非強教無以救人。故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

當時學者之威權已漸大。學者之階級已漸成。如呂氏春秋去私篇所載。腹鯀爲墨者鉅子。居秦。其子殺人。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以此聽寡人也。腹鯀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鯀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由此可見當時學者階級勢力之大。其子犯殺人之罪。而國家以其爲學者之子。可以赦之。國家雖赦。而學者以遵守其師之法。而仍得殺之。此雖爲墨子後事。然其言墨者之法云云。則自墨子以來當已如此。可見墨子當時威權之大矣。史記稱墨子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卽令墨子後於孔子。然相去亦當不遠。則孔子時學者階級漸高。權力漸大。可以證明矣。老子蓋深不以封建階級之外。又多一學者階級。故主張學者不要顯出學者之態度。以受人尊寵。不當擺出學者之架子。以驚庸衆。故曰。大智若愚。學不學。復人之所過也。孔子蓋深明老子之見解者。然始以爲其知禮而問禮。及其答也。乃若大反乎禮。而禮意反存於言外。此所以有猶龍之歎與。

李耳世稱爲老子。老萊子亦冠以老字。世多疑以爲一人。故史公插入一筆。敘明老子與萊子是兩人。其文曰。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與上文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相照應。猶云甲楚人也。乙亦楚人也。則其爲兩人明甚。又於老子云。著書上下篇。於老萊子云。著書十五篇。則一爲著書兩篇者。一爲著十五篇者。更顯然爲兩人矣。至仲尼弟子列傳則云。孔子之所嚴事。於罔則老子。於楚則老萊子。其視爲二人更明甚。而或者

謂史公於老子與老萊子是一是二。尙辨不清。可謂讀全不用心者矣。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此二十三字疑在或曰非也之下。其文當爲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蓋老子百有六十歲。或云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說老萊子與孔子同時。卽緊接云。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文法當如是也。說儋卽老子。或曰非也。卽緊接言老子之壽百有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文法亦當如是也。

近人或據此言老子之壽百六十歲或二百餘歲。以謂世無如許老壽之人。遂竟謂老子是神話。竟無其人。此種論斷。可謂專妄之極。夫以無此老壽。便謂無此人。如甲說其父壽百歲。而謂天下無壽百歲者。遂斷定甲本無父。可乎。況據張廷玉澄懷園語。乾隆時有湯雲山年一百四十歲。得乾隆帝賜。再遇古稀之額。民國十七年報載四川開縣有李慶雲二百五十歲之攝影。則百六十歲。或二百餘歲。不能謂爲絕無之事矣。今東莞縣大寧鄉。其鄉人皆壽百歲以上。此吾親聞於東莞張豫泉先生。其論鄭惠僑師許教授者。必不誣也。至太史儋之與老子是一是二。太史公雖載或說。而謂世莫知其然否。然謂世人之惑者不知耳。而後復斷之曰。老子

隱君子也。則與上文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及莫知其所終等語爲照應。則史公固明言老子早已隱。不復出爲周太史矣。則與周太史儋爲兩人明甚。而世尙謂太史於老子與老萊子太史儋是一是三。尙不能分別。故作迷離之辭者。則亦粗心讀書之過矣。

敘老子子孫一段。世次少而年代遠。或亦據此以爲老子後於孟子。或本無老子之證。此尤不然。夫世次有挽誤。遂謂無其人。此種考據法。不知從何處學來。吾以爲古書年久。或有挽字。假令本文爲老子之子名甲。甲子名乙。乙子名丙。丙子名宗等。中間挽去兩三代。亦是常有之事。何以同是一部史記。上書與孔子同時則決不可信。而下書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則定可信乎。斯亦可謂蔽矣。

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史公之意本謂孔子當日稱老子猶龍。原無詆毀。今乃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何邪。孔子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者。豈果如是邪。言外頗有恐不如是之意。

末二句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或以爲上文敘老子之語。錯簡於此。非也。此二句承道不同三句而言。總論老子之學。乃無爲自化。清靜自正。與孔子之學本同而異。異而同也。蓋老子言無爲。孔子亦未不言無爲。惟孔子之無爲。重在教化。老子之無爲。重在自化耳。

李耳不稱李子。而稱老子者。初以其老壽。故稱老聃。聃後遂稱爲老子也。古人往往以其人之德加於人名之上。如直躬盜跖。布等是也。

老子之後有莊子。猶孔子之後有孟子也。故史公傳孟子云。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於莊子云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云云。蓋道家之有老莊。猶儒家之有孔孟。數千年來。勢均力敵。就外表而論。老莊似不及孔孟之爲人禮拜。而潛力實甚大。斯則老莊之所由以無用爲用者。其教旨本然矣。

近儒馬其施謂史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今惟胠篋篇爲詆訛孔子之徒耳。漁父盜跖兩篇。直以詆訛孔子。足見今本漁父盜跖非史公當日所見本。其說亦可備考。

韓非傳敘韓非之著書云。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與敘荀卿云。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可見荀韓兩家著書其動機皆起於疾世。而韓非爲荀卿弟子。亦可見師弟性情之傳授也。

韓非傳末云。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此說明韓非傳所以獨載說難之故。說難末云。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蓋深感已爲李陵事嬰武帝

之逆鱗也。載此所以見暴君以愛憎喜怒爲賞罰而深慨之。

說難篇。此之不可不知也。之字宜據韓非子刪。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此一節應據韓子移在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句上。而夫字則當在此句上。

說行有功則德亡。德亡索隱引韓非子作見忘。是也。亡忘古今字。見譌爲尋。又譌爲得。遂譌爲德矣。

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人者則以飾之無備也。有與同夫者則明飾其無失也。韓非子作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以兩文對勘。疑原文作規異事與同計者。譽異人與同行者。則必以文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汗者。有與同失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則以飾之無傷也。韓非作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文大形似而譌之其古通用。

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韓子作此道所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兩文相勘。疑此當作此所以親近不疑。得盡其說也。

得曠目彌久至此說之成也。當從韓子移在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句下。所以說明伊尹百里奚二人之事者也。所設也。設字當從韓子作恥。

贊語最能概四家之學。而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九字。尤能盡老子之術。知此則老子之術乃大有事在。

又云。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尤見太史公深於道法兩家之學。蓋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韓非得之。遂以嚴刑重罰爲上德也。

# 世界學者介紹

## 本社撰述人傳略

陳松英

陳斟玄先生。名鐘凡。又作仲凡。鹽城人。北京大學文學士。歷任東南中山各大學國學系主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爲劉師培之高足弟子。精研訓詁。爲文似章實齋一派。而嚴飭過之。著作甚富。如韻文通論諸子通誼等。最有名於時。往年與家父論學書札極衆。家大人常都爲一冊云。

徐固卿先生。字紹楨。辛亥起義。克復南京。官至陸軍部長。廣東省長。父徐子遠先生。與陳蘭甫先生交契至深。蘭甫先生著有東塾讀書記。子遠先生著有通介堂經說。近代粵東學人必首屈兩先生焉。固卿先生幼承家學。著作尤邃。尤精數學。詩似陸放翁。晚年閒居滬上。寓北四川路時。與家大人往來極密。雖以高年足疾。不良於步。常乘包車至家大人寓所。縱談學術。雖老不倦。文酒之會。每期恆一二次。每著一書。出贈家大人。必數十部。或十數部。家大人常歎以爲北海忘年之交。無以過也。

邵潭秋先生。名祖平。江西人。曾教授浙江大學。現任鐵道部專員。十餘年前即以詩名。著有培風樓詩集。詩宗江西派。然亦不專以此爲限。工小篆。

呂集義先生。字芳子。陸川人。著有雪燕樓詩集。吾桂近年文風不振。士鮮成學者。君獨馳書問業於家父。去夏家父居喪在里。君遠來弔唁。且執弟子禮。家大人及馮振心先生讀其詩。歎爲吾省後起之秀。近家居治經。苦攻爾雅說文之學。工章草。

盤斗盤先生。名珠祜。容縣人。清秀才。留學美國大學農科。得碩士學位。歷任廣西建設廳長教育廳長。現任廣西大學副校長。兩游歐洲。善書工詩。與家大人爲酒友。每見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極。好諧談。所至四座爲之大笑。

蔣石渠先生。名庭曜。常州人。曾任大夏大學國文講師。深於經學。工隸書。

黃二明先生。名華表。又字仲光。藤縣人。所謂二明者。諸葛孔明與王陽明也。於此可見其自負矣。美國大學教育碩士。曾任廣西教育廳長。浙江大學秘書長。立法院委員。現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先生與家父網羅吾桂先哲遺書最富。至於校讀之勤。議論之熟。家大人嘗自以不及云。雖不見其作詩。而論詩之派別源流。則甚有真知灼見。爲文盛稱會湘鄉。所著壁山存稿。論廣西先哲著作。如數家珍。家大人常稱其無意爲文而文。

自工。每遇家大人。則談詩文。往往歷數小時不休云。

沈玉清女士。嶺南大學大教授。工詩善畫。文亦清新雋永。近來嶺南女子。以文藝名者。以女士及談月色為最著焉。

楊文昭先生。以名行。曾任廣西代理建設廳長。家大人長廣西省立第二中學時。最以詩文受知。近來專力於詩。下筆數十韻。指揮立就。沈鬱頓挫。頗近工部。家大人常謂吾桂後起之士。呂集義有清才。楊文昭有雄才。倘為之不已。雖古人可到也。(未完)

### 待焚詩稿

排印二冊實洋一元二角

陳柱尊教授著。詩共千餘首。當代詩人如陳石遺先生。稱其才力恣肆。在有清一代。甚似宋芷灣譚叔裕。又謂如見桂林山水之奇。又謂足下豪傑之士也。根抵盤深。題至而沛然暢所欲言。氣與識足以舉之。張孟劬先生稱其獨往獨來。真氣橫溢。三百年中。極似湯海秋。而學力勝之。必名於後無疑。蓋作者於詩無家不學。無家不帶。不分門戶。不傍古人。於舊體詩中自闢領土。欲研究近代文學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價銀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 曾文正公家書

仿古字版

附家訓 手札真蹟 大事記 榮哀錄

精裝一冊 實價三角 (寄費一角三分)

曾文正公為清代大儒，並為一有數之軍事家，道德文章，名垂不朽。平生著作極富，數達百餘卷。其家書、家訓、手札三種，於處世立身之道，語多中肯，茲特刊行於世，並附大事記及榮哀錄二種，以供讀者之研讀。

世界書局發行

# 世界學術消息

## 中外文化協會舉行首次年會

五月十日報。中外文化協會昨日下午二時在八仙橋青年會開第一次年會。出席江亢虎。吳凱聲。黃警頑。楊崇皋。陳配德。姜解生。許嘯天。吳子敬。陳維藩。何震亞。祝味菊。王巨川。丁哲明。趙晉卿。屈文六。呂一峯等五十餘人。市黨部派代表王龍章。市教育局派聶海帆等參加。行禮如儀後。由主席江亢虎致詞。杜鋼百報告一年來工作經過。何震亞報告會計。繼由市黨部代表王龍章等演說。

通過提案 旋由主席提出討論案件。(一)增設中意中荷兩委員會案。議決交理事會進行辦理。(二)設置總幹事案。議決人選交由下屆理事會產生。(三)推派理事長江亢虎向國外宣傳案。議決江亢虎君赴加拿大參加中國文化展覽會。乘便向各國及僑胞宣傳。

改選董事 該會下屆當選董事為孫科。張壽鏞。褚民誼。翁之龍。江亢虎。吳凱聲。王崑崙。呂超。曹雲祥。王雲五。陸高誼十一人。當選理事為陳配德。劉士木。夏晉麟。吳子敬。黃警頑。何震亞。王龍章。褚輔成。黃新田。董德乾。陸幹臣。譚雲三。王紹唐。王陸一。胡懷琛。周谷城。杜鋼百。呂一峯。金國寶。

周新民。胡一威。余九皋。袁稅伯。龔質彬。黃昌懷。諸青來。衛聚賢。胡其炳。汪馥炎。黃瑞棠。祝味菊。謝无量。翟俊千等三十三人。

## 維也納大學校長贊美陳柱尊著作

五月十日報。奧國羅逸民博士。現任交通大學教授。前以該校中文系主任陳柱尊氏所著子二十六論待焚詩稿等。由奧國政府顧問博浩然博士。轉贈於維也納大學。現羅博士得維也納大學校長孟印博士覆書。極為贊美。謂此偉大之中國學者之著作。於中國文學哲學。均極多發明。對本國(奧)中國文學系。有極大之利益。誠懇敬謝之外。並函請本校圖書館。贈以本校出版品以爲紀念。同時並另函敬謝陳教授云云。陳教授著子二十六論。對周秦子學。有極詳細之討論。蓋集十餘年來之學力所成。如舉老子之唯反主義與孔子之唯中主義相對立。儒家所以不攻擊道家之故。法家之原於禮家。及儒道墨法之異同等。莫不於同中求異。異中求同。木板精印全四冊。實洋四元。待焚詩稿全二冊。實價一元二角。郵費加一。寄售處上海四馬路作者書社。漢文淵書肆。西藏路中國書店。三馬路來青閣。

## 中華學藝社推定年會職員

五月二十二日報。中華學藝社第七屆年會。決在南昌舉行。會誌本報。現悉該社理事會議議決正式會期為七月十八至二十日三天。會場假江西省教育廳大禮堂。會後決組遊覽考察團。目的地為收復匪區。及廬山景德鎮等。年會籌備主任推賴教廳長程時燧擔任。主席團為王兆榮。白鵬飛。何炳松。熊式輝。陳其采。潘公展。程時燧。李德釗。傅式說擔任。秘書長為周憲文。論文徵集委員會正委員長為程時燧。副委員長為鄭貞文。提案整理委員會正委員長為馬洪煥。副委員長為劉百閱。講演委員會委員長為王兆榮。副委員長為程其保。現已開始積極進行。屆時必有一番盛況云。

## 七學術團體聯合會議之情形

五月二十五日報。中國工程師學會。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中華化學工業會。中國自動機工程學會。中國化學工程學會等五學術團體聯合年會。自二十日在杭開幕以來。連日討論會務。宣讀論文。參觀建設。遊覽名勝。以及各處宴會等。二十二及二十三兩日。並成立機械工程師及土木工程師兩學會。二十三日為年會最後一日。五學術團體已成立為七學術團體。念三日晨八時起。除中國工程師學會仍依預定程序討論會務。非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員參觀三友華豐民生等廠外。土木工程師

學會則於昨晨八時。在西湖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中午十二時。浙江省電話局。公路局。水利局三機關在聚豐園公宴全體會員。席散後。七學術團體執行部即接開七團體聯合會議。決議。(一)每年年會前後。各開聯合執行部會議一次。(二)解決七團體之聯絡問題。提高中國工程師學會之權力。以資統率。並規定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員可免費加入其他學會。(三)切實研究總理計劃。由七團體分別研究並將研究結果隨時貢獻政府。各會員則分組參觀飛機製造廠。航空學校。浙大農學院。錢江大橋。閘口電廠。滬杭路修機廠。閘口吸水站。下午七時假鏡湖廳舉行年會。東邀浙省黨政機關長官。及浙省市工商金融界領袖與宴。財政部部長孔祥熙。亦應該團體之邀。於日晚車專程來杭。參加昨晚宴會。昨日參加該會晚宴者不下五百人。今明兩日全體會員分組赴京滬兩地參觀新建設。及浙皖兩省名勝遊覽。茲將各項情形分誌於后。

鏡湖廳宴會 二十三日下午二時由浙江省電話局。公路局。水利局等三機關。在聚豐園聯合公宴聯合年會全體會員。席間由江家瑀代表三團體致歡迎詞。由張登義代表七學術團體致答詞。迄午後二時始各盡歡而散。晚間七時。該聯合年會七團體假鏡湖廳舉行年會宴。主人方面到聯合年會會員曾養甫。茅以昇。趙曾珏。黃伯樵。張自立。吳競清。朱一成。陳仿陶。徐佩璜。沈怡等三百餘人。來賓方面計到財政部長孔祥熙。北平大學校長蔣夢麟。浙江省黨部委員方青儒。浙江民政廳長徐青甫。財政廳長程遠帆。省府委員周象賢。西湖藝術學院院長林風眠。上海中

國銀行營業局長壽毅成。杭州金融工商界領袖程振基。程仰坡。黃筱彤。都錦生等百餘人。酒至數巡。首由曾養甫代表七團體向來賓致歡迎詞。並對杭州各界此次予該聯合年會以物質及精神上之幫助與便利。以及各種招待歡宴等。表示謝意。次由財政孔部長演說。

### 中華農學會定在南寧開年會

五月二十七日報。中華農學會為國內研究農學唯一之團體。成立迄今已達二十載。會員遍布國內外。總數二千五百餘人。本屆年會。應廣西省政府之邀請。業已決定七月十八日起。在南寧舉行。期前自七月九日起。至十七日止。將先經過梧州。蒼梧。藤縣。岑溪。容縣。北流。貴縣。賓陽。遷江。忻城。柳州。雒容。榴江。修仁。荔浦。陽朔。桂林。崑崙關。上林等地。至南寧。沿途考察廣西全省農林狀況。並遊覽各地名勝古蹟。便供開會討論時之參考。聞報到之會員已達八十餘人。預定七月一日由上海乘招商局海亨輪出發。其他由陸路循粵漢鐵路前往者亦有多起。鐵道部及招商局為提倡學術起見。均有減價優待。年會日程及大會職員。已決定如下。

(一)年會日程。第一日上午八時起。行開會式。下午會見李總司令。白副總司令。黃主席。第二日上午八時起。宣讀論文。下午討論廣西農業問題。第三日上午八時起。繼續討論廣西農業問題。下午會員報告。討論會務。選舉司選委員。閉會。(二)大會職員。年會名譽會長黃主席。主席團馬君武等。各股委員。(甲)總務股陳大寧等。(乙)會計股陳方濟等。(丙)文書

股蔡邦華等。(丁)論文股彭家元等。(戊)議案股馮銳等。(己)交際股藍夢九等。(庚)討論股黃枯桐等。

### 七科學團體聯合年會定期在平舉行

五月二十七日。中國科學社聯合中國數學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國化學會。中國動物學會。中國植物學會。中國地理學會等七團體。定八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在北平舉行(前誤為青島南京兩處擇一而行)由清華燕京兩大學招待。業已推定梅貽琦。蔣夢麟。陸志韋三人為籌備委員會主席團。孫洪芬。楊光弼。葉企孫。章元善。曾昭掄。胡經甫。楊孝述。壽振黃。徐蔭祺。謝家榮。洪紱。張準。劉拓。胡先驥。李良慶。張景鈺。熊慶來。江澤涵等十八人為籌備委員。

### 我國參加英倫展古物安然歸來及在京展覽

#### 詳情

五月十八日報。我國參加英國倫敦國際藝術展覽會之古物一千零二十二件。共裝九十一箱。已由大英輪船公司蘭浦拉號輪運抵上海。國府特派專員鄭天錫暨秘書唐惜分莊尙嚴三氏隨輪監護。蘭浦拉號於五月十七日晨六時半停泊公和祥碼頭。前往歡迎及照料者。計有教育部司長雷震氏。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氏及郭連峯。喻德輝。舒楚石。歐陽邦華諸氏。及鄭天錫氏家屬等念餘人。水上公安局。及公共租界捕房。

均派大隊警員到場保護。再有古物除十箱。因體積過大。裝放行李艙外。其餘八十一箱。均裝在保險庫中。因照例須先將郵件運送登岸後。始可駁卸其他物件。故古物至九時開始駁卸。由中國旅行社行李車運赴北站。裝入車中。沿途仍由探捕駕車。隨後護送。北站方面則由市公安局派大隊警察。駐守保護運京。

倫敦展覽情形 據鄭天錫博士語中央社記者云。此次倫敦中國藝展以我國參加展品為重心。世界各國選送展品者。十五國。共三千零八十八項。自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至本年三月七日止。展覽十四週。參觀者四十二萬餘人。平均每日五千餘人。惟最後數週。觀者日形擁擠。一日達二萬人。斯為倫敦歷次國際藝展所未有。倘非中經英前王喬治五世喪事。觀者之衆。當不止此。英倫與歐洲各國輿論。無不盛加贊美。學者從而著論講演。闡揚中國藝術文化。英公共工程部部长奧姆斯戈。為著名藝術評論家。曾於英政府歡宴藝展籌備會席上。稱此次藝展。可見中華民族之靈魂。泰晤士報社論復和而申之。一般評論。對於古銅器之製作。尤致欽佩。本人亦時應各方請求。講述中國文化發揚仁愛道德正義和平之精神。深信歐人對於中國一般觀念。必將由是益加改善。此次我方參加展品之往返。諸承英政府協助。展覽會閉幕後。我方展品。由故宮博物院所派助理員傅振倫等裝箱。經我政府同意。展品回國。由英郵船蘭浦拉號載運。而以英艦分站護送。四月八日展品運船。存放特定倉庫。外加印封。九日開行。唐莊兩秘書隨護。本人定十七日由法馬賽附乘。該

船旋遇大風浪。在直布羅陀埠停錨後。為風所吹移擱淺沙。惟遇風浪及擱淺時。唐莊兩秘書迭次下艙啓視各箱。均極安全。本人在倫敦聞訊。會即商同駐英郭大使。分向英外海兩部及該郵船公司接洽。並據情電報教育部王部長。後經船長等策劃。及直布羅陀英海軍辦事處之援助。卸去船貨機油約三千噸。同時潮漲風輕。加派海軍小輪。隨即檢驗內外船身。毫無損傷。遂繼續前航。本人由馬賽附輪後。仍隨時偕唐莊秘書檢視艙庫各箱。隨時報告王部長。計該船擱淺六十小時。終獲安全出險。並能如期抵滬。展品各件。毫無損傷。誠幸事也。至於前後經過詳細情形。另有報告書。不日呈送行政院。

途中擱淺經過 鄭氏係由馬賽上船。當蘭浦拉號輪在直布羅陀口外擱淺時。船上惟監護古物之唐惜分莊尙嚴二氏。唐氏談。蘭浦拉號輪擱淺經過甚詳。謂四月十二日船經葡萄牙附近海面時。即遇大風浪。十四日中午。至直布羅陀口外名丹巴馬拉時。風益大。乃下錨。擬待風浪過後續航。此時正吹西南風。蘭浦拉號輪船身甚高。竟於不知不覺中。漸被移上沙灘。惟擱淺者。僅為艦首部分。船尾仍可移動。但百丈外。則發現礁石。一時頗堪憂慮。十五日風速每小時達七十哩。致第二批旅客。竟不能登隣船。因隣船不能泊近也。隔夜。直布羅陀英海軍。曾派兩輪前來。擬拖輪出險地。但鐵鍊拉斷。而船身仍絲毫未動。此時余在船中。接得各方發來之無線電報多通。如南京教育部長王世杰氏。倫敦郭泰祺大使。及各大報館等。均以古物安全為詢。當經偕船長入庫視察。並無漏水等情。

事。乃復電謂。可無虞。惟與船長約定。如遇危險。當儘先搬運古物。十七日船上卸去油類二千噸。貨物一千噸。船身漸輕。至十六日晚十時。浮起脫險。十七日有丹麥救險輪經過。乃請其船上之潛水夫二人。入水檢視船底。報告並無損傷。即繼續航程。十九日抵馬賽。鄭天錫氏登輪。並借當地我國領事。一度入艙視察。古物安然無恙。均甚欣慰。

英派軍艦護送 唐氏又謂。英政府因蘭浦拉號輪載運我國希世無價之藝術品返國。為策途中安全起見。特派軍艦。分段護送。自倫敦到直佈羅陀。由驅逐艦司各脫號護送。自直佈羅陀到馬爾太島。為驅逐艦佛特倫號。自馬爾太到波賽。為驅逐艦佛理德號。自波賽至亞丁。又易一驅逐艦。自哥倫布至滬。即由巡洋艦鄧勒士號護送。航行時。各軍艦離蘭浦拉號僅二三百丈。每抵一埠。即派水兵一隊。過船保護。途中僅亞丁至哥倫布一段。未有軍艦護送。

曩昔流落古物 中央社記者以其他國家參加之中國古物情形。詢諸莊尙嚴氏。據謂。數量以英國為最多。最佳者為玉器銅器瓷器。傑出者銅器。有端方舊藏銅禁十三件。玉器有大玉琮刀等。

門券收入可觀 此次展覽會期。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開幕。今年三月七日閉幕。除星期日冬節及英皇逝世下葬兩日外。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開放。門券普通一先令。(學生半價。)惟星期五價為五先令。長期二十一先令。團體每人一先令。售券收入。共約四萬五千鎊。到會參觀之貴賓。有英皇及后。羅馬尼亞。挪威。丹麥王及后。德皇威廉之孫。歐

陸各國均有人專程前往參觀。德國因有禁金出口令。旅客不能多帶款項出國。故有三四百人合僱一輪去英。即在船中食宿。以圖節省。我國留法藝術協會二十餘人。留荷(荷屬華僑)學生亦專往參觀。各報批評。一致讚美。專家則讚美我國銅器。因較他國為複雜。對書畫。則謂甚特別。有多人討論我國圖書之「觀點」後。有討論「中國畫之觀點」專書出版。

首都展覽詳情 六月二日報。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展品南京展覽會。經籌備竣事。於三十一日招待中央各機關長官暨新聞界參觀。一日起公開展覽。江南汽車公司增開之圓路車。即於一日起開駛。參觀券已由該會分送各委託地點代售。會場門口亦設有售票處。另有展覽品目錄兩種。每本定價四角及五角。在場發售。茲誌各情如後。

招待參觀 五月三十一日為該會招待參觀之日。主任委員教育部長王世杰。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特派員鄭天錫。總幹事楊振聲等。均於晨八時即到會視察。一週。並會同該會職員招待來賓。九時五十分國府林主席先到會參觀。十一時蔣院長偕夫人宋美齡及錢大鈞亦蒞止。均經王氏等陪同導入各室參觀。聞林主席。蔣院長對該會極表滿意。並多所垂詢。參觀歷兩小時。始先後離會。下午二時至四時招待中委。國府委員。及各機關長官暨外賓。四時至六時招待本京新聞界。到者共約千餘人。情況極為熱烈。

會場一瞥 記者於三十一日下午參觀該項展覽。循規定路線先



入第一室。該室所陳列者。均明清兩代書畫。筆姿設色。各別具作風。其中尤以沈周之「廬山高圖」。陳憲章之「萬玉圖」。呂紀之「杏花孔雀」。唐寅之「山路松聲」。仇英之「秋江待渡」。崔子忠之「桐陰博古圖」。郭旬之「寒鴉宿雁」。王翬之「仿趙孟頫江村清夏」。一「梧軒圖」。惲壽平之「喬柯修竹圖」。蔣廷錫之「四瑞慶登圖」。等。令人悠然神往。徘徊不忍去。又陳列之清緝絲大禹治水。周處擊蛟。武王受丹書。及村農韶慶等圖。其織繡之精。與圖畫無稍異。每軸皆印有乾隆御寶。或加御跋。彌足珍寶。此外並設玻璃櫥陳列摺扇二十柄。均為明代名家唐寅。仇英。文徵明。董其昌等之手蹟。循級登樓。入第二室。此室陳列唐五代宋元各朝之書畫。如唐李昭道之「洛陽樓圖」。及五代無名氏之作品。歷千載尙完善。殊難多覩。次為宋人書畫。郭熙之「關山春雪」。設色山水。「山莊高逸圖」。徽宗之「紅蓼白鵝」。李迪之「風雨歸牧」。關次平之「四樂圖」。無名氏之「賞月空山圖」。布畫山水。「杜甫麗人行」。上林瑞雪。元倪瓚之「江岸望山圖」。無名氏「江天樓閣圖」等。均令人感歎不置。又玻璃櫥中陳列宋元明名人墨寶及手卷。如蘇黃米蔡四大家書札。朱熹書札。趙孟頫黃公望之手卷。及宋人夏珪之「長江萬里圖」卷。長達市尺三丈三尺餘。為描寫長江上下游全景之偉大作品。惜未能窺其全幅。（因不能完全展開）亦極名貴之珍品。下樓後入第三室。此所陳列者為商周春秋戰國漢各代銅器。分類定名。考訂極精審。而鑿鑿。紋飾。方壺。甗。曾伯隴壺。芮公壺。刑季彝尊。服尊。諸銅方尊等。均鑲刻甚精。考其制作時代。均遠在西曆紀元前一千年以上。較希臘紀元尙早五百餘年。較羅馬統一意大利尙早千

年。足證我國當時文物之昌明。遠邁歐西。而安徽圖書館之壽縣出土之楚國銅器。尤為絕無僅有之珍物。又次為玉器。其中以黃玉連環鈕印三印及鈕鍊。均一塊彫成。施工頗不易。又次為景泰藍。雕漆等。再次為中央研究院之甲骨文。甲骨兵器。及銅兵器等。循序排列。足為初民進化史觀。其旁為珍本古書。有南宋刻本及金刻本。為世界最早之印刷書籍。以歐人至一二七六年意大利始能造紙。尙在我國印書之百餘年後也。最後入第四室。所陳列者為瓷器。均宋元明清名器。出品種類甚多。製作精絕。絕非近代所可及。此外並陳列清乾隆御用傢具及文具等。亦稱珍品。至國際參加倫敦藝展會之中國古物照片一千三百六十幀。則分裝入鏡框。在各室附帶陳列。由此可知我國古物流出海外之情形。及外人保存我國古物之概況。益使吾人對於古物倍增愛護之心。

### 蘇聯卡塞克發見古代遺物

作風出於中國古藝術家之手

證明中國與卡塞克曾有聯繫

六月三日報。塔斯莫斯科通訊。卡塞克斯坦研究協會之調查隊發見貴重古物。證明卡塞克斯坦與古代中國曾有聯繫。彼等在若干牧場發見婦女。戰士及獅子石像。刻於褐色硬石。乃數千年前遺物。其作風表示出於中國古藝術家之手。最有趣者為一銅鏡。亦係中國古物。鏡之背面浮雕花葉。髮。中國鴨。蝴蝶等。且有中國文字。金屬學家發見該鏡異常堅硬。幾非刀鏗所能損傷。但中國古藝術家竟能於此堅硬合金上施其巧妙雕刻。

一卷一期 要目

|              |             |
|--------------|-------------|
| 發刊言          | 陳柱          |
| 陸桴亭先生遺書研究法   | 唐文治         |
| 實業心理與心理工程    | 陳一百         |
| 左傳真相之先決問題    | 鄭師許         |
| 經濟的國家主義與世界合作 | 劉祖仁         |
| 研究論語答問(上)    | 陳柱          |
| 各省市契稅概況      | 莊強華         |
| 讀裴服經傳舊說後記    | 李源澄         |
| 韓非子書考        | 陳千鈞         |
| 古詩十九首解       | 陳柱          |
| 文苑           | 陳衍 伍非百 邵祖平等 |
| 虹廬筆乘         | 黃賓虹         |
| 論學書四首        | 張爾田等        |
| 講壇           | 唐文治         |
| 世界學者介紹       |             |
| 世界學術消息       |             |

一卷二期 要目

|                 |                 |
|-----------------|-----------------|
| 商書盤庚上篇考釋        | 陳鐘凡             |
| 郭子真莊偶釋          | 張其淦             |
| 希臘哲學中之變易問題      | 吳康              |
| 定性幾何學與吾人之空間觀    | 朱言鈞             |
| 考古學研究法          | 胡肇椿             |
| 實業心理與實業工程(續)    | 陳一百             |
| 塞力格曼氏對於遺產稅理論之批評 | 劉祖仁             |
| 研究論語答問(下)       | 陳柱              |
| 披谷之戰時經濟學及其譯本    | 莊強華             |
| 兩漢書經說考          | 蔣石渠             |
| 劉向的忍想鳥獸         | 姚克勤             |
| 農業保險            | 陳千鈞             |
| 韓非新傳            | 陳祖平             |
| 文苑              | 唐文治 陳柱 蘇紹章 邵祖平等 |
| 虹廬筆乘            | 章炳麟             |
| 論經學書三適          | 李源澄             |
| 讀俞曲園茶香室叢鈔札記     | 胡懷琛             |
| 講壇              | 唐文治             |
| 世界學者介紹          | 陸修祜             |
| 唐蔚芝先生歷史概略       | 錢基博             |
| 世界學術消息          |                 |

一卷三期 要目

|               |                  |
|---------------|------------------|
| 陽明學爲今時救國之本論   | 鄭師許              |
| 關於減少假期縮短學年之討論 | 唐文治              |
| 科學化與八股化       | 陳一百              |
| 心齋格物論         | 潘仰強              |
| 光度與工作效率及工業災害  | 李源澄              |
| 古奄城考          | 蔣庭曜              |
| 讀易誌疑          | 陳柱               |
| 兩漢書經說考(續)     | 王福慶              |
| 研究論語答問(下)(續)  | 陳千鈞              |
| 古詩十九首新箋       | 胡肇椿              |
| 韓非之時代背景及其學說淵源 | 黃賓虹              |
| 考古學研究法(續)     | 鄭師許              |
| 虹廬筆乘          | 陳柱等              |
| 文苑            | 汪吟龍 葉長青 馮振 陳柱等   |
| 論學書四首         | 張其淦 張爾田 李源澄 吳經熊等 |
| 理堂家訓          | 焦循遺著             |
| 講壇            | 唐文治              |
| 世界學者介紹        | 陳松英等             |
| 世界學術消息        |                  |

一卷四期 要目

|                  |                 |
|------------------|-----------------|
| 閩學               | 陳柱              |
| 龍溪緒山學派論          | 唐文治             |
| 玉篇研究             | 鄭師許             |
| 浙派詩論             | 錢專孫             |
| 考試次數對於學者之影響      | 陳一百             |
| 講陸士衡文賦自記         | 陳柱              |
| 兩漢書經說考(續)        | 蔣石渠             |
| 考古學研究法(續)        | 鄭師許             |
| 古詩十九首志疑          | 胡肇椿             |
| 韓非時代背景及其學說之淵源(續) | 陳千鈞             |
| 文苑               | 唐文治 錢基博 顧惕生 陳柱等 |
| 文五首              | 徐紹楨 陳衍 張其淦 邵祖平等 |
| 詩五十八台            | 汪兆銘 楊鐵夫等        |
| 詞七首              | 黃賓虹             |
| 虹廬筆乘             | 張爾田 陳柱 韓魯瞻 楊志強  |
| 論學書六首            | 唐文治             |
| 講壇               | 陳松英             |
| 世界學者介紹           |                 |
| 世界學術消息           |                 |

## 中華學藝社推定年會職員

五月二十二日報。中華學藝社第七屆年會。決在南昌舉行。會誌本報。現悉該社理事會議決正式會期為七月十八至二十日三天。會場假江西省教育廳大禮堂。會後決組遊覽考察團。目的地為收復匪區。及廬山景德鎮等。年會籌備主任推贛教廳長程時燧擔任。主席團為王兆榮。白鵬飛。何炳松。熊式輝。陳其采。潘公展。程時燧。李德釗。傅式說擔任。祕書長為周憲文。論文徵集委員會正委員長為程時燧。副委員長為鄭貞文。提案整理委員會正委員長為馬洪煥。副委員長為劉百閱。講演委員會委員長為王兆榮。副委員長為程其保。現已開始積極進行。屆時必有一番盛況云。

## 七學術團體聯合會議之情形

五月二十五日報。中國工程師學會。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中華化學工業會。中國自動機工程學會。中國化學工程學會等五學術團體聯合年會。自二十日在杭開幕以來。連日討論會務。宣讀論文。參觀建設。遊覽名勝。以及各處宴會等。二十二及二十三兩日。並成立機械工程師及土木工程師兩學會。二十三日為年會最後一日。五學術團體已成立為七學術團體。念三日晨八時起。除中國工程師學會仍依預定程序討論會務。非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員參觀三友華豐民生等廠外。土木工程師

學會則於昨晨八時。在西湖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中午十二時。浙江省電話局。公路局。水利局三機關在聚豐園公宴全體會員。席散後。七學術團體執行部即接開七團體聯合會議。決議。(一)每年年會前後。各開聯合執行部會議一次。(二)解決七團體之聯絡問題。提高中國工程師學會之權力。以資統率。並規定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員可免費加入其他學會。(三)切實研究總理計劃。由七團體分別研究並將研究結果隨時貢獻政府。各會員則分組參觀飛機製造廠。航空學校。浙大農學院。錢江大橋。閘口電廠。滬杭路修機廠。閘口吸水站。下午七時假鏡湖廳舉行年會宴。東邀浙省黨政機關長官。及浙省市工商金融界領袖與宴。財政部部長孔祥熙。亦應該團體之邀。於昨日晚車專程來杭。參加昨晚宴會。昨日參加該會晚宴者不下五百人。今明兩日全體會員分組赴京滬兩地參觀新建設。及浙皖兩省名勝遊覽。茲將各項情形分誌於后。

鏡湖廳宴會 二十三日下午二時由浙江省電話局。公路局。水利

局等三機關。在聚豐園聯合公宴聯合年會全體會員。席間由江家瑁代表三團體致歡迎詞。由張登義代表七學術團體致答詞。迄午後二時始各盡歡而散。晚間七時。該聯合年會七團體假鏡湖廳舉行年會宴。主人方面到聯合年會會員會養甫。茅以昇。趙曾珏。黃伯樵。張自立。吳競濤。朱一成。陳仿陶。徐佩璜。沈怡等三百餘人。來賓方面計到財政部長孔祥熙。北平大學校長蔣夢麟。浙江省黨部委員方青儒。浙江民政廳長徐青甫。財政廳長程遠帆。省府委員周象賢。西湖藝術學院院長林風眠。上海中

國銀行營業局長壽毅成。杭州金融工商界領袖程振基。程仰坡。黃筱彤。都錦生等百餘人。酒至數巡。首由曾養甫代表七團體向來賓致歡迎詞。並對杭州各界此次予該聯合年會以物質及精神上之幫助與便利。以及各種招待歡宴等。表示謝意。次由財政孔部長演說。

### 中華農學會定在南寧開年會

五月二十七日報。中華農學會為國內研究農學唯一之團體。成立迄今。已達二十載。會員遍布國內外。總數二千五百餘人。本屆年會。應廣西省政府之邀請。業已決定七月十八日起。在南寧舉行。期前自七月九日起。至十七日止。將先經過梧州。蒼梧。藤縣。岑溪。容縣。北流。貴縣。賓陽。遷江。忻城。柳州。雒容。榴江。修仁。荔浦。陽朔。桂林。崑崙關。上林等地。至南寧。沿途考察廣西全省農林狀況。並遊覽各地名勝古蹟。便供開會討論時之參考。聞報到之會員已達八十餘人。預定七月一日由上海乘招商局海亨輪出發。其他由陸路循粵漢鐵路前往者亦有多起。鐵道部及招商局為提倡學術起見。均有減價優待。年會日程及大會職員。已決定如下。

(一)年會日程。第一日上午八時起。行開會式。下午會見李總司令。白副總司令。黃主席。第二日上午八時起。宣讀論文。下午討論廣西農業問題。第三日上午八時起。繼續討論廣西農業問題。下午會員報告。討論會務。選舉司選委員。閉會。(二)大會職員。年會名譽會長黃主席。主席團馬君武等。各股委員。(甲)總務股陳大寧等。(乙)會計股陳方濟等。(丙)文書

股蔡邦華等。(丁)論文股彭家元等。(戊)議案股馮銳等。(己)交際股董夢九等。(庚)討論股黃枯桐等。

### 七科學團體聯合年會定期在平舉行

五月二十七日。中國科學社聯合中國數學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國化學會。中國動物學會。中國植物學會。中國地理學會等七團體。定八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在北平舉行(前誤為青島南京兩處擇一而行)由清華燕京兩大學招待。業已推定梅貽琦。蔣夢麟。陸志韋三人為籌備委員會主席團。孫洪芬。楊光弼。葉企孫。章元善。曾昭掄。胡經甫。楊孝述。壽振黃。徐蔭祺。謝家榮。洪絨。張準。劉拓。胡先驕。李良慶。張景鈺。熊慶來。江澤涵等十八人為籌備委員。

### 我國參加英倫展古物安然歸來及在京展覽

#### 詳情

五月十八日報。我國參加英國倫敦國際藝術展覽會之古物一千零二十二件。共裝九十一箱。已由大英輪船公司蘭浦拉號輪運抵上海。國府特派專員鄭天錫暨秘書唐惜分莊尙嚴三氏隨輪監護。蘭浦拉號於五月十七日晨六時半停泊公和祥碼頭。前往歡迎及照料者。計有教育部司長雷震氏。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氏及郭蓮峯。喻德輝。舒楚石。歐陽邦華諸氏。及鄭天錫氏家屬等念餘人。水上公安局。及公共租界捕房。

均派大隊警員到場保護。再有古物除十箱。因體積過大。裝放行李艙外。其餘八十一箱。均裝在保險庫中。因照例須先將郵件運送登岸後。始可駁卸其他物件。故古物至九時開始駁卸。由中國旅行社行李車運赴北站。裝入車中。沿途仍由探捕駕車。隨後護送。北站方面則由市公安局派大隊警察。駐守保護運京。

倫敦展覽情形 據鄭天錫博士語中央社記者云。此次倫敦中國藝展以我國參加展品為重心。世界各國選送展品者。十五國。共三千零八十八項。自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至本年三月七日止。展覽十四週。參觀者四十二萬餘人。平均每日五千餘人。惟最後數週。觀者日形擁擠。一日達二萬人。斯為倫敦歷次國際藝展所未有。倘非中經英前王喬治五世喪事。觀者之衆。當不止此。英倫與歐洲各國輿論。無不盛加贊美。學者從而著論講演。闡揚中國藝術文化。英公共工程部部长奧姆斯戈。為著名藝術評論家。曾於英政府歡宴藝展籌備會席上。稱此次藝展。可見中華民族之靈魂。泰晤士報社論復和而申之。一般評論。對於古銅器之製作。尤致欽佩。本人亦時應各方請求。講述中國文化發揚仁愛道德正義和平之精神。深信歐人對於中國一般觀念。必將由是益加改善。此次我方參加展品之往返。諸承英政府協助。展覽會閉幕後。我方展品。由故宮博物院所派助理員傅振倫等裝箱。經我政府同意。展品回國。由英郵船蘭浦拉號載運。而以英艦分站護送。四月八日展品運船。存放特定倉庫。外加印封。九日開行。唐莊兩祕書隨護。本人定十七日由法馬賽附乘。該

船旋遇大風浪。在直布羅陀埠停錨後。為風所吹移。擱淺沙。惟遇風浪及擱淺時。唐莊兩祕書迭次下艙。啟視各箱。均極安全。本人在倫敦聞訊。會即商同駐英郭大使。分向英外海兩部及該郵船公司接洽。並據情電報教育部王部長。後經船長等策劃。及直布羅陀英海軍辦事處之援助。卸去船貨機油約三千噸。同時潮漲風輕。加派海軍小輪。隨即檢驗內外船身。毫無損傷。遂繼續前航。本人由馬賽附輪後。仍隨時借唐莊祕書檢視艙庫各箱。隨時報告王部長。計該船擱淺六十小時。終獲安全出險。並能如期抵滬。展品各件。毫無損傷。誠幸事也。至於前後經過詳細情形。另有報告書。不日呈送行政院。

途中擱淺經過 鄭氏係由馬賽上船。當蘭浦拉號輪在直布羅陀口外擱淺時。船上惟監護古物之唐惜分莊尙嚴二氏。唐氏談。蘭浦拉號輪擱淺經過甚詳。謂四月十二日船經葡萄牙附近海面時。即遇大風浪。十四日中午。至直布羅陀口外名丹巴馬拉時。風益大。乃下錨。擬待風浪過後續航。此時正吹西南風。蘭浦拉號輪船身甚高。竟於不知不覺中。漸被移上沙灘。惟擱淺者。僅為艦首部分。船尾仍可移動。但百丈外。則發現礁石。一時頗堪憂慮。十五日風速每小時達七十哩。致第二批旅客。竟不能登陸。因隣船不能泊近也。隔夜。直布羅陀英海軍。曾派兩輪前來。擬拖輪出險地。但鐵鍊拉斷。而船身仍絲毫未動。此時余在船中。接得各方發來之無線電報多通。如南京教育部長王世杰氏。倫敦郭泰祺大使。及各大報館等。均以古物安全為詢。當經借船長入庫視察。並無漏水等情。

事。乃復電謂。可無虞。惟與船長約定。如遇危險。當儘先搬運古物。十七日船上卸去油類二千噸。貨物一千噸。船身漸輕。至十六日晚十時。浮起脫險。十七日有丹麥救險輪經過。乃請其船上之潛水夫二人。入水檢視船底。報告並無損傷。即繼續航程。十九日抵馬賽。鄭天錫氏登輪。並借當地我國領事。一度入艙視察。古物安然無恙。均甚欣慰。

英派軍艦護送 唐氏又謂。英政府因蘭浦拉號輪載運我國希世無價之藝術品返國。爲策途中安全起見。特派軍艦分段護送。自倫敦到直佈羅陀。由驅逐艦司各脫號護送。自直佈羅陀到馬爾太島。爲驅逐艦佛特倫號。自馬爾太到波賽。爲驅逐艦佛理德號。自波賽至亞丁。又易一驅逐艦。自哥倫布至滬。即由巡洋艦鄧勒士號護送。航行時。各軍艦離蘭浦拉號僅二三百丈。每抵一埠。即派水兵一隊。過船保護。途中僅亞丁至哥倫布一段。未有軍艦護送。

曩昔流落古物 中央社記者以其他國家參加之中國古物情形。詢諸莊尙嚴氏。據謂。數量以英國爲最多。最佳者爲玉器銅器瓷器。傑出者銅器。有端方舊藏銅禁十三件。玉器有大玉琮刀等。

門券收入可觀 此次展覽會期。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開幕。今年三月七日閉幕。除星期日冬節及英皇逝世下葬兩日外。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開放。門券普通一先令。(學生半價。)惟星期五價爲五先令。長期二十一先令。團體每人一先令。售券收入。共約四萬五千鎊。到會參觀之貴賓。有英皇及后。羅馬尼亞。挪威。丹麥王及后。德皇威廉之孫。歐

陸各國均有人專程前往參觀。德國因有禁金出口令。旅客不能多帶款項出國。故有三四百人合僱一輪去英。即在船中食宿。以圖節省。我國留法藝術協會二十餘人。留荷(荷屬華僑)學生亦專往參觀。各報批評。一致讚美。專家則讚美我國銅器。因較他國爲複雜。對書畫。則謂甚特別。有多人討論我國圖畫之「觀點」後。有討論「中國畫之觀點」專書出版。

首都展覽詳情 六月二日報。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展品南京展覽會。經籌備竣事。於三十一日招待中央各機關長官暨新聞界參觀。一日起公開展覽。江南汽車公司增開之圓路車。即於一日起開駛。參觀券已由該會分送各委託地點代售。會場門口亦設有售票處。另有展覽品目錄兩種。每本定價四角及五角。在場發售。茲誌各情如後。

招待參觀 五月三十一日爲該會招待參觀之日。主任委員教育部長王世杰。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特派員鄭天錫。總幹事楊振聲等。均於晨八時即到會視察。一週。並會同該會職員招待來賓。九時五十分國府林主席先到會參觀。十一時蔣院長偕夫人宋美齡及錢大鈞亦蒞止。均經王氏等陪同導入各室參觀。聞林主席。蔣院長對該會極表滿意。並多所垂詢。參觀歷兩小時。始先後離會。下午二時至四時招待中委。國府委員。及各機關長官暨外賓。四時至六時招待本京新聞界。到者共約千餘人。情況極爲熱烈。

會場一瞥 記者於三十一日下午參觀該項展覽。循規定路線先

入第一室。該室所陳列者。均明清兩代書畫。筆姿設色。各別具作風。其中尤以沈周之「廬山高圖」。陳憲章之「萬玉圖」。呂紀之「杏花孔雀」。唐寅之「山路松聲」。仇英之「秋江待渡」。崔子忠之「桐陰博古圖」。郭旬之「寒鴉宿雁」。王翬之「仿趙孟頫江村清夏」。一「梧軒圖」。惲壽平之「喬柯修竹圖」。蔣廷錫之「四瑞慶登圖」等。令人悠然神往。徘徊不忍去。又陳列之清緙絲大禹治水。周處擊蛟。武王受丹書。及村農韶慶等圖。其織繡之精。與圖畫無稍異。每軸皆印有乾隆御寶。或加御跋。彌足珍寶。此外並設玻璃櫥陳列摺扇二十柄。均為明代名家唐寅。仇英。文徵明。董其昌等之手蹟。循級登樓。入第二室。此室陳列唐五代宋元各朝之書畫。如唐李昭道之「洛陽樓圖」。春山行旅圖。及五代唐無名氏之作品。歷千載尙完善。殊難多覩。次為宋人書畫。郭熙之「關山春雪」。設色山水。山莊高逸圖。徽宗之「紅蓼白鵝」。李迪之「風雨歸牧」。閻次平之「四樂圖」。無名氏之「賞月空山圖」。布畫山水。杜甫麗人行。上林瑞雪。元倪瓚之「江岸望山圖」。無名氏「江天樓閣圖」等。均令人感歎不置。又玻璃櫥中陳列宋元明名人墨寶及手卷。如蘇黃米蔡四大家書札。朱熹書札。趙孟頫黃公望之手卷。及宋人夏珪之「長江萬里圖」卷。長達市尺三丈三尺餘。為描寫長江上下游全景之偉大作品。惜未能窺其全幅。（因不能完全展開）亦極名貴之珍品。下樓後入第三室。此所陳列者為商周春秋戰國漢各代銅器。分類定名。考訂極精審。而鑿饗紋。壘方壘。甬。曾伯陴壺。芮公壺。刑季龜尊。服尊。諸矧方尊等。均鏤刻甚精。考其制作時代。均遠在西曆紀元前一千年以上。較希臘紀元尙早五百餘年。較羅馬統一意大利尙早千

年。足證我國當時文物之昌明。遠邁歐西。而安徽圖書館之壽縣出土之楚國銅器。尤為絕無僅有之珍物。又次為玉器。其中以黃玉連環鈕印三印及鈕鍊。均一塊彫成。施工頗不易。又次為景泰藍。雕漆等。再次為中央研究院之甲骨文。甲骨兵器。及銅兵器等。循序排列。足為初民進化史觀。其旁為珍本古書。有南宋刻本及金刻本。為世界最早之印刷書籍。以歐人至一二七六年意大利始能造紙。尙在我國印書之百餘年後也。最後入第四室。所陳列者為瓷器。均宋元明清名器。出品種類甚多。製作精絕。絕非近代所可及。此外並陳列清乾隆御用傢具及文具等。亦稱珍品。至國際參加倫敦藝展會之中國古物照片一千三百六十幀。則分裝入鏡框。在各室附帶陳列。由此可知我國古物流出海外之情形。及外人保存我國古物之概況。益使吾人對於古物倍增愛護之心。

### 蘇聯卡塞克發見古代遺物

作風出於中國古藝術家之手

證明中國與卡塞克曾有聯繫

六月三日報。塔斯莫斯科通訊。卡塞克斯坦研究協會之調查隊發見貴重古物。證明卡塞克斯坦與古代中國曾有聯繫。彼等在若干牧場發見婦女。戰士及獅子石像。刻於褐色硬石。乃數千年前遺物。其作風表示出於中國古藝術家之手。最有趣者為一銅鏡。亦係中國古物。鏡之背面浮雕花葉。中國鴨。蝴蝶等。且有中國文字。金屬學家發見該鏡異常堅硬。幾非刀鏗所能損傷。但中國古藝術家竟能於此堅硬合金上施其巧妙雕刻。

一卷一期 要目

|              |             |
|--------------|-------------|
| 發刊言          | 陳柱          |
| 陸桴亭先生遺書研究法   | 唐文治         |
| 實業心理與心理工程    | 陳一百         |
| 左傳真相之先決問題    | 鄭師許         |
| 經濟的國家主義與世界合作 | 劉祖仁         |
| 研究論語答問(上)    | 陳柱          |
| 各省市契稅概況      | 莊強華         |
| 讀喪服經傳舊說後記    | 李源澄         |
| 韓非子書考        | 陳千鈞         |
| 古詩十九首解       | 陳柱          |
| 文苑           | 陳衍 伍非百 邵祖平等 |
| 虹廬筆乘         | 黃賓虹         |
| 論學書四首        | 張爾田等        |
| 講壇           | 唐文治         |
| 世界學者介紹       |             |
| 世界學術消息       |             |

一卷二期 要目

|                 |                 |
|-----------------|-----------------|
| 商書盤庚上篇考釋        | 陳鐘凡             |
| 郭子翼莊偶釋          | 張其淦             |
| 希臘哲學中之變易問題      | 吳言鈞             |
| 定性幾何學與吾人之空間觀    | 朱言鈞             |
| 考古學研究法          | 鄭師許             |
| 實業心理與實業工程(續)    | 胡肇椿             |
| 塞力格曼氏對於遺產稅理論之批評 | 陳一百             |
| 研究論語答問(下)       | 劉祖仁             |
| 披谷之戰時經濟學及其譯本    | 陳柱              |
| 兩漢書經說考          | 莊強華             |
| 劉向的思想鳥瞰         | 蔣石渠             |
| 農業保險            | 姚璋              |
| 韓非新傳            | 陳克勤             |
| 文苑              | 唐文治 陳柱 蘇紹章 邵祖平等 |
| 虹廬筆乘            | 黃賓虹             |
| 論經學書三通          | 李源澄             |
| 讀俞曲園茶香室叢鈔札記     | 胡懷琛             |
| 講壇              | 唐文治             |
| 世界學者介紹          | 陸修祜             |
| 唐蔚芝先生歷史概略       | 錢基博             |
| 世界學術消息          |                 |

一卷三期 要目

|               |                  |
|---------------|------------------|
| 陽明學爲今時救國之本論   | 鄭師許              |
| 關於減少假期縮短學年之討論 | 劉祖仁              |
| 科學化與八股化       | 陳文治              |
| 心齋格物論         | 唐文治              |
| 光度與工作效率及工業災害  | 陳一百              |
| 古奄城考          | 潘仰強              |
| 讀易誌疑          | 李源澄              |
| 兩漢書經說考(續)     | 蔣庭曜              |
| 研究論語答問(下)(續)  | 陳柱               |
| 古詩十九首新箋       | 王福慶              |
| 韓非之時代背景及其學說淵源 | 陳千鈞              |
| 考古學研究法(續)     | 胡肇椿              |
| 虹廬筆乘          | 黃賓虹              |
| 文苑            | 汪吟龍 葉長青 馮振 陳柱等   |
| 論學書四首         | 張其淦 張爾田 李源澄 吳經熊等 |
| 理學家訓          | 焦循遺著             |
| 講壇            | 唐文治              |
| 世界學者介紹        | 陳松英等             |
| 世界學術消息        |                  |

一卷四期 要目

|                  |                 |
|------------------|-----------------|
| 閩學               | 陳柱              |
| 龍溪緒山學派論          | 唐文治             |
| 玉篇研究             | 鄭師許             |
| 浙派詩論             | 錢萼孫             |
| 考試次數對於學者之影響      | 陳一百             |
| 講陸士衡文賦自記         | 陳柱              |
| 兩漢書經說考(續)        | 蔣石渠             |
| 考古學研究法(續)        | 鄭師許             |
| 古詩十九首志疑          | 胡肇椿             |
| 韓非時代背景及其學說之淵源(續) | 胡懷琛             |
| 文苑               | 唐文治 錢基博 顧惕生 陳柱等 |
| 文五首              | 徐紹楨 陳衍 張其淦 邵祖平等 |
| 詩五十八台            | 汪兆鏞 楊鐵夫等        |
| 詞七首              | 黃賓虹             |
| 虹廬筆乘             | 張爾田             |
| 論學書六首            | 陳柱 韓魯瞻          |
| 講壇               | 唐文治             |
| 世界學者介紹           | 陳松英             |
| 世界學術消息           |                 |



# 一卷五期 要目

|             |             |
|-------------|-------------|
| 李嘉圖地租律之研究   | 唐慶增         |
| 原學          | 陳柱          |
| 講演式教授法之估價   | 陳一百         |
| 儒墨道法四家學術之比較 | 李源澄         |
| 諸子正名論       | 楊寬          |
| 韓非之政治學說(一)  | 陳千鈞         |
| 釋白          | 蔣大沂         |
| 考古學研究法(續)   | 鄭師許         |
| 兩漢書經說考(續)   | 蔣庭曜         |
| 浙派詩論(續)     | 錢夢孫         |
| 文苑          | 陳柱 蘇紹章 汪兆鏞等 |
| 六觀隨筆        | 田一貫         |
| 講壇          | 唐文治         |
| 世界學者介紹      |             |
| 世界學術消息      |             |

# 一卷六期 要目

|                  |        |
|------------------|--------|
| 呂東萊薛良齋先生等學派論     | 唐文治    |
| 考古學研究法(續)        | 鄭師許    |
| 論不朽              | 胡肇椿    |
| 統計學之重要應用         | 唐君毅    |
| 兩漢書經說考(續)        | 陳一百    |
| 我國自殺問題的嚴重性及其解救途徑 | 蔣石渠    |
| 韓非之政治學說(二)       | 鄧榮齡    |
| 批評近人關於孟子之幾部專著    | 陳千鈞    |
| 虹廬筆乘             | 胡毓襄    |
| 兩宋詞人小傳           | 黃賓虹    |
| 論學書五通            | 顧培懋    |
| 文苑               | 張爾田 陳柱 |
| 漁洋山人秋柳詩箋注析解      | 鄭鴻     |
| 講壇               |        |
| 六觀隨筆             | 田一貫    |
| 嶺南畫寶錄            | 潘其璣    |
| 世界學者介紹           |        |
| 世界學術消息           |        |

# 一卷七期 要目

|             |                  |
|-------------|------------------|
| 閔敦          | 陳柱               |
| 夏峯潛庵兩先生學派論  | 唐文治              |
| 兩漢書經說考      | 蔣石渠              |
| 白虎通義五經異義辨證  | 李源澄              |
| 呂氏春秋高注訂補    | 馮振               |
| 讀選導言        | 駱鴻凱              |
| 考古學研究法譯者序   | 鄭師許              |
| 虹廬筆乘        | 黃賓虹              |
| 統計學之重要應用(續) | 陳一百              |
| 韓非之政治學說(三)  | 陳千鈞              |
| 寓園雜錄        | 張其淦              |
| 證韓篇         | 陳柱               |
| 論學書三首       | 李源澄              |
| 兩宋詞人小傳(續)   | 顧培懋              |
| 文苑          | 康有為 邵次公 邵祖平 伍非百等 |
| 講壇          | 陳柱               |
| 世界學者介紹      |                  |
| 世界學術消息      |                  |

# 一卷八期 要目

|             |                 |
|-------------|-----------------|
| 誠某校學子宣言     | 黃賓虹             |
| 中庸天命章五辨     | 唐文治             |
| 荀子心理學說研究    | 王榮曾             |
| 美國之工業安全運動   | 陳一百             |
| 北漢字義在訓詁上之地位 | 鄭師許             |
| 呂氏春秋高注訂補    | 馮振              |
| 讀老雜記        | 徐行              |
| 老子校語        | 丁展成             |
| 韓非之政治學說(四)  | 陳千鈞             |
| 札韓          | 陳柱              |
| 漁洋山人秋柳詩舊箋   | 李兆元             |
| 七言絕句通論      | 邵祖平             |
| 論學書五首       | 張爾田 陳柱 李源澄等     |
| 文苑          | 孫德謙 陳三立 陳衍 許承堯等 |
| 虹廬筆乘        | 黃賓虹             |
| 講壇 禮記樂記分章法  | 唐文治             |
| 世界學者介紹      | 王適常             |
| 世界學術消息      |                 |

一卷九期 要目

論吾國急宜提倡博物館事業  
工業心理學對於過險預防問題之貢獻  
呂氏春秋高注訂補(續)  
札韓(續)  
孟東野詩雜說  
虹廬筆乘  
吟芷居詩話  
七言絕句通論(續)  
韓非子之文學  
兩漢書經說考(續)  
論學書四首  
文苑  
文十二首  
詩六十七首  
詞三十首  
講壇  
世界學者介紹  
世界學術消息

一卷十期 要目

虹廬筆乘  
中國史前藝術探討  
大學歷史系課程分配之商榷  
札韓(續)  
公孫龍子勘誤  
韓非子之文學(續)  
馮氏瀛奎律髓詩評  
吟芷居詩話(續)  
中國之各科教育實驗索引  
呂氏春秋高注訂補(續)  
七言詩絕句通論(續)  
愛國詩人陸放翁  
論學書八首  
文苑  
自由詞  
講壇  
世界學者介紹  
世界學術消息

鄭師許  
陳一百  
馮振  
陳柱  
陳柱  
黃寶虹  
張其淦  
邵祖平  
陳千鈞  
蔣庭曜  
張爾田  
張蔭熙  
錢振鏞  
許承堯  
楊鐵夫  
陳柱  
陳衍  
唐文治  
蘇紹章  
蔡松雪  
錢振鏞  
夏敬觀  
陳柱

黃寶虹  
陳鍾凡  
鄭師許  
陳柱  
伍非百  
陳千鈞  
金鶴仲  
張其淦  
陳一百  
馮振  
邵祖平  
陳松英  
李樹等  
唐圭章  
唐文治  
陳衍  
夏敬觀  
陳柱  
陳柱  
陳松英

一卷十一期 要目

談書法  
論近人文病書  
馮氏瀛奎律髓詩評  
七言絕句通論  
讀清人集別傳  
評十二家吉金圖錄  
吟芷居詩話(續)  
虹廬筆乘  
教育研究中之環境測量法  
夢筆廬談畫錄  
呂氏春秋高注訂補  
札韓(續)  
白虎通義五經異義辨證  
歷代韓學述評  
美國州教育行政研究  
論學書八首  
文十一首  
詩五十七首  
詞十六首  
盤庚篇研究法  
世界學者介紹  
世界學術消息

陳柱  
張蔭熙  
金鶴仲  
邵祖平  
錢基博  
鄭師許  
張其淦  
黃寶虹  
陳一百  
卓茂齋  
馮振  
陳柱  
李源澄  
陳千鈞  
張仲  
李樹等  
唐文治  
許承堯  
唐圭璋  
陳松英  
孫德謙  
陳衍  
夏敬觀  
楊鐵夫  
陳柱

# 世界書局發行

## 字典辭典

(各書減低定價 概售實洋)

### ▼中文字典辭典

- 標準音小字典 一冊八分  
 國音解學生小字典 甲種一角二分 乙種一角二分  
 國音標準學生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詞性分析紅皮中華字典 一冊七角  
 殿刻康熙字典 甲種一元四角 乙種一元二角 丙種八角  
 學生小辭林 一冊四角五分  
 大眾實用辭林 一冊二元

### ▼英漢字典

- 世界英漢小字典 一冊四角五分  
 袖珍簡明英漢字典 一冊五角五分  
 本寸半簡明英漢字典 一冊四角五分  
 日用英語四千字 一冊三角

### ▼英漢辭典

- 世界英漢兩用辭典 一冊七角  
 世界綜合英漢新辭典 甲種二元五角 乙種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基本英語辭典 一冊一角五分

### ▼漢英辭典

- 世界漢英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 ▼英文文法辭典

- 英文文法辭典 甲種五角 乙種二元五角  
 英文文法四用辭典 甲種五角 乙種二元五角  
 英文文法兩用辭典 一冊二元

### ▼日華辭典

- 假名日華兩用辭典 一冊二元五角  
 日華辭典 一冊一元四角  
 漢日語辭典 一冊一元四角

### ▼中文專科辭典

- 文官白話兩部合璧 作文辭典 一冊七角  
 思想家大辭典 一冊二元一角  
 社會科學大辭典 一冊二元八角  
 政治法律大辭典 一冊二元七角半  
 中國法律大辭典 一冊二元一角  
 經濟科學大辭典 一冊二元七角半  
 新醫學辭典 一冊二元八角  
 中國藥學大辭典 三冊十四元  
 (附中國藥物標本圖影)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出版

# 學術世界

第一卷 第十二期

編輯人 陳柱尊  
上海海格路一九五四號

出版者 學術世界編譯社  
上海海格路一九五四號陳柱尊住宅內

發行者 陸高誼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印刷所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 本刊售價及郵費

|                    |           |      |            |
|--------------------|-----------|------|------------|
| ▼預定而委本局郵寄者郵費須同時繳足▲ | 訂購辦法      | 價洋   | 郵費         |
|                    | 零售每冊      | 國幣二角 | 國內 日本 二角五分 |
|                    | 預定全年一份十二冊 | 國幣二元 | 香港 澳門 一角   |
|                    |           |      | 各郵國會 二元五角  |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 定閱本刊諸君惠鑒

本刊自第一二卷第一期起，材料益加豐富新穎，以答定閱諸君雅意，每月仍出一冊，全年十二冊，價目照舊，海內學者，幸賜教焉。

學術世界編譯社謹啓